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话说这卢俊义虽是了得，却不会水；被浪里白条张顺扳翻小船，到撞下水去。张顺却在水底下拦腰抱住，钻过对岸来。只见岸上早点起火把，有五六十人在那里等，接上岸来，团团团住，解了腰刀，尽脱了湿衣服，便要索绑缚。只见神行太保戴宗传令，高叫将来：「不得伤犯了卢员外贵体！」只见一人捧出一袱锦衣绣袄与卢俊义穿了。只见八个小喽罗抬过一乘轿。推卢员外上轿便行。只见远远地早有二三十对红纱灯笼，照著一簇人马，动著鼓乐，前来迎接；为头宋江，吴用，公孙胜，後面都是众头领。只见一齐下马。卢俊义慌忙下轿，宋江先跪，後面众头领排排地都跪下。卢俊义亦跪在地下道：「既被擒捉，只求早死！」宋江道：「且请员外上轿。」众人一齐上马，动著鼓乐，迎上三关，直到忠义堂前下马，请卢俊义到厅上，明晃晃地点著灯烛。宋江向前陪话，道：「小可久闻员外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幸得拜识，大慰平生！却才众兄弟甚是冒渎，万乞恕罪。」吴用向前道：「昨奉兄长之命，特今吴某亲诣门墙，以卖卦为由，赚员外上山，共聚大义，一同替天行道。」宋江便请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卢俊义大笑道：「卢某昔日在家，实无死法；卢某今日到此，并无生望。要杀便杀，何得相戏！」宋江陪笑道：「岂敢相戏？实慕员外盛德，要从实难！」吴用道：「来日却又商议。」当时置酒备食管待。卢俊义无计奈何，只得默默饮数杯，小喽罗请去後堂歇了。次日，宋江杀牛宰马，大排筵宴，请出卢员外来赴席；再三再四喂留在中间坐了。酒至数巡，宋江起身把盏陪话道：「夜来甚是冲撞，幸望宽恕。虽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马，员外可看『忠义』二字之面。宋江情愿让位，休得推却。」卢俊义道：「咄！头领差矣！卢某一身无罪，薄有家私；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若不提起『忠义』两字，今日还胡乱饮此一杯；若是说起『忠义』来时，卢某头颈热血可以便溅此处！」吴用道：「员外既然不肯，难道逼勒？只留得员外身，留不得员外。只是众兄弟难得员外到；既然不肯入夥，且请小寨略住数日，却送回还宅。」卢俊义道：「头领既留卢某不住，何不便放下山？实恐家中老小不知这般消息。」吴用道：「这事容易，先教固送了车仗回去，员外迟去几

日，却何妨？」吴用便问李都管：「你的车仗货物都有麽？」李固应道：「一些儿不少。」宋江叫取两个大银，把与李固；两个小钱，打发当值的那十个车脚，共与他白银十两。众人拜谢。卢俊义分付李固道：「我的苦，你都知了；你回家中说与娘子，不要忧心。我若不死，可以回来。」李固道：「头领如此错爱，主人多住两月，但不妨事。」辞了。便下忠义堂去。吴用随即起身说道：「员外宽心少坐，小生发送字都管下山便来。」

吴用一骑马，原先到金沙滩等候。少刻，李固和两个当值的并车仗头口人伴都下山来。吴用将引五百小喽罗围在两边，坐在柳阴树下，便唤李固近前说道：「你的主人已和我们商议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此乃未曾上山时预先写下四句反诗在家里壁上。我叫你们知道：壁下三十八个字，每一句头上出一个字。「芦花滩上有扁舟」，头上「芦」字；「俊杰黄昏独自游」，头上「俊」字；「义士手提三尺剑」，头上「义」字；「反时斩逆臣头」，头上「反」字：这四句诗包藏「卢俊义反」四字。今日上山，你们怎知？本待把你众人杀了，显得我梁山泊行短。今日姑放你们回去，便可布告京城：主人决不回来！」李固等只顾下拜。吴用教把船送过渡口，一行人上路奔回北京。话分两头。不说李固等归家。且说吴用回到忠义堂上，再入筵席，各自默默饮酒，至夜而散。次日，山寨里再排筵会庆贺。卢俊义道：「感承众头领不杀；但卢某杀了倒好罢休，不杀便是度日如年；今日告辞。」宋江道：「小可不才，幸识员外；来宋江体已备一小酌，对面论心一会，望勿推却。」又过了一日。次日，宋江请；次日，吴用请；又次日，公孙胜请。话休絮烦；三十余个上厅头领每日轮一个做筵席。光阴荏苒，日月如流，早过一月有余。卢俊义性发，又要告别。宋江道：「非是不留员外，争奈急急要回；来日忠义堂上安排薄酒送行。」次日，宋江又梯己送路。只见众头领都道：「俺哥哥敬员外十分，俺等众人当敬员外十二分！偏我哥哥钱行便吃：「砖儿何厚，瓦儿何薄！」」李逵在内大叫道：「我受了多少气闷，直往北京请得你来，却不容我钱行了去；我和你眉尾相结，性命相扑！」吴学究大笑道：「不曾见这般请客的，我劝员外鉴你众薄意，再住几时。」更不觉又过四五日。卢俊义坚意要行。只见神机军师朱武将引一班头领直到忠义堂上，开话道：「我等虽是以次弟兄，也曾与哥哥出气力，

偏我们酒中藏著毒药？卢员外若是见怪，不肯吃我们的，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们做出事来，老大不便！」吴用起身便道：「你们都不要烦恼，我与你央及员外再住几时，有何不可？常言道：「将酒劝人，本无恶意。」」卢俊义抑众人不过，只得又住了几。前後却好三五十日。自离北京是五月的话，不觉在梁山泊早过了两个多月。但见金风淅淅，玉露冷冷，早是深秋时分。卢俊义一心要归，对宋江诉说。宋江笑道：「这个容易，来日金沙滩送行。」卢俊义大喜。次日，还把旧时衣裳刀棒送还员外，一行对众头领都送下山。宋江把一盘金银相送。卢俊义笑道：「山寨之物，从何而来，卢某好受？若无盘缠，如何回去，卢某好却？但得度到北京，其余也是无用。」宋江等众头领直送过金沙滩，作别自回，不在话下。不说宋江回寨。只说卢俊义拽开脚步，星夜奔波，行了旬日，方到北京；日已薄暮，赶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夜。次日早晨，卢俊义离了村居飞奔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见一人，头巾破碎，衣裳褴褛，看著卢俊义，伏地便哭。卢俊义抬眼看时，却是浪子燕青，便问：「小乙，你怎地这般模样？」燕青道：「这里不是说话处。」卢俊义转过土墙侧首，细问缘故。燕青说道：「自从主人去後，不过半月，李固回来对娘子说：「主人归顺了梁山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当是便去官司首告了。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嗔怪燕青违拗，将一房私，尽行封了，赶出城外；更兼分付一应亲戚相识：但有人安著燕青在家歇的，他便舍半个家私和他打官司：因此，小乙在城中安不得身，只得来城外求乞度日。小乙非是飞不得别处去；因为深知主人必不落草，故此忍这残喘，在这里候见主人一面。若主人果自山泊里来，可听小乙言语，再回梁山泊去，别做个商议。若入城中，必中圈套！」卢俊义喝道：「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你这厮休来放屁！」燕青又道：「主人脑後无眼，怎知就里？主人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娘子旧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门相就，做了夫妻，主人回去，必遭毒手！」卢俊义大怒，喝骂燕青道：「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谁不识得！量李固有几颗头，敢做恁勾当！莫不是你歹事来，今日到来反说明！我到家中问出虚实，必不和你干休！」燕青痛哭，爬倒地下，拖住员外衣服。卢俊义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来。奔到城内，迳入家中，只见大小主管都吃一惊。李固慌忙前来迎接，

请到堂上，纳头便拜。卢俊义便问：「燕青安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问，端的一言难尽！辛苦风霜，待歇息定了却说。」贾氏从屏风後哭将出来。卢俊义说道：「娘子见了，且说燕青小乙怎地来？」贾氏道：「丈夫且休问，端的一言难尽！辛苦风霜，待歇息定了却说。」卢俊义心中疑虑，定死要问燕青来历。李固便道：「主人且请换了衣服，拜了祠堂，吃了早膳，那时诉说不迟。」一边安排饭食与卢员外吃。方才举，只听得前门喊声齐起，二三百个做公的抢将入来，卢俊义惊得呆了；就被做公的绑了，一步一棍，直打到留守司来。其时梁中书正在公厅，左右两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个，把卢俊义拿到当面。李固和贾氏也跪在侧边。厅上梁中书大喝道：「你这厮是北京本处良民，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倒来里勾外连，要打北京！今被擒来，有何理说？」卢俊义道：「小人一时愚蠢，被梁山泊吴用，假做卖卜先生来家，口出讹言，煽惑良心，掇赚到梁山泊，软监了两个多月。今日幸得脱身归家，并无歹意，望恩相明镜。」梁中书喝道：「如何说得过去！你在梁山泊中，若不通情，如何住了许多时？见放著你的妻子并李固告状出首，怎地是虚？」李固道：「主人既到这里，招伏了罢。家中壁上见写下藏头反诗，便是老大的证见。不必多说。」贾氏道：「不是我们要害你，只怕你连累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诛！』」卢俊义跪在厅下，叫起屈来。李固道：「主人不必叫屈。是真难灭，是假难除。早早招了，免致吃酒。」贾氏道：「丈夫，虚事难入公门，实事难以抵对。你若做出事来，送了我的性命。不奈有情皮肉，无情仗子，你便招了。也只吃得有数的官司。」李固上下都使了钱。张孔目上厅禀道：「这个顽皮赖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书道：「说得是！」喝叫一声：「打！」左右公人把卢俊义捆翻在地，不繇分说，打得皮开绽，鲜血迸流，昏晕去了三四次。卢俊义打熬不过，仰天叹道：「果然命中合当横死！我今屈招了罢！」张孔目当下取了招状，讨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钉了，押去大牢里监禁。府前府後看的人都不忍见。当日推入牢门，押到庭心内，跪在面前，狱子炕上坐著。那个两院押牢节级兼充行刑刽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为他手段高强，人呼他为「铁臂」。旁边立著这个嫡亲兄弟小押狱，生来爱带一枝花，河北人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

那人拄著一条水火棍，立在哥哥侧边。蔡福道：「你且把这个死囚带在那一间牢里，我家去走一遭便来。」蔡庆把卢俊义且带去了。蔡福起身，出离牢门来，只见司前墙下转过一个人来，手里提著饭罐，满面挂泪。蔡福认得是浪子燕青。蔡福问道：「燕小乙哥，你做甚麽？」燕青跪在地下，眼泪如抛珠撒豆，告道：「节级哥哥！可怜见小的主人卢俊义员外吃屈官司，又无送饭的钱财！小人城外叫化得这半罐子饭，权与主人充饥！节级哥哥，怎地做个方」说不了，气早咽在，爬倒在地。蔡福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饭把与他吃。」燕青拜谢了，自进牢里去送饭。蔡福行过州桥来，只见一个茶博士，叫住唱喏道：「节级，有个客人在小人茶房内楼上，专等节级说话。」蔡福来到楼下看时，正是主管李固。各施礼罢，蔡福道：「主管有何见教？」李固道：「奸不厮瞒，俏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节级肚里。今夜晚间只要光前绝後。无甚孝顺，五十两蒜条金在此，送与节级。厅上官吏，小人自去打点。」蔡福笑道：「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著「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那瞒心昧己勾当，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谋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两金子与我，结果了他性命，日後提刑官下马，我吃不得这等官司！」李固道：「只是节级嫌少，小人再添五十两。」蔡福道：「李主管，你「割猫儿尾，拌猫儿饭！」北京有名恁地一个卢员外，只值得这一百两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也不是我诈你，只把五百两金子与我！」李固便道：「金子在这里，便都送与节级，只要今夜完成此事。」蔡福收了金子，藏在身边，起身道：「明日早来扛尸。」李固拜谢，欢喜去了。蔡福回到家里，却才进门，只见一人揭起芦帘，跟将入来，叫一声：「蔡节级相见。」蔡福看时，但见那一个人生得十标致，且是打扮整齐：身穿鸦翅青圆领，腰系羊指玉闹妆；头带俊莪冠。足躡珍珠履。那人进得门，看著蔡福便拜。蔡福慌忙答礼：便问：「官人高姓？有何见教？」那人道：「可借里面说话。」蔡福便请入来一个商议阁里分宾坐下。那人开话道：「节级休要吃惊；在下便是沧州横海郡人氏，姓柴，名进，大周皇帝嫡派子孙，绰号子旋风的便是。只因好义疏财，结识天下好汉，不幸犯罪，流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哥哥将令，差遣前来，打听卢员外消息。谁知被赃官污吏，淫妇奸夫，通情陷害，监在死囚牢里，一命悬丝，尽在足下之手。不避生死，特

来到宅告知：若是留得卢员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儿差错，兵临城下，将至濠边，无贤无愚，无老无幼，打破城池，尽皆斩首！久闻足下是个仗义全忠的好汉，无物相送，今将一千两黄金薄礼在此。尚若要捉柴进，就此便请绳索，誓不皱眉。」蔡福听罢，吓得一身冷汗，半晌答应不得。柴进起身道：「好汉做事，休要踌躇，便请一决。」蔡福道：「且请壮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进便拜道：「既蒙语诺，当报大恩。」出门唤个从人，取出黄金，递与蔡福，唱个喏便走。外面从人乃是神行太保戴宗，又是一个不会走的！蔡福得了这个消息，摆拨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项的事，却对兄弟说一遍。蔡庆道：「哥哥生平最断决，量这些小事，有何难哉？常言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既然有一千两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梁中书，张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贿赂，必然周全卢俊义性命。葫芦提配将出去，救得救不得，自有他梁山泊好汉，俺们干的事便完了。」蔡福道：「兄弟这一论正合我意。你且把卢员外安顿好处，早晚把此好酒食将息他，传个消息与他。」蔡福，蔡庆两个议定了，暗地里把金子买上告下，关节已定。次日，李固不见动静，前来蔡福家催并。蔡庆回说：「我们正要下手结果他，中书相公不肯，已叫人分付要留他性命。你自去上面使用，嘱咐下来，我这里何难？」李固随既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间过钱人去嘱托，梁中书道：「这是押狱节级的勾当，难道教我下手？过一两日，教他自死。」两下里厮推。张孔目已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蔡福就里又打关节，教极发落。张孔目将了文案来禀，梁中书道：「这事如何决断？」张孔目道：「小吏看来，卢俊义虽有原告，却无实迹；虽是在梁山泊住了许多时，这个是扶同诬误，难同真犯。只宜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心下如何？」梁中书道：「孔目见得极明，正与下官相合。」随唤蔡福牢中取出卢俊义来，就当厅除了长枷；读了招状文案，决了四十脊杖，换一具二十斤铁叶盘头枷，就厅前钉了；便差董超，薛霸管押前去。直配沙门岛。原来这董超，薛霸自从开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沧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来被高太尉寻事刺配北京。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就留在留守司勾当。今日又差他两个监押卢俊义。当下董超，薛霸领了公文，带了卢员外离了州衙，把卢俊义监在使臣

房里，各自归家收拾行李，包裹，即便起程。李固得知，只得叫苦；便叫人来请两个防送公人说话。董超，薛霸到得那里酒店内，李固接著，请阁儿里坐下，一面铺排酒食管待。三杯酒罢，李固开言说道：「实不相瞒，卢员外是我雎家。今配去沙门岛，路途遥远，他又没一文，教你两个空费了盘缠。急待回来，也待三四个月。我没甚的相送，两锭大银，权为压手。多只两程，少无数里，就便的去处，结果了他性命，揭取脸上金印回来表证，教我知道，每人再送五十两蒜条金与你。你们只动得一张文书；留守司房里，我自理会。」董超，薛霸两个相视。董超道：「只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这李官人，有名一个好男子，我便也把件事结识了他，若有急难之处，要他照管。」李固道：「我不是忘恩失义的人，慢慢地报答你两个。」董超，薛霸收了银子，相别归家，收拾包裹，连夜起身。卢俊义道：「小人今日受刑，杖疮作痛，容在明日上路罢！」薛霸道：「你便闭了鸟嘴！老爷自晦气，撞著你这穷神！沙门岛往回六千里有余，费多少盘缠！你又没一文，教我们如何摆布！」卢俊义诉道：「念小人负屈含冤，上下看视则个！」董超骂道：「你这财主们，闲常一毛不拔；今日天开眼，报应得快！你不要怨怅，我们相帮你走。」卢俊义忍气吞声，只得走动。行出东门，董超，薛霸把衣包，雨伞，都挂在卢员外枷头上，两个一路上做好做恶，管押了行。看看天色傍晚，约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个村镇，寻觅客店安歇。当时小二哥引到後面房里，安放了包里。薛霸道：「老爷们苦杀，是个公人，那里倒来伏侍罪人？你若要吃饭，快去烧火！」卢俊义只得带著枷来到厨下，问小二哥讨了个草柴，缚做一块，来灶前烧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饭，洗刷碗盏。卢俊义是财主出身，这般事却不会做，草柴火把又湿，又烧不著，一齐灭了；甫能尽力一吹，被灰眯了眼睛。董超又喃喃呐呐的骂。做得饭熟，两个都盛去了，卢俊义并不敢讨吃。两个自吃了一回，剩下些残汤冷饭，与卢俊义吃了。薛霸又不住声骂了一回，吃了晚饭，又叫卢俊义去烧脚汤。等得汤滚，卢俊义方敢去房里坐地。两个自洗了脚，掇一盆百煎滚汤赚卢俊义洗脚。方才脱得草鞋，被薛霸扯两条腿纳在滚汤里，大痛难禁。薛霸道：「老爷伏侍你，颠倒做嘴脸！」两个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条铁索将卢员外锁在房门背後声唤到四更，两个公人起来，

叫小二哥做饭，自吃饱了，收拾包裹要行。卢俊义看脚时，都是燎浆泡，点地不得。当日秋两纷纷，路上又滑，卢俊义一步一颠，薛霸起水火棍，拦腰便打，董超假意去劝，一路上埋冤叫苦。离了村店，约行了十余里，到一座大林。卢俊义道：「小人其实走不动了，可怜见权歇一歇！」两个做公带入林子里，正是东方渐明，未有人行。薛霸道：「我两个起得早了，好生因倦；欲要就林子里睡一睡，只怕你走了。」卢俊义道：「小人插翅也飞不去！」薛霸道：「莫要著你道儿，且等老爷缚一缚！」腰间解上麻索来，兜住卢俊义肚皮去那松树上只一勒，反拽过脚来绑在树上。薛霸对董超道：「大哥，你去林子外立著；若有人来撞著；咳嗽为号。」董超道：「兄弟，放手快些个。」薛霸道：「你放心去看著外面。」说罢，起水火棍，看著卢员外道：「你休怪我两个：你家主管教我们路上结果你。便到沙门岛也是死，不如及早打发了！你到阴司地府不要怨我们。明年今日是你周年！」卢俊义听了，泪如雨下，低头受死。薛霸两只手起水火棍望著卢员外脑门上劈将下来。董超在外面，只听得一声扑地响，只道完事了，慌忙走入来看时，卢员外依旧缚在树上；薛霸倒仰卧在树下，水火棍撇在一边。董超道：「却又作怪！莫不使得力猛，倒吃一交？」用手扶时，那里扶得动，只见薛霸口里出血，心窝里露出三四寸长一枝小小箭杆，却待要叫，只见东北角树上，坐著一个人。听得叫声『著』！撒手响处，董超脖项上早中了一箭，两脚踏空，扑地也倒了。那人托地从树上跳将下来，拔出解腕尖刀，割绳断索，劈碎盘头枷，就树边抱住卢员外放声大哭。卢俊义闪眼看时，认得是浪子燕青，叫道：「小乙！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见麼？」燕青道：「小乙直从留守司前跟定这厮两个到此。不想这厮果然来这林子里下手。如今被小乙两弩箭结果了，主人见麼？」卢俊义道：「虽然你强救了我性命，却射死了这两个公人。这罪越添得重，待走那里去的是？」燕青道：「当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时，别无去处。」卢俊义道：「只是我杖疮发作，脚皮破损，点地不得！」燕青道：「事不宜迟，我背著主人去。」心慌手乱，便踢开两个死尸，带著弓，插了腰刀，了水火棍，背著卢俊义，一直望东便走；十到十数里，早驮不动，见了个小小村店，入到里面，寻房住下；叫做饭来，权且充饥。两个暂时安歇这里。却说

过往的看见林子里射死两个公人在彼，近处社长报与里正得知，却来大名府里首告，随即差官下来检验，却是留守司公人董超，薛霸。回复梁中书，著落大名府缉捕观察，限了日期，要捉凶身。做公的人都来看了，「论这箭，眼见得是浪子燕青的。事不宜迟！」一二百做公的分头去一到处贴了告示，说那两个模样，晓谕远近村房道店，市镇人家，挨捕捉。却说卢俊义正在店房将息杖疮，正走不动，只得在那里且住。店小二听得有杀人公事，无有一个不说；又见画他两个模样，小二心疑，却走去告本处社长：「我店里有两个人，好生脚叉，不知是也不是。」社长转报做公的去了。却说燕青为无下饭，拿了弓去近边处寻几个虫蚁吃；却待回来，只听得满村里发喊。燕青躲在树林里张时，看见一二百做公的，枪刀围匝，把卢俊义缚在车子上，推将过去。燕青要抢出去时，又无军器，只叫得苦；寻思道：「若不去梁山泊报与宋公明得知，叫他来救，却不是我误了主人性命？」当时取路。行了半夜，肚里又饥，身边又没一文；走到一个土冈子上，丛丛杂杂，有些树木，就林子里睡到天明，心中忧闷，只听得树上喜鹊咕咕噪噪，寻思道：「若是射得下来，村坊人家讨些水煮爆得熟，也得充饥。」走出林子外抬头看时，那喜鹊朝著燕青噪。燕青轻轻取出弓，暗暗问天买卦，望空祈祷，说道：「燕青只有这一枝箭了！若是救得主人性命，箭到，灵鹊坠空；若是主人命运合休，箭到，灵鹊飞去。」搭上箭，叫声「如意子，不要误我！」子响处，正中喜鹊後尾，带了那枝箭直飞下冈子去。燕青大踏步赶下冈子去，不见喜鹊，却见两个人从前面走来：前头的，带顶猪嘴头巾，脑後两个金裹银环，上穿香罗衫，腰系销金膊，穿半膝软袜麻鞋，提一条齐眉棍棒；後面的，白范阳遮尘笠子，茶褐攒线衫，腰系红缠袋，脚穿踢土皮鞋，背了衣包，提条短棒，跨口腰刀。这两个来的人，正和燕青打个肩厮拍。燕青转回身看一看，寻思：「我正没盘缠，何不两拳打倒他两个，夺了包裹，却好上梁山泊？」揣了弓，抽身回来。这两个低著头只顾走。燕青赶上，把後面带毡笠儿的後心一拳；扑地打倒。却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却被那汉手起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後面那汉子爬将起来，踏住燕青，掣出腰刀，劈面门便剁。燕青大叫道：「好汉！我死不妨，可怜无人报信！」那汉便不下刀，收住了手，提起燕青，

问道：「你这厮报甚麽信？」燕青道：「你问我待怎地？」前面那汉把燕青一拖，却露出手腕上花绣，慌忙问道：「你不是卢员外家甚麽浪子燕青？」燕青想道：「左右是死，索性说了教他捉去，和主人阴魂做一处！」便道：「我正是卢员外家浪子燕青！」二人见说，一齐看一看道：「早是不杀了你，原来正是燕小乙哥！你认得我两个麽？我是梁山泊头领病关索杨雄，他便是拚命三郎不秀。」杨雄道：「我两个今奉哥哥将今，差往北京，打听卢员外消息。军师与戴院长亦随后下山，专候通报。」燕青听得是杨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对两个说了。杨雄道：「既是如此说时，我和小乙哥哥上山寨报知哥哥，别做个道理；你可自去北京打听消息，便来回报，」石秀道：「最好。」便取身边烧饼乾肉与燕青吃，把包裹与燕青背了，跟著杨雄连夜上梁山泊来。见了宋江，燕青把上项事备细说了遍。宋江大惊，便会众头领商议良策。且说石秀只带自己随身衣服，来到北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就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饭罢，入得城来，但见人人嗟叹，个个伤情。石秀心疑，来到市心里，问市户人家时，只见一个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这北京有个卢员外，等地财主，因被梁山泊贼人掳掠前去，逃得回来，倒吃了一场屈官司，迭配沙门岛，又不知怎地路人坏了两个公人；昨夜来，今日午时三刻，解来这里市曹上斩他！客人可看一看。」石秀听罢，「兜头一杓冰水；急走到市曹，却见一个酒楼，石秀便来酒楼上，临街占个阁儿坐下。」酒保前来问道：「客官，还是请人，还是独自酌杯？」石秀睁著怪眼道：「大碗酒，大块肉，只顾卖来，问甚麽鸟！」酒保倒吃了惊，打两角酒，切一盘牛肉将来，石秀大碗大块，吃了一回。坐不多时，只听得楼下街上热闹，石秀便去楼窗外看时，只见家家闭户，铺铺关门。酒保上楼来道：「客官醉也？楼下出人公事！快算了酒钱，别处去回避！」石秀道：「我怕甚麽鸟！你快走下去，莫要地讨老爷打！」酒保不敢做声，下楼去了。不多时，只听得街上锣鼓喧天价来。石秀在楼窗外看时，十字路口，周回围住法场，十数对刀棒刽子，前排後拥，把卢俊义绑押到楼前跪下。铁臂蔡福拿著法刀；一枝花蔡庆扶著枷梢说道：「卢员外，你自精细著。不是我兄弟两个救你不得，事做拙了。前面五圣堂里，我已安排上你的坐位了，你可以一块去那里领受。」说罢，人丛里一声叫道：「午时

三刻到了。」一边开枷。蔡庆早住了头，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当案孔目高声读罢犯由牌。众人齐和一声。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蔡福蔡庆撇了卢员外，扯了绳索先走。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原来这石秀不认得北京的路，便差卢俊义惊得呆了，越走不动。梁中书听得报来，大惊，便点帐前头目，引了人马，分头去把城门关上；差前後做公的将拢来。随你好汉英雄，怎出高城峻垒？正是：分开陆地无牙爪，飞上青天久羽毛。毕竟卢员外同石秀当上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说话当时石秀和卢俊义两个在城内走投没路，四下里人马合来，众做公的把挠钩套索一齐上，可怜寡不敌众，两个当下尽被捉了，解到梁中书面前，叫押过劫法场的贼来。石秀押在厅下，睁圆怪眼，高声大骂：「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我听著哥哥将令：早晚便引军来打城子，踏为平地，把你砍为三截！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石秀在厅前千奴才万奴才价骂。厅上众人都呆了。梁中书听了，沈吟半晌，叫取大枷来，且把二人枷了，监放死囚牢里，分付蔡福在意看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结识梁山泊好汉，把两个做一处牢里关锁著，忙将好酒与他两个吃；因此不曾吃苦。却说梁中书唤本州新任王太守当厅发落，就城中计点被伤人数，杀死的七八十个，跌伤头面磕折腿脚者不计其数，报名在官。梁中书支给官钱医治烧化了当。次日，城里城外报说将来：「收得梁山泊没头帖子数十张，不敢隐瞒，只得呈上。」梁中书看了，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帖子上写道：『梁山泊义士宋江，仰示大名府官吏：员外卢俊义者，天下豪杰之士，吾今启请上山，一同替天行道，如何妄狗奸贿，屈害善良！五令石秀先来报知，不期反被擒捉。如是存得一人性命，献出淫妇奸夫，吾无多求；倘若故伤羽翼，屈坏股肱，便当拔寨兴师，同心雪恨！大兵到处，玉石俱焚！剿除奸诈，殄灭愚顽，天地咸扶，鬼神共佑！谈笑而来，鼓舞而

去。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安分良民，清慎官吏，切勿惊惶，各安职业。谕众知悉。」当时梁中书看毕，惊得面如土色，剖决不下，既时便唤王太守到来商议：「此事如何剖决？」王太守是个善儒之人，听得说了这话，便禀梁中书道：「梁山泊这一夥，朝廷几次尚且捕他不得，何况我这里一郡之力量？倘若这亡命之徒引兵到来，朝廷救兵不迭，那时悔之晚矣！若论小官愚见：且姑存此二人性命，一面写表申奏朝廷；二即奉书呈上蔡太师恩相知道；三者可教本处军马出城下寨，堤备不虞：如此可保大名无事，军民不伤。若将这两个一时杀坏，诚恐寇兵临城，一者无兵解，二者朝廷见怪，三乃百姓惊慌，城中扰乱，深为未便。」梁中书听了道：「知府言之极当。」先唤押牢节级蔡福来，便道：「这两个贼徒，非同小可。你若是拘束得紧，诚恐丧命；若教你宽松，又怕走了。你弟兄两个，早早晚晚，可紧可慢，在意坚固管候发落，休得时刻怠慢。」蔡福听了，心中暗喜，「如此发放，正在上怀。」领了钧旨，自去牢中安慰两个，不在话下。只说梁中书唤兵马都监大刀闻达，天王李成，两个都到厅前商议。梁中书备说梁山泊没头告示，王太守所言之事。两个都监听罢，李成便道：「量这夥草寇如何敢擅离巢穴！相公何必有劳神思？李某不才，食禄多矣；无功报德，愿施犬马之劳，统领军卒，离城下寨。草寇不来，别作商议；如若那夥强寇，年衰命尽，擅离巢穴，领众前来，不是小将夸口，定令此贼片甲不回！」梁中书听了大喜，随即取金花绣缎赏劳二将。两个辞谢，别了梁中书，各回营寨安歇。次日，李成升帐，唤大小官军上帐商议。傍边走过一人，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便是急先锋超又出头相见。李成传令道：「宋江草寇，早晚临城，要来打俺大名。你可点本部军兵离三十里下寨：我随后却领军来。」索超得了令，次日，点起本部军兵，至三十五里地名飞虎峪靠山下了寨栅。次日，李成引领正偏将，离城二十五里地名槐树坡下了寨栅。周围密布枪刀，四下深藏鹿角，三面掘下陷坑，众军摩拳擦掌，诸将协力同心，只等梁山泊军马到来，便要建功，话分两头，原来这没头帖子却是吴学究闻得燕青杨雄报信。又叫戴宗打听得卢员外石秀都被擒捉，因此虚写告示向没人处撒上，及桥梁道路上贴放，只要保全卢俊义石秀二人性命。戴宗回到梁山泊，把上项事备细与众头领说知。宋江听罢大惊，就忠

义堂打鼓集众，大小头领各依次序而坐。宋江开话对吴学究道：「当初军师好计启请卢员外上山，今日不想却叫他受苦；又陷了石秀兄弟；再用何计可救？」吴用道：「兄长放心。小生不才，趁此机会，要取大名钱粮，以供山寨之用。明日是个吉辰，请兄长分一半头领把守山寨；其余尽随出去攻打城池。」宋江当下便唤铁面孔目裴宣派拨大小军兵来日起程。黑旋风李逵道：「我这两把大斧多时不曾发市；听得打州劫县，他也在厅边欢喜！哥哥拨与我五百小喽罗，抢到大名，把那梁中书砍做肉地，拿住李固和那婆娘，碎尸万段救出卢员外石二郎，也使我哑道吐口宿气！又教我做彻，却不快活？」宋江道：「兄弟虽然勇猛，这所在，非比别处州府。那梁中书又是蔡太师女婿；更兼手下有李成，闻达，都是万夫不当之勇：不可轻敌。」李逵大叫道：「哥哥前日晓得我生口快，便要我去妆做哑了；今日晓得我欢喜杀人，便不教我去做个先锋！依你这样用人之时，却不是屈杀了铁牛！」吴用道：「既然你要去，便教做先锋。点与五百好汉相随，就充头阵。来日下山。」当晚宋江和吴用商议，拨定了人数。裴宣写了告示，送到各寨，各依拨次施行，不得时刻有误。此时秋末冬初天气，征夫容易披挂，战马久已肥满；军卒久不临阵，皆生战斗之心；正是有事为荣，无不欢天喜地，收拾枪刀，拴束鞍马，吹风忽哨，时刻下山。第一拨：当先哨路黑旋风李逵，部领小喽罗五百。第二拨：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部领小喽罗一千。第三拨：女头领一丈青扈三娘，副将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部领小喽罗一千。第四拨：扑天李应，副将九纹龙史进，小尉迟孙新，部领小喽罗一千。中军主将都头领宋江，军师吴用；簇帐头领四员：小温吕方，宝仁贵郭盛，病尉迟孙立，镇二山黄信。前军头领霹雳火秦明，副将百胜将韩滔，天目将彭圯。後军头领豹子头林冲，副将铁笛仙马麟，火眼狻猊邓飞。左军头领双鞭呼延灼，副将摩云金翅欧鹏，锦毛虎燕顺。右军头领小李广花荣，副将跳涧陈达，白花蛇杨春。并带炮手轰天雷凌振；接应粮草，探听军情头领一员，神行太保戴宗。军兵分拨已定，平明，各头领依次而行，当日进发。只留下副军师公孙胜并刘唐，朱仝，穆弘四个头领统领马步军兵守把山寨。三关水寨中自有李俊等把守，不话在下。却说索超正在飞虎峪寨中坐地，只见流星马前来报说：

「宋江军马，大小人兵，不计期数，离寨约有二三十里，将近到来！」索超听得，飞报李成，槐树坡寨内。李成听了，一面报马入城，一面自备了战马，直到前寨。索超接著，说了备细。次日五更造饭，天明拔寨都起，前到庾家村，列成阵势，摆开一万五千人马。李成，索超，全副披挂，门旗下勒住战马。平东一望，远远地尘土起处，约有五百余人，飞奔前来；当前一员好汉，乃是黑旋风李逵，手拿双斧，高声大叫：『认得梁山泊好汉「黑爷爷」麽？』李成在马上看了，与索超大笑道：「每日只说梁山泊好汉，原来只是这等腌草寇，何足为道！先锋，你看麽？何不先捉此贼？」索超笑道：「不须小将，有人建功。」言未绝，索超马後一员首将，姓王，名定，手捻长枪，引领部下一百马军，飞奔冲将过来。李逵被马军一冲，当下四散奔走。索超引军直赶过庾家村时，只见山坡背後锣鼓喧天，早撞出两彪军马，左有解珍、孔亮，右有孔明、解宝，各领五百小喽罗冲杀将来。索超见他接应军马，方才吃惊，不来追赶，勒马便回。李成问道：「如何不拿贼来？」索超道：「赶过山去，正要拿他，原来这厮们倒有接应人马，伏兵齐起，难以下手。」李成道：「这等草寇，何足惧哉！」将引前部军兵，尽数杀过庾家村来。只见前面摇旗呐喊，擂鼓鸣锣，另是一彪军马，当先一骑马上，既是一员女将，引军红旗上金书大字，『女将一丈青』，左手顾大嫂，右手孙二娘，引一千余军马，尽是七长八短汉，四山五岳人。李成看了道：「这等军人，作何用处！先锋与向前迎敌，我却分兵剿捕四下草寇！」索超领了将令，手拿金蘸斧，拍坐下马，杀奔前来。一丈青勒马回头，望山凹里便走。李成分开人马，四下赶杀。忽然当头一彪人马，喊声动地，却是扑天李应，左有史进，右有孙新，著地卷来。李成急忙退乞庾家村时，左冲出解珍，孔亮，右冲出孔明、解宝，部领人马，重复杀转。三员女将拨转马头，随后杀来，赶得李成等四分五落。将及近寨，黑旋风李逵当先拦住。李成，索超冲开人马，夺路而去；比及至寨，大折无数。宋江军马也不追赶，一面收兵暂歇，扎下营寨。却说李成，索超慌忙差人入城报知梁中书。梁中书连夜再差闻达速领本部军马前来助战。李成接著，就槐树坡寨内商议退兵之策。闻达笑道：「疥癩之疾，何足挂意！」当夜商议定了：明日四更造饭，五更披挂，平明进兵。战鼓

二通，拔寨都起，前到庾家村。只见宋江军马泼风也似价来。闻达便教将军马摆开，强弓硬弩，射住阵脚。宋江阵中早已捧出一员大将，红旗银字，大书『霹雳火秦明』；勒马阵前，厉声大叫：「大名滥官污吏听著手！多时要打你这城子，诚恐害了百姓良民。好好将卢俊义、石秀送将出来，淫妇奸夫一同解出，我便退兵罢战，誓不相侵！若是执迷不悟，亦须有话早说！」闻达听了大怒，便问：「谁去力擒此贼？」说犹未了，索超早已出马；立在阵前，高声喝道：「你这厮是朝廷命官，国家有何负你？你好人不做，却落为贼！我今拿住你时，碎尸万段！」秦明听了这话，一发炉中添炭，火上烧油，拍马向前，轮狼牙棍直奔将来。索超纵马直居秦明。二匹劣马相交，两个急人发愤，众军呐喊，斗过二十余合，不分胜败。前军队里转过韩滔，就马上拈弓搭箭，觑得索超较亲，飏地只一箭，正中索超左臂，撇了大斧，回马望本阵便走。宋江鞭梢一指，大小三军一齐卷杀过去。正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大败亏输。直追过庾家村，随即夺了槐树小寨。当晚闻达直奔飞虎峪，计点军兵，三停去一。宋江就槐树坡寨内屯。吴用道：「军兵败走，心中必怯；若不乘势追赶，诚恐养成勇气，急忙难得。」宋江道：「军师之言极当。」随即传令：当晚就将精锐得胜军马，分作四路，连夜进发，杀奔将来。再说闻达飞奔到飞虎峪，方在寨中坐了喘息。小校来报，东边山上一带火起，闻达带领军兵上马投东看时，只见遍山遍野通红；西边山上又是一带火起，闻达便引军兵急投西时，听得马後喊声震地，当先首将小李广花荣，引副将杨春，陈达，从东边火里直冲出来。两路并力追来，後面喊声越大，火光越明，又是首将霹雳火秦明，引副将韩滔，彭圯，人喊马嘶，不计其数。闻达军马大乱，拔寨都起。只见前面喊声又发，火光晃耀。闻达引军夺路，只听得震天震地一齐炮响。却是轰天雷凌振将带副手从小路直转飞虎峪那边放起这炮。炮响里一片火把，火光里一彪军马拦路，乃是首将豹子头林冲吊副将马麟、邓飞，截住归路。四下里战鼓齐鸣，烈火竞举，众军乱窜，各自逃生。闻达手舞大刀，苦战夺路，恰好撞著李成，合兵一处，且战且走；直到天明，方至城下。梁中书得这个消息，惊得三魂失二，七魄剩一，连忙点军出接败残人马，紧闭城门，坚守不出。次日，宋江军马追来，直抵东门上寨，准备攻城。且说梁中书在

留守司聚众商议如何解救。李成道：「贼兵临城，事在危急；若是迟延，必至失陷。相公可修告急家书，差心腹之人，星夜赶上京师与蔡太师知道，早奏朝廷，调遣精兵前来救应，此是上策；第二作紧行文关报邻近府县，亦教早早调兵接应；第三，北京城内著仰大名府起差民夫上城，同心协助，守护城池，准备擂木炮石，强弩硬弓，灰瓶金汁，晓夜堤备：如此，可保无虞。」梁中书道：「家书随便修下。谁人去走一遭？」当日差下首将王定，金副披挂，又差数个军马，领了密书放开城门吊桥，望东京飞报声息，及关报邻近府分，发兵救应；先仰王太守起集民夫上城守护，不在话下。且说宋江分调众将，引军围城，东西北三面下寨，只空南门不围，每日引军攻打；一面向山寨中催取粮草，为久屯之计，务要打破大名，救取卢员外，石秀二人。李成，闻达连日提兵出城交战，不能取胜；索超箭疮将，息未得痊可。不说宋江军兵打城。且说首将王定领密书，三人骑马，直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报入去，太师教唤王定进来。直到後当拜罢。呈上密书。蔡太师拆开封皮看了，大惊，问其备细。王定把卢俊义的事一一说来，「如今宋江领兵围城，声劳浩大，不可抵敌。」庾家村，槐树坡，飞虎峪，三处厮杀，尽皆说罢。蔡京道：「鞍马劳困，你且去馆驿内安下，待我会官商议。」王定又禀道：「太师恩相：大名危如累卵，破在旦夕；倘或失陷，河北县郡如之奈何？望太师相早早发兵剿除！」蔡京道：「不必多说，你且退去。」王定去了。太师随即差当日府干请枢密院官急来商议军情重事。不移时，东厅枢密使童贯，引三衙太尉，都到节堂参见太师，蔡京把大名危急之事备细说了一遍，「如今将何计策，用何良将，可退贼兵，以保城郭？」说罢，众官互相厮觑，各有惧色。只见那步军太尉背後。转出一人，乃衙门防御保义使，姓宣，名赞，掌管兵马。此人生得面如锅底，鼻孔朝天，卷发赤须，彪形八尺，使口钢刀，武艺出众；先前在王府曾做郡马，人呼为「丑郡马」；因对连珠箭赢了番将，邵王爱他武艺，招做女婿；谁想郡主嫌他丑陋，怀恨而亡，因此不得重用，只做得个兵马保护使。童贯是阿谀谄妄之徒，与他不能相下，常有嫌疑之心当时却忍不住，出班来禀太师道：「小将当初在乡中，有个相识；此乃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姓关，名胜；生得规模与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

龙偃月刀，人称为「大刀关胜」；见做蒲东巡检，屈在下僚。此人幼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若以礼币请他，拜为上将，可以扫清水寨，殄灭狂徒，保国安民。乞取钧旨。」蔡京听罢大喜，就差宣赞为使，了文书鞍马，连夜星火前往蒲东礼请关胜赴京计议。众官皆退。话休絮繁。宣赞领了文书，上马进发，带将三五个从人，不则一日，来到蒲东巡检司前下马。当日关胜正和郝思文在衙内论说古今兴废之事，闻说东京有使命至，关胜忙与郝思文出来迎接。各施礼罢，请到厅上坐地。关胜问道：「故人久不见，今日何事远劳亲自到此？」宣赞回言：「为因梁山泊草寇攻打大名，宣某在太师面前一力保举兄长有安邦定国之策，降兵斩将之才，特奉朝廷圣旨，太师钧命，彩币鞍马礼请起。兄长勿得推却，便请收拾赴京。」关胜听了大喜，与宣赞说道：「这个兄弟，姓郝，名思文，是我拜义兄长。当初他母亲梦井木犴投胎，因而有孕，後生此人，因此，人唤他做井木犴。这兄弟，十八般武艺无有不能，可惜至今屈沉在此；只今同去协力报国，有何不可？」宣赞喜诺，就行催请程。当下关胜分付老小，一同郝思文，将引关西汉十数个人，收拾刀马盔甲行李，跟随宣赞，连夜起程。来到东京，迳投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报，蔡太师得知，教唤进。宣赞引关胜，郝思文直到节堂。拜见已罢，立在阶下。蔡太师看了关胜，端的好表人材：堂堂八尺五六身躯，细细三柳髭须两眉入鬓，凤眼朝天；面如重枣，唇若涂朱，太师大喜，便问：「将军青春少多？」关胜答道：「小将三十有二。」蔡太师道：「梁山泊草寇围困大名，请问将军，施何妙策以解其围？」关胜禀道：「久闻草寇占住水泊，惊群动众；今擅离巢穴，自取其祸。若救大名，虚劳人力；乞假精兵数万，先取梁山，後拿贼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顾。」太师见说，大喜，与宣赞道：「此乃围魏救赵之计，正合吾心。」随即唤枢密院官调拨山东，河北精锐军兵一万五千；教郝思文为先锋，宣赞为後合，关胜为领兵指挥使；步军太尉段常接应粮草。犒赏三军，限日下起程。大刀阔斧，杀奔梁山泊来。直教：龙离大海，不能驾雾腾云？虎到平川，怎办张牙舞爪？正是：贪观天上中秋月，失却盘中照殿珠。毕竟宋江军马怎地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话说蒲东关胜当日辞了太师，统领一万五千人马，分为三队，离了东京，望梁山泊来。话分两头。且说宋江与同众将每日攻打城池，李成，闻达那里敢出对阵。索超箭疮深重，又未平复，更无人出战。宋江见攻打子不破，心中纳闷：离山已久，不见输赢。是夜在中军帐里闷坐，默上灯烛，取出玄女天书，正看之间，忽小校报说：「军师来见。」吴用到得中军帐内，与宋江道：「我等众军围许多时，如何杳无救军来到，城中又不出战？向有三骑马奔出城去，必是梁中书使人去京师告急。他丈人蔡太师必然上紧遣兵，中间必有良将。倘用围魏救赵之计：且不来解此处之危，反去取我梁山泊大寨，如之奈何？兄长不可不虑。我等先著军士收拾，未可都退。」正说之间，只见神行太保戴宗到来报说：「东京蔡太师拜请关菩萨玄孙蒲东郡大刀关胜，引一彪军马，飞奔梁山泊来。寨中头领主张不定，请兄长早早收兵回来，且解梁山之难！」吴用道：「虽然如此，不可急还。今夜晚间，先教步兵前行，留下两支军马，就飞虎峪两边埋伏。城中知我等退军，必然追赶；若不如此，我兵先乱。」宋江道：「军师言之极当。」传令便差小李广花荣引五百军兵去飞虎峪左边埋伏；豹子头林冲引五百军兵去飞虎峪右边埋伏。再叫双鞭呼延灼引二十五骑马军，带著凌振，将了风火等炮，离城十数远近；但见追兵过来，随即施放号炮，令甚两下伏兵齐去并杀追兵。一面传令前队退兵，要如雨散云行，遇兵勿战，慢慢退回。步军队里，半夜起来，次第而行；直至次日已牌前後方才尽退。城上望见宋江兵马，手拖旗帜，肩担刀斧，纷纷滚滚拔寨都起，有还山之状。城上看了仔细，报与中书知道：「想是京师救军去取他梁山泊，这厮们恐失巢穴，慌忙归去。可以乘劫追杀，必擒宋江。」说犹未了，城外报马到来，东京文字，约会引兵取去贼巢；他若退兵，可以速追。梁中书便叫李成，闻达各带一支军马从东西两路追赶，只听得背後火炮齐响。李成，闻达吃了一惊，勒住战马看时，後面旗对刺，战鼓乱鸣。李成，闻达措手不及，左手下撞出小李广花荣，右手撞出豹子头林冲，各引五百军马，两边杀来。李成，闻达知

道中计，火速回军。前面又撞山呼延灼，引著一支军马，死并一阵。杀得李成，闻达头盔不见，衣甲飘零，退入城中，闭门不出。宋江军马次第方回。渐近梁山泊，却好迎著丑郡马宣赞拦路。宋江约住军兵，权且上寨；暗地使人从偏僻小路赴水上报知，约会水陆军兵两下救应。且说水寨内船火儿张横与兄弟浪里白条张顺商议道：「我和你弟兄两个，自来寨中，不曾建功。现今蒲东大刀关胜三路调军，打我寨栅，不若我和你两个先去劫了他寨，捉得关胜，立这件大功。众兄弟面上好争口气。」张顺道：「哥哥，我和你只管得些水军；倘或不相救应，枉惹人耻笑。」张横道：「你若这般把细，何年月日能够建功？你不去便罢，我今夜自去！」张顺苦谏不听，当夜张横点了小船五十余只，每船上只有三五人，浑身都是软战，手执苦竹枪，各带蓼叶刀，趁著月光微明，寒露寂静，把小船直旱路。此时约有二更时分。却说关胜正在中军帐里点灯看书。有伏路小校悄悄来报：「芦花荡里，约有小船四五十只，人人各执长枪，尽去芦苇里两边埋伏，不知何意，特来报知。」关胜听了，微微冷笑，回顾贴旁首将，低低说了一句。且说张横引三二百人，从芦苇中间藏踪蹑迹，直到寨边，拨开鹿角，迳奔中军，望见帐中灯烛荧煌，关胜手捻髭髯，坐著看书，张横暗喜，手拿长枪，拾入帐房里来。旁边一声锣响，众军喊动，如大崩地塌，山倒江翻，吓得张横拖长枪转身便走。四下里伏兵乱起，张横同二三百人。不曾走得一个，尽数被缚，推到帐前。关胜看了，笑道：「无端草贼，安敢张我！」喝把张横陷车盛了，其余的尽数监著；直等捉了宋江，一并解上京师。不说关胜捉了张横。却说水寨阮头领正在寨中商议使人去宋江哥哥处听令。只见张顺到来报说：「我哥哥因不听小弟苦谏，去劫关胜营寨，不料被捉，囚车监了！」阮小七听了，叫将起来，说道：「我兄弟们同生同死，吉凶相救！你是他嫡亲兄弟，却怎地教他独自去，被人捉了？你不去救，我弟兄三个自去救他！」张顺道：「为不曾得哥哥将令，却不敢轻动。」阮小七道：「若等将令来时，你哥哥吃他剁做泥了！」阮小二，阮小五都道：「说得是！」张顺说他三个不过，只得依他。当夜四更，点起大小寨头领，各驾船一百余只，一齐杀奔关胜寨来。岸上小军望见水面上战船如蚂蚁相似，都傍岸边，慌忙报知主帅。关胜笑道：「无见识奴！」回顾首将，

低低说了一句。却说三阮在，前张顺在後，呐声喊，抢人寨来。只见寨内灯烛荧煌，并无一人。三阮大惊，转身便走。帐前一声锣响，左右两边，马军步军，分作数路，簸箕掌，栲栳圈，重重叠叠围裹将来。张顺见不是头，扑通跳下水去。三阮夺路得到水边，後军却早赶上，挠钩齐下，套索飞来，早把活阎罗阮小七横拖倒拽捉去了。阮小二，阮小五，张顺却得混江龙李俊带领童威猛死救回去。不说阮小七被捉，囚在陷车之中。且说水军报上梁山泊来，刘唐便使张顺从水里直到宋江寨中报说这个消息；宋江便与吴用商议怎退得关胜。吴用道：「来日决战，且看胜败如何。」正定计间，猛听得战鼓乱起，却是丑郡马宣赞部领三军直到大寨。宋江举众出迎，看了宣赞在门旗上勒战，便问：「兄弟，那个出马？」只见小李广花荣持枪，直取宣赞。宣赞舞刀来迎。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到十合，花荣卖个破绽，回马便走。宣赞赶来，花荣就了事环带住钢枪，拈弓取箭，射在刀面上。花荣见箭不中，再取出第二枝箭，看得较近，望宣赞胸膛上射来。宣赞镫里藏身，又射个空。宣赞见他弓箭高强，不敢追赶，霍地勒回马跑回本阵。花荣见不赶，连忙勒转马头，望宣赞赶来；又取第三枝箭，望得宣赞後心较近，再射一箭。只听铛地一声响，正射在背後护心镜上。宣赞慌忙驰内阵，使人报与关胜，关胜得知便唤小校：「快牵我那马来！」霍地立起身，绰青龙刀，骑火炭马，门旗开处，直临阵前。宋江看见关胜天表亭亭，与吴用指指点点喝采，回头又高声众将道：「将军英雄，名不虚传！」只这一句，林冲大怒，叫道：「我等弟兄，自上梁山，大小五七十阵，未尝挫锐气，今日何故灭自己威风！」说罢，挺枪出马来取关胜。关胜见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我不直得便凌逼你！」单唤宋江出来，吾要问他意背反朝廷！宋江在门旗上听了，喝住林冲，纵马亲自出阵，欠身与关胜施礼，说道：「郢城小吏宋江谨参，一惟将军问罪。」关胜喝道：「汝为小吏，安敢背叛朝廷？」宋江答道：「盖为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不许忠良进身，布满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未江等替天行道，并无异心。」关胜喝道：「分明草贼！替何天？替何道？天兵在此，还巧言令色！若不下马受缚，著你粉骨碎身！」猛可里霹雳火秦明听得，大叫一声，无狼牙棍，纵马直抢过来；林冲也大叫一声，挺枪出马，飞抢过来。两将双取关胜。

关胜一齐迎住。三骑马向征尘影里，转灯般厮杀。宋江忽然指指点点，便教鸣金收军。林冲，秦明回马，一齐叫道：「正待擒捉这厮，兄长何故收军罢战？」宋江高声道：「贤弟，我忠义自守；以两取一，非所愿也。纵使一时捉他，亦令其心不服。吾看大刀义勇之将，世本忠臣；乃祖为神，家家家庙。若得到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林冲，秦明变色各退。当日两边各自收兵。且说关胜回到寨中，下马卸甲，心中暗忖道：「我力斗二将不过，看看输与他了，宋江倒收了军马，不知是何意思？」便叫小军推陷车中张横，阮小七过来，问道：「宋江是个郟城县小吏，你这厮们如何伏他？」阮小七应道：「俺哥哥，山东，河北马名，叫做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你这厮，不知忠义之人，如何省得！」关胜低头不语，且教推过陷车。当晚坐卧不安，走出中军看月，寒色满天，霜华遍地；关胜嗟叹不已。有伏路小校前来报说：「有个胡须将军，匹马单鞭，要见元帅。」关胜道：「你不问他是谁？」小校道：「他又没衣甲军器，并不肯说姓名，只言要见元帅。」关胜道：「既是如此，与我唤来。」没多时，来到帐中，拜见关胜。关胜回顾首将，剔灯再看，形貌他略认得，便问那人是谁。那人道：「乞退左右。」关胜大笑道：「大将身居百万军中，若还不是一德一心，安能用兵如指？吾帐上帐下，无大无小，尽是机密之人；你有话，但说不妨。」那人道：「小将呼延灼的便是。前日曾与朝廷统领连环马军征进梁山泊。谁想中贼奸计，失陷了军机，不得还京见驾。昨都听得将军到来，真乃不胜之喜。早间阵上，林冲，秦明待捉将军，宋江火急收军，诚恐伤犯足下。此人素有归顺之意，独奈众贼不从。方才暗与呼延灼商议，正要驱使众人归顺。将军若是听从，明日夜间，轻弓短箭，骑著快马，从小路直入贼寨，生擒林冲等寇，解走京师，不惟将军建立大功，亦令宋江与小将得赎重罪。」关胜听了大喜。请入帐中，置酒相待。呼延灼备说宋江专以忠义为主，不幸陷落贼巢，关胜掀髯饮酒，拍膝嗟叹不题。却说次日宋江举兵搦战。关胜与呼延灼商议：「晚间虽有此计，今日不可不先赢此将。」呼延灼借副衣甲穿了，上马都到阵前。宋江独自骂呼延灼道：「山寨不曾亏负你半分，因何夤夜私去！」呼延灼道：「无知小吏，成何大事！」宋江便令镇三山黄信出马，直奔呼延灼。两马相交，斗不到十合，呼延灼手起一鞭，

把黄信打落马下。今晚偷营，必然成事关胜大喜，令大小三军一齐掩杀。呼延灼道：「不可追掩：吴用那厮广有神机；若还赶杀，恐贼有计。」关胜听了，火急收军，都回本寨；到中军帐里，置酒相得，动问镇三山黄信如何。呼延灼道：「此人原是朝廷命官，青州都监，与秦明、花荣一时落草平日多与宋江意思不合。今日要他出马正要打杀此贼宋江阵上众军抢出来扛了回去。」关胜大喜，传下将令教宣赞，郝思文两路接应；自引五百马军，轻弓短箭，叫呼延灼引路，至夜二更起身；三更前後，直奔宋江寨中，炮响为号，里应外合，一齐进兵。是夜月光如昼。黄昏时候，披挂已了，马摘鸾铃，人披软战，军卒衔枚疾走来一齐乘马，呼延灼当先引路，众人跟著。转过山径，约行了半个更次，前面撞见三五十个小军，低声问道：「来的不是呼将军麼？」呼延灼喝道：「休言语！随在我马後走！」呼延灼纵马先行。关胜乘马在後。又转过一层山嘴，只见呼延灼把枪尖一指，远远地一盏红灯。关胜勒住马。问道：「有红灯处是那里？」呼延灼道：「那里便是宋公明中军。」急催动人马。将近红灯，忽听得一声炮响，众军跟定关胜，杀奔前来。到红灯之下看时，不见一个；便唤呼延灼时，亦不见了；关胜大惊，知道中计，慌忙回马。听得四边山上一齐敲响锣鸣。正是慌不择路，众军各自逃生。关胜连忙回马时，只剩得数骑马军跟著。转出山嘴，又听得脑後树林边一声炮响，四下里挠钩齐出，把关胜拖下雕鞍，夺了刀马，卸去衣甲，前推後拥，拿投大寨里来。却说林冲，花荣自引一支军马，截住郝思文。月明之下，三马相交，斗无二三十合，郝思文气力不加，回马便走。肋後撞出个女将一丈青扈娘，撒起红锦索，把郝思文拖下马来。步军向前，一齐捉住，解投大寨。话分两处。这边秦明，孙立引一支军马去捉宣赞，当路劈面撞住。宣赞拍马大骂：「草贼匹夫！当吾者此，避我者生！」秦明大怒，跃马挥狼牙棍直取宣赞。二马相交，约斗数合，孙立侧首过来，宣赞慌张，刀法不依古格，被秦明一棍搠下马来，三军齐喊一声，向前捉住。再有扑天李应引领大小军兵，抢奔关胜寨内来，先救了张横，阮小七，并被擒水军人等，夺去一应粮草马匹，却去招安四下败残人马。宋江会众上山，此时东方渐明。忠义堂上分开坐次，早把关胜，宣赞，郝思文分头解来。宋江见了，慌忙下堂，喝退军卒，亲解其缚；把关胜在正

中交椅上，纳头便拜叩首伏罪，说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呼延灼亦向前来伏罪道：「小可既蒙将令，不敢不依。万望将军免恕虚诳之罪！」关胜看了一班头领，义气深重，回顾宣赞，郝思文道：「我们被擒在此，所事若何？」二人答道：「并听将令。」关胜道：「无面还京，愿赐早死！」宋江道：「何故发此言？将军，倘蒙不弃微贱，可以一同替天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关胜道：「人称忠义宋公明，果然有之！人生世上，君知我报君，友知我报友。今日既已心动，愿住帐下为一小卒。」宋江大喜；当日一面设筵庆贺，一边使人招安逃窜败军，又得了五七千人马；军内有老幼者，随即给散银两，便放回家；一边差薛永书往蒲东搬取关胜老幼，都不在话下。宋江正饮宴间，默然想起卢员外，石秀陷在北京，潸然泪下。吴用道：「兄长不必忧心，吴用自有措置。只过今晚，来日再起军兵，去打大名，必然成事。」关胜便起身说道：「关某无可报答爱我之恩，愿为前部。」宋江大喜，次日早晨传令，就教宣赞郝思文为副，拨回旧有军马，便为前部先锋；其余原打大名头领不缺一个，添差李俊、张顺将带水战盔甲随去，以次再望大名进发。这里却说梁中书在城中，正与索超起病饮酒。是日，日无晶光，朔风乱吼，只见探马报道：「关胜、宣赞、郝思文并众军马俱被宋江捉去，已入夥了！梁山泊军马现今又到！」梁中书听得，得目瞪口呆，杯翻筷落。只见索超禀道：「前都中贼冷箭，今番定复此讎！」梁中书便斟热酒，立赏索超，教：「快引本部人马出城迎敌！」李成、闻达随后调军接应。其时正是仲冬天气，连日大风，天地变色，马蹄冻合，铁甲如冰。索超出席斧，直至飞虎峪下寨。次日，宋江引前部吕方、郭盛上高阜看关胜厮杀。三通战鼓罢，这里关胜出阵。对面索超出马。当时索超见了关胜，却不认得。随征军卒说道：「这个来的便是新背叛的大刀关胜。」索超听了，并不打话，直抢过来，迳奔关胜。关胜也拍舞刀来迎。两人斗无十合，李成却在中军看见索超战关胜不下，自舞双刀出阵，夹攻关胜。这边宣赞、郝思文见了，各持兵器，前来助战。五骑马搅做一块。宋江在高阜看见，鞭梢一指，大军卷杀过去。李成军马大败亏输，连夜退入城去。宋江催兵直抵城下扎营寨。次日彤云压阵，天惨地裂，索超独引一支军马出城冲突。吴用见了，便教军

校迎敌鬪战：他若追来，乘劫便退。因此，索超得了一阵，欢喜入城。当晚云势越重，风色越紧。吴用出帐看时，却早成团打滚，降下一天大雪。吴用便差步军去大名城外靠山边河狭处掘成陷坑。上用土盖。那雪降了一夜，平明看时，约已没过马膝。却说索超策马上城，望见宋江军马各有惧色，东西策立不定，当下便点三百军马蓦地冲出城来。宋江军马四散奔波而走；却教水军头领李俊、张顺、身披软战，勒马横枪，前来迎敌。却才与索超交马，弃枪便走，特引索超奔陷坑边来。索超是个性急的。那里照顾？那里一边是路，一边是涧。李俊弃马跳入涧中，向著前面，口里叫道：「宋公明哥哥快走！」索超听了，不顾身体，飞马撞过阵来。山背後一声炮响，索超连人和马跌将下去。後面伏兵齐起。这索超便有三头六臂，也须七损八伤。正是：烂银深盖藏圈套，碎玉平铺作陷坑。毕竟急先锋索超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却说宋江因这一场大雪，定出计策，擒弓索超，其余军马都逃入城去，报说索超被擒。梁中书听得这个消息，不由他不慌，传令教众将只是坚守，不许出战；意欲便杀卢俊义、石秀，又恐激了宋江，朝廷急无兵马救应，其祸愈速；只得教监守著二人，再行申报京师，听凭太师处分。且说宋江到寨，中军帐上坐下，早有伏兵解索超到麾下。宋江见了大喜，喝退军健，亲解其缚，请入帐中，置酒相待，用好言抚慰道：「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若是将军不弃，愿求协助宋江，一同替天行道。」杨志向前另自叙礼，诉说别後相念。两人执手洒泪，事已到此，不得不服。宋江大喜。再教置酒帐中作贺。次日商议打城，一连数日，急不得破，宋江闷闷不乐。是夜独坐帐中，忽然一阵冷风，刮得灯光如豆；风过处，灯影下，闪闪走出一人。宋江抬头看时，却是天王晁盖，却进不进，叫道：「兄弟，你在这里做甚麽？」宋江吃了一惊，急起身问道：「哥哥从何而来？冤讎不曾报得，中心日夜不安；又因连日有事，一向不曾致祭；今日显灵，必有见责。」晁盖道：「兄弟不知，我与你心腹弟兄，我今特来救你。如今

背上之事发了，只除江南地灵星可免无事，兄弟曾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今不快走时，更待甚麽？倘有疏失，如之奈何！休怨我不来救你。」宋江意欲再问明白，赶向前去说道：「哥哥，阴魂到此，望说真实！」晁盖道：「兄弟，你休要多说，只顾安排回去，不要缠障。我便去也。」宋江撒然觉来，却是『南柯一梦』，便请吴用来到中军帐中；宋江备述前梦。吴用道：「既是天王显圣，不可不信其有。目今天寒地冻，军马亦难久住，正宜权回山，守待冬尽春初，雪消冰解，那时再来打城，亦未为晚。」宋江道：「军师之言难是，只是卢员外和石秀兄弟，陷在纆，度日如年，只望我等兄弟来救。不争我们回去，诚恐这厮们害他性命。此事进退两难，如之奈何？」当夜计议不定。次日，只见宋江神思疲倦，身体发热；头如斧劈，一卧不起。众头领都到帐中看视。宋江道：「只觉背上好生热疼。」众人看时，只见鳌子一般红肿起来。吴用道：「此疾非痛即疽；吾看方书，豆粉可以护心，毒气不能侵犯。快觅此物，安排与哥哥吃。只是大军所压之地，急切无有医人！」只见浪里白条张顺说道：「小弟旧在浔江时，因母得患背疾，百药不能得治，後请建康府安道全，手到病除，自此小弟感他恩德，但得些银两，便著人送去请他。令见兄长如此病症，只除非是此人医得。只是此去东途路远，急速不能便到。为哥哥的事，只得星夜前去。」吴用道：「兄长梦晁天王所言，百日之灾，只除江南地灵星可治，莫非正应此人？」宋江道：「兄弟，你若有这个人，快与我去，休辞生受；只以义气为重，星夜去请此人，救我一命！」吴用叫取蒜金一百两与医人，再将二三十两碎银作盘缠，分付张顺：「只今便行，好歹定要和他同来，切勿有误。我今拔寨回山，和他山寨里相会。兄弟是必作急快来！」张顺别了众人，背上包裹，望前便去。且说军师吴用传令诸将：火速收军，罢战回山。车子上载宋江，只今连夜起发。大名府内，曾经我伏之计，只猜我又诱他，定是不敢来追。一边吴用退兵不题。却说梁中书见报宋江兵又去了，正是不知何意。李成，闻达道：「吴用那厮诡计极多，只可坚守，不宜追赶。」话分两头。且说张顺要救宋江，连夜趲行，时值冬尽，无雨即雪，路上好生艰难。张顺冒著风雪，舍命而行，独自一个奔至扬子江边，看那渡船时，并无一只，张顺只叫得苦。没奈何，著江边又走，只见败苇里面

有些烟起，张顺叫道：「梢公，快把渡船来载我！」只见芦苇里簌簌的响，走出一个人来，头戴箬笠，身披蓑衣，问道：「客人要那里去？」张顺道：「我要渡江去建康府干事至紧，多与你些船钱，渡我则个。」那梢公道：「载你不妨；只是今日晚了便过江去，也没歇处。你只在我船里歇了，到四更风静雪止，我却渡你过去，只要多出些船钱与我。」张顺道：「也说得是。」便与梢公钻入芦苇里来，见滩边缆著一只小船，篷底下，一个瘦後生在那里向火。梢公扶张顺。下船，走入舱里，把身上湿衣裳脱下来，叫那小後生就火上烘焙。张顺自打开衣包，取出绵被，和身一卷，倒在舱里，叫梢公道：「这里有酒卖麽？买些来吃也好。」梢公道：「酒却没买处，要饭便吃一碗。」张顺再坐起来，吃了一碗饭，放倒头睡。一来连日辛苦，二来十分托大，初更左侧，不觉睡著。那瘦生一头双手向著火盆，一头把嘴努著张顺，一头口里轻轻叫那梢公道：「大哥，你见麽？」梢公盘将来去头边只一捏，觉道是金帛之物，把手摇道：「你去把船放开，去江心里下手不迟。」那後生推开篷，跳上岸，解了缆，跳上船把竹篙点开，搭下橹，咿咿呀呀地摇出江心里来。梢公在船舱里取缆船索，轻轻地把张顺捆缚做一块，便去船梢板底下取出板刀来。张顺却好觉来，双手被缚，挣挫不得。梢公手拿板刀，按在他身上。张顺告道：「好汉！你饶我性命，都把金子与你！」梢公道：「金子也要，你的性命也要！」张顺连声叫道：「你只教我囹圄死，冤魂便不来缠你！」梢公道：「这个却使得！」放下板刀，把张顺扑通的丢下水去。那梢公便去打开包来看时，见了许多金银，倒吃一吓；把眉头只一皱，便叫那瘦後生道：「五哥进来，和你说话。」那人钻入舱里来，被梢公一手揪住，一刀落得，砍得伶仃，推下水去。梢公打并了船中血迹，自摇船去了。却说张顺是个水底伏得三五夜的人，一时被推下水，就江底咬断索子，赴水过南岸时，见树林中隐隐有些灯光；张顺爬上岸，水淅淅地转入林子里，看时，却是一个酒店，半夜里起来酒，破壁缝透出火来。张顺叫开门时，见个老丈，纳头便拜。老丈道：「你莫不是江中被人劫了，跳水逃命的麽？」张顺道：「实不相瞒老丈，小人从山东来，要去建康府干事，晚来隔江觅船，不想撞著两个歹人，把小子应有衣服金银尽都劫了，窜入江中。小人却会赴水，逃得性命。公公救度则个！」老

丈见说，领张顺入後屋中，把个衲头与他替下湿衣服来烘，烫些热酒与他吃。老丈道：「汉子，你姓甚麽？山东人来这里干何事？」张顺道：「小人姓张；建康府太医是我兄弟，特来探望他。」老丈道：「你从山东来，曾经梁山泊道？」张顺道：「正从那里经过。」老丈道：「他山上宋头领，不劫来往客人，又不杀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张顺道：「宋头领专以忠义为主，不害良民，只怪滥官污吏。」老丈道：「老汉听得说：宋江这夥，端的仁义，只是救贫济老，那里似我这里草贼！若待他来这里，百姓都快活，不吃这夥滥官污吏薙恼！」张顺听罢道：「公公不要吃惊，小人便是浪里白条张顺；因为俺哥哥宋公明害发背疮，教我将一百两黄金来请安道全。谁想托大，在船中睡著，被这两个贼男女缚了双手，窜下江里；被我咬断绳索，到得这里。」老丈道：「你既是那里好汉，我教儿子出来，和你相见。」不多时，後面走出一个瘦後生来，看著张顺便拜道：「小人久闻哥哥大名，只是无缘，不曾拜识。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为走跳得快，人人都唤小人做活闪婆王定六。平生只好赴水使棒，多曾投师，不得传受，权在江边卖酒度日。却才哥哥被两个劫了的，小人都认得：一个是「截江鬼」张旺；那一个瘦後生却是华亭县人，唤做「油里鳅」孙五。这两个男女，时常在这江里劫人。哥哥放心，在此住几日，等这厮来吃酒，我与哥哥报讎。」张顺道：「感承哥哥好意。我为兄长宋公明，恨不得一日奔回寨里。只等天明，便入城去请安太医，回来却相会。」当下王定六将出自己一包新衣裳，都与张顺换了，杀鸡置酒相待，不在话下，次日天晴雪消，王定六再把十数两银子与张顺，且教内建康府来。张顺进得城中，迳到槐桥下，看见安道全正门前货药。张顺进得门，我著安道全，纳头便拜。安道全看见张顺，便问道：「兄弟多年不见，甚麽风吹得到此？」张顺随至里面，把这闹江洲跟宋江上山的事一一告诉了；後说宋江现患背疮，特地来请神医，杨子江中，险些儿送了性命，因此空手而来，都实诉了。安道全道：「若论宋公明，天下义士，去医好他最是要紧。只是拙妇亡过，家中别无亲人，离远不得；以此难出。」张顺苦苦要求道：「若是兄长推却不去，张顺也不回山！」安道全道：「再作商议。」张顺百般哀告，安道全方才应允。原来安道全新和建康府一个烟花娼妓唤做李巧奴时常往来，正是打得火热。当晚

就带张顺同去他家，安排酒吃。李巧奴拜张顺为叔叔。三杯五盏，酒至半酣，安道全对巧奴说道：「我今晚就你这里宿歇，明日早，和这兄弟去山东地面走一遭；多只是一个月，少至二十余日，便回来看你。」那李巧奴道：「我却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门！」安道全道：「我药囊都已收拾了，只要动身，明日便走。你且宽心，我便去也不到耽搁。」李巧奴撒娇撒痴，倒在安道全怀里，说道：「你若还不念我，去了，我只咒得你肉片片儿飞！」张顺听了这话，恨不得一口水吞了这婆娘。看看天色晚了，安道全大醉倒了，扶去巧奴房里，睡在床上。巧奴却来发付张顺，道：「你自归去，我家又没睡处。」张顺道：「我待哥哥酒醒同去。」巧奴发遣他不动，只得安他在门首小房里歇。张顺心中忧煎，那里睡得著。初更时分，有人敲门，张顺在壁缝里张时，只见一个人闪将入来，便与虔婆说话。那婆子问道：「你许多时不来，却在那里？今晚太医醉倒在房里，却怎生奈何？」那人道：「我有十两金子，送与姐姐打些钗环；老娘怎地做个方便，教他和我厮会则个。」虔婆道：「你只在我房里，我叫女儿来。」张顺在灯影下张时，却正是截江鬼张旺。近来这厮，但是江中寻得些财，便来他家使。张顺见了，按不在火起；再细听时，只见虔婆安排酒食在房里，叫巧奴相伴张旺。张顺本待要抢入去，却又怕弄坏了事，走了这贼。约莫三更时分厨下两个使唤的也醉了；虔婆东倒西歪，却在灯前打醉眼子。张顺悄悄开了房门，折到厨下，见一把厨刀，油晃晃放在灶上；看这虔婆倒在侧首板凳上。张顺走将入来，拿起厨刀先杀了虔婆；要杀使唤的时，原来厨刀不甚快，砍了一个人，刀口早倦了。那两个正待要叫，却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边，绰起来一斧一个，砍杀了。房中婆娘听得，慌忙开门，正迎著张顺，手起斧落，劈胸膛砍翻在地。张旺灯影下见砍翻婆娘，推开後窗，跳墙便走。张顺懊恼无及，忽然想著武松自述之事，随即割下衣襟，沾血去粉墙写道：「杀人者，我安道全也！」一连写了数十余处。捱到五更将明，只听得安道全在房里酒醒，便叫「我那人。」张顺道：「哥哥不要做声，我教你看那人！」安道全起来，看见四处死尸，吓得浑身麻木，颤做一团。张顺道：「哥哥，你再看你写的麼？」安道全：「你苦了我也！」张顺道：「只有两条路，从你行。若是声张起来，我自走了，哥哥却

用去偿命；若还你要没事，家中取了药囊，连夜迳上梁山泊，救我哥哥：这两件，随你行！」安道全道：「兄弟！你忒这般短命见识！」趁天未明，张顺卷了盘缠，同安道全回家，开锁推门，取了药；出城来，迳到王定六酒店里。王定六接著，说道：「昨日张旺从这里走过，可惜不遇见哥哥。」张顺道：「我也曾遇见那厮，可惜措手不及。正是要干大事，那里且报小讎。」说言未了，王定六报道：「张旺那厮来也！」张顺道：「且不要惊他，看他投那里去！」只见张旺去滩头看船。王定六叫道：「张大哥，你留船来载我两个亲眷过去。」张旺道：「要趁船，快来！」王定六报与张顺道：「安兄，你可借衣与小弟穿，小弟衣裳却换与兄长穿了，才去趁船。」安道全道：「此是何意？」张顺道：「自有主张，兄长莫问。」安道全脱下衣服与张顺免穿了；张顺戴上头巾，遮尘暖笠影身；王定六取了药囊。走到船边，张旺拢船傍岸，三个人上船。张顺爬入後梢，揭起板，板刀尚在；悄然拿了，再入船舱里。张旺把船摇开，咿哑之声，又到江心里面。张顺脱去上盖，叫一声「梢公快来！你看船舱里有血迹！」张旺道：「客人休要取笑。」一头说，头钻入舱里来；被张顺搭地揪住，喝一声：「强贼！认得前日雪天趁船的客人麽！」张旺看了，做声不得。张顺喝道：「你这厮谋了我一百两黄金，又要害我性命！你那个瘦後生那里去了？」张旺道：「好汉，小人见金子多了，怕他要分，我便少了；因此杀死，丢入江里去了。」张顺道：「你这强贼！老爷生在浔阳江边，长在小孤山下，做卖鱼牙子，天下传名！只因闹了江州，占住梁山泊里，随从宋公明，纵横天下，谁不惧我！你这厮骗我下船，缚住双手，丢下江心，不是我会识水时，却不送了性命！今日冤讎相见，饶你不得！」就势只一拖，提在船舱中，取才船索把手脚涂马攒蹄捆缚做一块，看著那扬子大江，直丢下去，喝一声道：「也免了你一刀！」王定六看了，十分叹息。张顺就船内搜出前日金子并零碎银两，都收拾包裹里，三人棹船到岸，对王定六道：「贤弟恩义，生死难忘！你若不弃，便可同父亲收拾起酒店，赶上梁山泊来，一同归顺大义，未知你心下如何？」王定六道：「哥哥所言，正合小弟之心。」说罢分别。张顺和安道全换转衣服，就北岸上路。王定六作辞二人，复上小船，自摇回家，收拾行李赶来。且说张顺与同安道全下得北岸，背了药囊，移身便走。那安道全是个

文墨的人，不会走路；行不得三十余里，早走不动。张顺请入村店，买酒相待。正吃之间，只见外面一个客人走到面前，叫声：「兄弟，如何这般迟误！」张顺看时，却是神行太保戴宗，扮做客人赶来。张顺慌忙教与安道全相见了，便问宋公明哥哥消息。戴宗道：「目今宋哥哥神思昏迷，水米不进，看看待死！」张顺闻言，泪如雨下。安道全道：「皮肉血色如何？」戴宗答道：「肌肤憔悴，终夜叫唤，疼痛不止，性命早晚难保！」安道全道：「若是皮肉身体得知疼痛，便可医治；只怕误了日期。」戴宗道：「这个容易。」取两个甲马，拴在安道全腿上。戴宗自背了药囊，分付张顺：「你自慢来，我同太医前去。」两个离了村店，作起神行法，先去了。且说这张顺在本处村店里一连安歇了两三，日只见王定六背了包裹，同父亲，果然过来。张顺接见，心中大喜，说道：「我专在此等你。」王定六大惊道：「哥哥何由得还在这里？那安太医何在？」张顺道：「神行太保戴宗接来迎著，已和他先行去了。」王定六却和张顺并父亲一同起身，投梁山泊来。且说戴宗引著安道全，作起神法，连夜赶到梁山泊；寨中大小头领接著，拥到宋江卧榻内，就床上看时，口内一丝两气。安道全先诊了脉息，说道：「众头领休慌，脉体无事。身躯虽是沉重，大体不妨。不是安某说口，只十日之间，便要复旧。」众人见说，一齐便拜。安道全先把艾培引出毒气，然後用药：外使敷贴之饵，内用长托之剂。五日之间，渐渐皮肤红白，肉体滋润。不过十日，虽然疮口未完，却得饮食如旧。只见张顺引著王定六父子二人，拜见宋江并众头领，诉说江中被劫，水上报冤之事。众皆称叹：「险些误了兄长之患！」宋江才得病好，便又对众洒泪，商量要打大名，救枝卢员外，石秀。安道全谏道：「将军疮口未完，不可轻动；动则急难痊可。」吴用道：「不劳兄长挂心，只顾自己将息，调理体中元气。吴用虽然不才，只就目今春初时候，定要打破大名城池，救取卢员外，石秀二人性命，擒拿淫妇奸夫，以满兄长报仇之意。」宋江道：「若得军师真报此仇，宋江虽死瞑目！」吴用便就忠义堂上传令。有分教：大名城内，变成火窟枪林；留守司前，翻作尸山血海。正是：谈笑鬼神皆丧胆，指挥豪杰尽倾心。毕竟军师吴用怎地去打大名，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话说吴用对宋江道：「今日幸喜得兄长无事，又得安太医在寨中看视贵疾，此是梁山泊万千之幸。比及兄长卧病之时，小生累累使人去大名探听消息，梁中书昼夜忧惊，只恐俺军马临城。又使人直往大名城里城外并处遍贴无头告示，晓谕居民勿得疑虑：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大军到郡，自有对头：因此，梁中书越怀鬼胎。又闻蔡太师见说降了关胜，天子之前更不敢提：只是主张招安，大家无事，因累累寄书与梁中书，教且留卢俊义，石秀二人性命，好做手脚。」宋江见说，便要催趲军马下山去打大名。吴用道：「即令冬尽春初，早晚元宵节近。大名年例大张灯火。我欲趁此机会，先令城中埋伏，外面驱兵大进，里应外合，可以破之。」宋江道：「此计大妙！便请军师发落。」吴用道：「为头最要紧的是城中放火为号。你众兄弟中谁敢与我去城中放火？」只见阶下走过一人道：「小弟愿往。」众人看时，却是鼓上蚤时迁。时迁道：「小弟幼年间曾到大名，城内有楼，唤做翠云楼，楼上楼下大小有百十个阁子。眼见得元宵之夜必然喧哄。小弟潜地入城，到得元宵节夜，只盘去翠云楼上，放起火来为号，军师可自调遣人马入来。」吴用道：「我心正待如此。你明白天晓，先下山去。只在元宵夜一更时候，楼上放起火来，便是你的功劳。」时迁应允，得令去了。吴用次日却调解珍，解宝扮做户去大名城内官员府里献纳野味；正月十五夜间，只见火起为号，便去留守司截住报事官兵。两个得令去了。再调杜迁，宋万，扮做卖米客人，推辆车子，去中宿歇；元宵夜，只看号起时，却来先夺东门。两个得令去了。再调孔明，孔亮扮做仆者前去大名城内闹市里房檐下宿歇，只看楼前火起，便要往来接应。两个得令去了。再调李应，史进扮做客人去大名东门外安歇，只看城中号火起时，先斩把门军士，夺下东，好做出路。两个得令去了。再调鲁智深，武松扮做行脚僧前去大名城外庵院挂搭，只看城中号火起时，便去南门外截住大军，冲击去路。两个得令去了。再调邹渊，邹润扮做卖灯客人直往大名城中寻客店安歇，只看楼中火起，便去司狱司前策应。两个得令去了。再调刘唐，杨雄扮做公人直去大名

州衙前宿歇，只看号火时，便去截住一应报事人员，令他首尾不能救应。两个得令去了。再调公孙胜先生扮做云游道人，却教凌振扮做道童跟著，将带风火轰天等数百个，直去大名城内净处守待，只看号火起时施救。两个得令去了。再调张顺跟随燕青从水门里入城，逢奔卢员外家单捉淫扫奸夫。再调王矮虎，孙新，张青，扈二娘，顾大嫂，孙二娘扮做三对村里夫妇内城看灯，寻至卢俊义家中放火。再调柴进带回乐和，扮做军官，直去蔡节级家中，要解救二人性命。众头领俱各得令去了。此是正月初头。不说梁山泊好汉依次各各下山进发。且说大名梁中书唤过李成，闻达，王太守等一千官员商议放灯一事。梁中书道：「年例城中大张灯火，庆贺二宵，与民同乐，全似东京体例；如今被梁山泊贼人两次侵境，只恐放灯因而惹祸。下官意欲往歇放灯，你众官心下如何计议？」闻达便道：「想此贼人潜地退去，没头告示乱贴，此是计穷，必无立意，相公何必多虑？若还今年不放灯时，这厮们细作探知，必然被他耻笑。可以传下钧旨晓示居民：比上年多设花灯，添扮社火，市中心添搭两座鳌山，依照东京体例，通宵不禁，十三至十七，放灯五夜。教府尹点视居民勿令缺少；相公亲自行春，务要与民同乐。闻某亲领一彪军马出城，去飞虎峪驻扎，以防贼人奸计；再著李都监亲引铁马军，城巡逻，勿令居民惊扰。」梁中书见说大喜。众官商议已定，随即出榜晓谕居民。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头一个大郡；冲要去处却有诸路买卖，云屯雾集，只听放灯。都来赶趁。在城坊隅巷陌该管厢官每日点视，只得装扮社火；豪富之家催促悬挂花灯。远者三二百买，近者也过百十里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将灯到城货卖。家家门前扎起灯棚，都要赛挂好灯，巧样烟火；户内缚起山棚，摆放五色屏风炮灯，四边都挂名人书画并奇异骨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都要点灯。大名府留守司州桥边搭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红黄大龙两条，每片鳞甲上点灯一盏，口喷净水。去州桥河内周围上下点灯不计其数。铜佛寺前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青龙一条，周回也有千百盏花灯。翠云楼前也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著一条白龙，四面灯火，不计其数。原来这座酒楼，名贯河北，号为第一；上有三檐滴水，雕梁绣柱，极是造得好；楼上楼下，有百十处阁子，终朝鼓乐喧天，每日笙歌聒耳。城中各处宫观寺院佛殿法堂中，各设

灯火，庆贺丰年。三瓦两舍，更不必说。那梁山泊探细人，得了这个消息，报上山来。吴用得知大喜，去对宋江说知备细。宋江便要亲自领兵去打大名。安道全谏曰：「将军疮口未完，切不可轻动；稍若怒气相侵，实难痊可。」吴用道：「小生替哥哥走一遭。」随即与铁面孔目裴宣点拨八路军马：第一队，大刀关胜引领宣赞，郝思文为前部，镇三山黄信在後策应，都是马军。第二队，豹子头林冲引领五麟，邓飞为前部，小李广花荣在後策应，都是马军。第三队，双鞭呼延灼引领韩滔，彭圯为前部，病尉迟孙立在後策应，都是马军。第四队，霹雳火秦明引领欧鹏，燕青为前部，跳涧虎陈达在後策应，都是马军。第五队调步军师头领没遮拦穆弘将引杜兴，郑天寿。第六队，步军头领黑旋风李逵将引李立，曹正。第七队，步军头领插翅虎雷横将引施恩，穆春。第八队，步军头领混世魔王樊瑞，将引项充，李衮。这八路马步军兵，各自取路即今便要起行，毋得时刻有误。正月十五日，二更为期，都要到大名城下。马军步军一齐进发。那八路人那依令下山。其余头领尽跟宋江保守山寨。且说时迁越墙入城，城中客店内却不著单身客人。他自由的街上闲走，到晚来东岳庙神座底下安身。正月十三日，却在城内往来观看那搭缚灯棚，悬挂灯火。正看之间，只见解珍，解宝挑著野味，在城中往来观看；又撞见杜迁，宋万两个从瓦子里走将出来。时迁当日先去翠云楼上打一个尖，只见孔明披著头发，身穿羊皮破衣，右手拄一条杖子，左手拿个碗，腌腌，在那里求乞，见了时迁，打抹他去背说话。时迁道：「哥哥，你这般一个汉子，红红白白皮面，不像叫化的。城中做公的多，倘或被你看破，须误了大事。哥哥可以躲闪回避。」说不了，又见个丐者从墙边来；看时，却是孔亮。时迁道：「哥哥，你又露出雪也似白面来，亦不像忍饥受饿的人；这般模样，必然决撒！」却才道罢，背後两个人，劈角儿揪住，喝道：「你们做得好事！」回头看时，却是杨雄，刘唐。时迁道：「你惊杀我也！」杨雄道：「都跟我来。」带去僻静处理怨道：「你三个好分晓！却怎地在那里说话？倒是我两个看见；倘若被他眼明手快的公人看破，却不误了大事？我两个都已见了，弟兄们不必再上街去。」孔明道：「邹渊，邹闰昨日街上卖灯，鲁智深，武松已在城外庵里。再不必多说，只顾临期各自行事。」五个说了，都出到一个寺前。正

撞见一个先生，从寺里出来。众人抬头看时，却是入云公孙胜；背後凌振，扮作道童跟著。七个人都点头会意，各自去了。看看相近上元。梁中书先令大刀闻达将引军马出城，去飞虎峪驻扎，以防贼寇。十四日，却令李天王李成亲引铁骑马军五百，全副披挂，城巡视。次日正是月十五日。是日好生晴明，梁中书满心欢喜。未到黄昏，一轮明月却涌上来，照得六街三市，熔作金银一片。士女挨肩叠背。烟火花炮比前越添得盛了。是晚，节级蔡福分付教兄弟蔡庆看守著大牢，「我自回家看看便来。」方才进得家门，只见两个人闪将入来，前面那个军官打扮，後面仆者模样。灯火之下看时，蔡福认得是小旋风柴进，後面的却不晓得是铁叫子乐和。蔡节级便请入里面去，现成杯盘，随即管待。柴进道：「不必赐酒。在下到此，有件紧事相央。卢员外，石秀全得足下相觑，称谢难尽。今晚小子欲就大牢里，赶此元宵热闹，看望一遭。望你相烦引进，休得推却。」蔡福是个公人，早猜了八分；欲待不依，诚恐打破城池，都不见了好处，又陷了老小一家性命；只得担著血海的干系，便取些旧衣裳，教他两个换了，也扮做公人，换了巾帻；带柴进，乐和迳奔牢中去了。初更左右，王矮虎，一丈青，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三对儿村里夫妇，乔乔画画，装扮做乡村人，挨在人丛里，便入东门去了；公孙胜带同凌振，挑著荆菱，去城隍庙里廊下坐地；（这城隍庙只在州衙侧边。）邹渊，邹润挑著灯在城中闲走；杜迁，宋万各推一辆车子，迳到梁中书衙前，闪在人闹处；（原来梁中书衙只在东门里大街住。）刘唐，杨雄，各提著水火棍，身边都自有暗器，来州桥上两边坐定；燕青领了张顺，自从水门里入城，静处埋伏：都不在话下。不移时，楼上鼓打二更。却说时迁挟著一个篮儿，里面都是硫磺，焰硝，（放火的药头，）篮儿上插朵闹蛾儿走入翠云楼後；走上楼去，只见阁子内，吹笙箫，动鼓板，掀云闹社，子弟们闹闹嚷嚷，都在楼上打哄赏灯。时迁上到楼上，只做卖闹蛾的，各去阁子里去看。撞见解珍，解宝，拖著钢叉，叉上挂著兔儿，在阁子前走。时迁便道：「更次到了。怎生不见外面动掸？」解珍道：「我两个方才在楼前，见探马过去，多管兵马到了。你只顾去行事。」言犹未了，只见楼前都发起喊来，说道：「梁山泊军马到西门外了！」解珍分付时迁：「你自快去！我自去留守司前接应！」奔到

留守司前，只见败残军马一齐奔入城来，说道：「闻大刀吃了寨也！梁山泊贼寇引军都到城下也！」李成正在城上巡逻，听见说了，飞马来到了留守司前，教点军兵，分付闭上城门，守护本州。却说王太守亲自随从百余人，长枷铁锁，在街镇压；听得报说这话，慌忙回留守司前。却说梁中书正在衙前醉了闲坐，初听报说，尚自不甚慌；次後没半个更次，流星探马接连报来，吓得一言不吐，单叫：「备马！备马！」说言未了，只见翠云楼上烈焰冲天，火光夺目，十分浩大。梁中书见了，急上得马，却待要去看时，只见两条大汉，推两辆车子，放在当路，便去取盏挂的灯来，望车子点著，随即火起。梁中书要出东门时，两条大汉口称：「李应，史进在此！」手捻朴刀，大踏步杀来。把门官军吓得走了，手边的伤了十数个。杜迁，宋万却好接著出来，四个合做一处，把住东门。梁中书见不是头势，带领随行伴当，飞奔南门。南门传说道：「一个胖大和尚。轮动铁禅杖：一个虎面行者，掣出双戒刀；发喊杀入城来！」梁中书回马，再到留守司前，只见解珍，解宝，手捻钢叉，在那里东冲西撞；急待回州衙，不敢近前。王太守却好过来，刘唐，杨雄两条水火棍齐下，打得脑浆迸流，眼珠突出，死於街前；虞侯押番，各逃残生去了。梁中书急急回马奔西门，只听得城隍庙里火炮齐响，轰天震地。邹渊，邹闰，手拿竹竿，只顾就檐下放起火来；南瓦子前，王矮虎，一丈青杀将过来；孙新，顾大嫂身边掣出暗器，就那里协助；铜佛寺前，张青，孙二娘入去，爬上鳌山，放起火起。此时大名城内百姓黎民，一个个鼠窜狼奔，一家家神号鬼哭，四下里十数处火光冲天，四方不辨。却说梁中书奔到西门。接著李成军兵，急到南门城上，勒住马在鼓楼上看时，只见城下军马摆满，旗号写「大刀关胜」，火焰光中，抖擞精神，施逞骁勇；左有韩滔，右有彭圯，黄信在後催动人马，雁翅般横杀将来，已到门下。梁中书出不得城去，和李成躲至北门城下，望见火明亮，军马不知其数，却是豹子头林冲，跃马横枪，左有马麟，右有邓飞，花荣在後催动人马，飞奔将来。再转东门，一连火把丛中，只见没遮拦穆弘，左有杜兴，右有郑天寿，三筹好汉当先，手捻朴刀，引领一千余人，杀入城来。梁中书逢奔南门，舍命夺路而走。吊桥边火把齐明，只见黑旋风李逵，左有李立，右有曹正，李逵浑身脱剥，手拿双斧，从城濠

里飞杀过来；李立，曹正，一齐俱到。李成当先，杀开条血路，奔出城来，护著梁中书便走。只见左手下杀声震响，火把丛中，军马无数，却是双鞭呼延灼，拍动坐下马，舞动手中鞭，迳抢梁中书。李成手举双刀，前来迎敌。那时李成无心恋战，拨马便走。左有韩滔，右有彭圯，两肋里撞来，孙立在後催动人马，并力杀来。正斗间，背後赶上小李广花荣，拈弓搭箭，射中李成副将，翻身落马。李成见了，飞马奔走。未及半箭之地，只见右手下锣鼓乱鸣，火光夺目，却是霹雳火秦明，跃马舞棍，引著燕顺，欧鹏，背後陈达，又杀将来。李成浑身是血，且走且战，护著梁中书，冲路而去。话分两头。却说城中之事。宋万去杀梁中书一门良贱。刘唐，杨雄去杀王太守一家老小。孔明，孔亮已从司狱司後墙爬将入去。邹渊，邹闰却在司狱司前接住往来之人。大牢里柴进，乐和看见号起了，便对蔡福，蔡庆道：「你弟兄两个见也不见？更待几时？」蔡庆在门边看时，邹渊，邹闰便撞开牢门，大叫道：「梁中泊好汉全夥在此！好好送出卢员外，石秀哥哥来！」蔡庆慌忙报蔡福时，孔明孔亮早从牢屋上跳将下来。不由他兄弟两个肯与不肯，柴进身边取出器械，便去开枷，放了卢俊义，石秀。柴进说与蔡福：「你快跟我去家中保护老小！」一齐都出牢门来。邹渊，邹闰接著，合做一处。蔡福，蔡庆跟随柴进，来家中保全老小。卢俊义将引石秀，孔明，孔亮，邹渊，邹闰，五个兄弟，迳奔家中来捉李固，贾氏。却说李固听得梁山泊好汉引军马入城，又见四下里火起，正在家中有些眼跳，便和贾氏商量，收拾了一包金珠细软背了，便出门奔走。只听得排门一带都倒，正不知多少人抢将入来。李固和贾氏慌忙回身，便望里面开了後门，走过墙边，迳投河下来寻躲避处。只见岸下张顺大叫：「那婆娘走那里去！」李固心慌，便跳下船中去躲；却待攢入舱里，又见一个人伸出手来，劈髻儿揪住，喝道：「李固！你认得我麼？」李固听得是燕青声音，慌忙叫道：「小乙哥！我不曾和你有甚冤讎。你休得揪我上岸！」岸上张顺早把婆娘挟在肋下，拖到船边。燕青拿了李固，都望东门来了。再说卢俊义奔到家中，不见李固和那婆娘，且叫众人把应有家私金银财宝都搬来装在车子上，往梁山泊给散。却说柴进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资老小，同上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柴进见说，便去寻军师吴用。

比及寻著，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时，城中将及损伤一半。当时天色大明，吴用，柴进在城内鸣金收军。众头领却接著卢俊义外并石秀都到留守司相见，备说牢中多亏蔡福，蔡庆弟兄两个看觑，已逃得残生。燕青，张青早把李固，贾氏解来。卢俊义见了，且教燕青监下，自行看管，听候发落，不在话下。再说李成保护梁中书出城逃难，正撞著闻达领著败残军马回来，合兵一处，投南便走。正走之间，前军发起喊来，却是混世魔王樊瑞，左有项充，右有李衮，三筹步军好汉，舞动飞刀，飞枪，直杀将来：背後又是插翅虎雷横将引施恩，穆春各引一千步军，前来截住退路。正是：狱囚遇赦重回禁，病客逢医又上床。毕竟梁中书一行人马怎地结煞，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宋江赏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话说当下梁中书，李成，闻达慌速合得败残军马，投南便走。正行之间，又撞著两队伏兵，前後掩杀。李成，闻达护著梁中书，并力死战，撞透重围，逃得性命，投西一直去了。樊瑞引项充，李衮追赶不上，自与雷横、施恩、穆春等大名府里听令。再说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灭了火；梁中书李成闻达王太守各家老小，杀的杀了，走的走了，也不来追究；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应有金银宝物都装载上车；又开仓廩，将粮米济满城百姓了，余者亦装载上车，将梁山泊贮用；号令众头领人马都皆完备，把李固、贾氏钉在陷车内。将军马标拨作三队梁山泊来，却叫戴宗先去报宋公明。未江会集诸将，下山迎接，都到忠义堂上。宋江见了卢俊义，纳头便拜。卢俊义慌忙答礼。宋江道：『宋江不揣，欲请员外上山同聚大义，不想却陷此难，几致倾送，寸心如割。皇天垂佑，今日再得相见！』卢俊义拜谢道：『上托兄长虎威，下感众头领义气，齐心并力，救拔贱体，肝脑涂地，难以报答！』便请蔡福、蔡庆拜见宋江，言说：『在下若非此二人，安得残生到此！』当下宋江要卢员外坐第一把交椅。卢俊义大惊道：『卢某是何等人，敢为山寨之主？但得与兄长执鞭随镫，做一小卒，报答救命之恩，实为万幸！』宋江再三拜请。卢

俊义那里肯坐。只见李逵叫道：『哥哥偏不直性！前日肯坐坐了，今日又让别人！这把鸟交椅便真个是金子做的？只管让来让去，不要讨我杀将起来！』宋江大喝道：『你这厮！....』卢俊义慌忙拜道：『若是兄长苦苦相让，著卢某安身不牢。』李逵又叫道：『若是哥哥做皇帝，卢员外做个丞相，我们今日都住在金殿里，也值得这般鸟乱；无过只是水泊子里做个强盗，不如仍旧了罢！』宋江气得话说不出。吴用劝道：『且教卢员外东边耳房安歇，宾客相待；等日後有功，却再让位。』宋江方才住了，就叫燕青一处安歇，另拨房屋，叫蔡福，蔡庆安顿老小。关胜家眷，薛永已取到山寨。宋江便叫大设筵宴，犒赏马步水三军，令大小头目并众喽罗军健各自成团作队去吃酒。忠义堂上，设宴庆贺；大小头领，相谦相让，饮酒作乐。卢俊义起身道：『淫妇奸夫，擒捉在此，听候发落。』宋江道：『我正忘了，叫他两个过来！』众军把陷车打开，拖在堂前，李固绑在左边将军柱上，贾氏绑在右边将军上。宋江道：『休问问这厮罪恶，请员外自行发落。』卢员外拿短刀，自下堂来，大骂泼妇贼奴，就将二人剖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弃尸首，上堂来拜谢众人。众头领尽皆作贺，称赞不已。且不说梁山泊大设筵宴，犒赏马步三军，却说大名梁中书探听得梁山泊军马退去，再和李成，闻达，引领败残军马入城来看觑老小时，十损八九，众皆号哭不已。比及邻郡起军追赶梁山泊人马时，已自去得远了，且教各自收军。梁中书的夫人躲在後花园中逃得性命，便叫丈夫写表申奏朝廷；写书教太师知道，早早调兵遣将，剿除贼寇报仇。抄写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中伤者不计其数；各部军马总折却三万有余。首将了奏文密书上路，不则一日，来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报，太师教唤入来。首将直至节堂下拜见了，呈上密书申奏，诉说打破大名，贼寇浩大，不能抵敌。蔡京初意亦欲苟且招安，功归梁中书身上，自己亦有荣宠，今日事体败坏，难以遮掩，便欲主战，因大怒道：『且教首将退去！』次日五更，景阳钟响，待漏院中集文武群臣，蔡太师为首，直临玉阶，面奏道君皇帝。天子览奏大惊。有谏议大夫赵鼎出班奏道：『前者往往调兵征剿，皆折兵将，盖因失其地利，以致如此。以臣愚意：不若降赦罪招安，诏取赴阙，命作良臣，以防边境之害。』蔡京听了大怒，喝叱道：『汝为谏议大夫，反灭朝廷纲纪，猖獗小人！』

罪合赐死！」天子道：「如正，目下便令出朝。」当下革了赵鼎官爵，罢为庶人。当朝谁敢再奏。天子又问蔡京道：「似此贼势猖獗，可遣谁人剿捕？」蔡太师奏道：「臣量这等草贼，安用大军？臣举凌州有二将：一人姓单名延，一人姓魏名定国：现任本州团练使。伏乞升下圣旨，星夜差人调此一枝人马，克日扫清山泊。」天子大喜，随即降写符著枢密院调遣。天子驾起，百官退朝。众官暗笑。次日，蔡京会省院差捧圣旨符投凌州来。再说宋江水浒寨内将大名所得的府库金宝钱物给赏与马步三军，连日杀牛宰马，大排筵宴，庆赏卢员外；虽无凤烹龙，端的肉山酒海。众头领酒半酣，吴用对宋江说道：「今为卢员外打破大名，杀损人民，劫掠府库，赶得梁中书等离城逃走，他岂不写表申奏朝廷？况他丈人是当朝太师，怎肯干罢？必然起军发马来征讨。」宋江道：「军师所虑，最为得理。何不使人连夜去大名探听虚实，我这里好做准备？」吴用笑道：「小人已差人去了，将次也。」正在筵会之间，商议未了，只见原差探事人到来，说：「大名府梁中书果然申奏朝廷，要调兵征剿。有谏议大夫赵鼎，奏请招安，致被蔡京喝骂，削了赵鼎官职。如今奏过天子，差人往凌州调遣单延，魏定国两个团练使，起州军马前来征讨。」宋江便道：「似此如何迎敌？」吴用道：「等他来时，一发捉了！」关胜起身道：「关胜自从上山，深感仁兄厚待，从不曾出得半气力。单延、魏定国，蒲城多曾相会。久知单延那厮善用「决水浸兵之法，」人皆称为「圣水将军」，魏定国这厮精熟「火攻之法，」上阵专用火器取人，因此呼为「神火将军」。小弟不才，愿借五千军兵，不等他二将起行，先在凌州路上接住。他若肯降时，带上山来；若不肯降，必当擒来奉献兄长，亦不须用众领张了挟矢，费力劳神。不知尊意若何？」宋江大喜，便叫宣赞、郝文二将就跟著一同前去。关胜带了五千军马，来日下山。次早，宋江与众头领在金沙滩寨前饯行，关胜三人引兵去了。众头领到忠义堂上，吴用便对宋江说道：「关胜此去，未保其心；可以再差良将，随后监督，就行接应。」宋江道：「吾观关胜，义气凛然，始终如一，军师不必多疑。」吴用道：「只恐他比不似兄长之心；可叫林，杨志领兵，孙立，黄信为副将，带领五千人马，随即下山。」李逵便道：「我也去走一遭。」宋江道：「此一去用你不著，自有良将建功。」李

逵道：『兄弟若闲，便要生病；若不叫我去时，独自也要去走一遭！』宋江喝道：『你若不听我的军令，割了你头！』李逵见说，闷闷不已，不堂去了。不说林，杨志领兵下山接应关胜。次日，只见小校来报：『黑旋风李逵，昨夜二更，拿了两把板斧，不知那里去了。』宋江见报，只叫得苦：『是我夜来冲撞了他这几句言语多管是投别处了！』吴用道：『兄长，非也：他虽卤，义气倒重，不到得投别处去。多管是过两日便来。兄长放心。』宋江心慌，先使戴宗去赶；後著时迁、李云、乐和、王定六四个首将分四路去寻。且说李逵是夜提著两把斧下山，抄小路迳投凌州去，一路上自寻思道：『这两个鸟将军，何消得许多军马征他！我且抢入城中，一斧一个，都砍杀了，也教哥哥吃一惊！也和他们争得一口气！』走了半日，走得肚饥，把腰里摸一摸，原来仓慌下山，不曾带得盘缠，寻思道：『多时不曾做买卖，只得寻个鸟出气的！』正走之间，看见路旁一个酒店，李逵便入去里，连打了三角酒，二斤肉吃了，起身便走。酒保拦住讨钱。李逵道：『待我前头去寻得些买卖，却把来还你。』说罢，便动身。只见外面走入彪形大汉来，喝道：『你这黑厮好大胆！谁开的酒店。你来白吃，不肯还钱！』李逵睁眼道：『老爷不楝那里只是白吃！』那汉道：『我对你说时，惊得你尿流屁滚！老爷是梁山泊好汉韩伯龙的便是！本钱都是宋江哥哥的！』李逵听了暗笑：『我山寨里那里认得这个鸟人！』原来韩伯龙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要来上梁山泊入夥，却投奔了旱地忽律朱贵，要他引见宋江；因是宋公明发背疮在寨中，又调兵遣将。多忙少闲，不曾见得，朱贵权且教他在村中卖酒。当时李逵在腰间拔出一把斧，看著韩伯龙道：『把斧头为当。』韩伯龙不知是计，舒手来接，被李逵手起，望面门上只一斧，地砍著。可怜韩伯龙不曾上得梁山，死在李逵之手！两三个火家，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望深村里走了。李逵就地下掳掠盘缠，放火烧了草屋，望凌便走。行不得一日，正走之间，官道傍边，只见走过一条大汉，直上直下相李逵。李逵见那人看他，便道：『你那厮看柁爷怎地？』那汉便答道：『你是谁的老爷？』李逵便抢将入来。那汉子手起一拳，打个塔墩。李逵寻思道：『这个汉子倒使得好拳！』坐在地下，仰著脸，问道：『你这汉子姓甚名谁？』那汉道：『老爷没姓，要厮打便和你厮打！你敢起来！』

李逵大怒，正待跳将起来，被那汉子，肋窝里只一脚，又踢了一交。李逵叫道：『赢你不得！』爬将起来便走。那汉叫住问道：『这黑汉子，你姓甚名谁？那里人氏？』李逵道：『今日输与你，不好说出。又可惜你是条好汉，不忍瞒你：梁山伯黑旋风李逵的便是我！』那汉道：『你端的是不是？不要说慌。』李逵道：『你不信，只看我这两把斧。』那汉道：『你既是梁山泊好汉，独自一个投里去？』李逵道：『我和哥哥别口气，要投凌州去杀那姓单姓魏的两个！』那汉道：『我听得你梁山泊已有军马去了。你且说是谁？』李逵道：『先是大刀关胜，随后便是豹子头林，青面兽杨志领军策应。』那汉听了，纳头便拜。李逵道：『你便与我说罢，端的姓甚名谁？』那汉道：『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祖传三代，相扑为生，却才手脚，父子相传，不教徒弟。平生最无面目，到处投人不著；山东，河北都叫我做没面目焦挺。近日打听得寇州地面有座山，名为枯树山；山上有个强人，平生只好杀人，世人把他比做丧门神，姓鲍，旭。他在那山里打家劫舍。我如今待要去那里入夥。』李逵道：『你有这本事，如何不来投奔俺哥哥宋公明？』焦挺道：『我多时要奔大寨入夥，却没条门路。今日得遇兄长，愿随哥哥。』李逵道：『我和宋公明哥哥争口气下了山来，不杀得一个人，空著双手，怎地回去？你和我去枯树山，说了鲍旭同去凌州，杀得单，魏二将，便好回山。』焦挺道：『凌州一府城池，许多军马在彼，我和你只两个，便有十分本事，也不济事，枉送了性命；不如单去枯树山说了鲍旭，且去大寨入夥，此为上计。』两个正说之间，背後时迁赶将来，叫道：『哥哥忧得你苦，便请回山。如今分四路去赶你也！』李逵引著焦挺且教与时迁厮见了。时迁回山：『宋公明哥哥等你。』李逵道：『你且住！我和焦挺商量了：先去枯树山说了鲍旭，方才回来。』时迁道：『使不得；哥哥等你，即便回寨。』李逵道：『你若不跟我去，你自先回寨报与哥哥知道，我便回也。』时迁惧怕李逵，自回山寨去了。焦挺却和李逵自投寇州来，望枯树山去了。话分两头，却说关胜与同宣赞，郝思文引领五千军马来，相近凌州。太守接得东京调兵的旨并蔡太师付，随请兵马团练单延，魏定国商议。二将受了付，随即选点军兵，关领器械，拴束鞍马，整顿粮草，指日起行。忽闻报说：『蒲东大刀关胜引军到来侵犯本州。』单廷、魏定国听得，大怒，便

收拾军马，出城迎敌。两军相迎，旗鼓相望。门旗下关胜出马。那边阵内，鼓声响处，转出一员将来，戴一顶浑铁打就四方铁帽，顶上撒一颗斗来大小黑缨；披一付熊皮砌就嵌缝沿边乌油铠甲，穿一领皂罗绣就点翠团秃袖征袍；著一双斜皮踢蹬嵌线云跟靴；系一条碧钉就叠胜狮蛮带；一张一壶箭；骑一匹深乌马，使一条黑杆枪；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北方毒县旗，上书七个银字：『圣水将军单廷。』又见这边鸾铃响处，又转出一员将来，戴一顶红缀嵌点金束发盔，顶卜撒二把扫长短赤缨；披一副摆连吞兽面狻猊铠；穿一领绣云霞飞怪兽绛袍，著一双刺麒麟间翡翠云缝锦跟靴；带一张描金雀画宝雕弓；悬一凤翎凿山狼牙箭，骑坐一匹胭脂马；手使一口熟钢刀；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南方红绣旗，上书七个银字，『神火将军魏定国。』两员虎将一齐出到阵前，关胜见了，在马上说道：『二位将军，别来久矣。』单廷，魏定国大笑，指著关胜骂道：『无才小辈，背反狂夫！上负朝廷之恩，下辱祖宗名目，不知廉耻！引军到来，有何理说？』关胜答道：『你二将差矣。目今主上昏昧，奸臣弄权，非亲不用，非雠不弹。兄长宋公明，仁义忠信，替天行道，特令关某招请二位将军。倘蒙不弃，便请过来，同归山寨。』单，魏二将听得大怒，骤马齐出；一个是遥天一朵乌云，一个如近处一团烈火，飞出阵前。关胜却待去迎敌，左手下飞出宣赞，右手下奔出郝思文，两对儿在阵前厮杀。刀对刀，迸万道寒光，枪搠枪，起一天杀气。关胜提刀立在阵前，看了良久，啧啧叹赏不绝。正之间，只见水火二将一齐拨转马头望本阵便走。郝思文，宣赞随即追赶，冲入阵中。只见魏定国转入左边，单廷转过右边。一时宣赞赶著魏定国，郝思文追住单廷。说时迟，那时快；却说宣赞正赶之间，只见四五百步军，都是红旗红甲，一字儿围里将来，挠钩套索。一齐举发，和人连马，活捉去了。再说郝思文追到右边，却见五百来步军，尽是黑旗黑甲，一字儿里转来，脑後一发齐上，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一面把人解入凌州；一面仍率五百精兵转过来。关胜倒吃一惊，举手无措，望後便退。随即单廷、魏定国拍马在背後追来。关胜正走之间，只见前面冲出二将。关胜看时，左有林。右有杨志，从两肋窝里撞将出来，杀散凌州军马。关胜收住本部残军，与林，杨志相见，合兵一处。随後孙立，黄信一同见了，权且下寨。却说水火二将捉得

宣赞、郝思文，得胜回到城中。张太守接著，置酒作贺；一面教做造陷车，装了二人，差一员偏将，带领三百步军，连夜解上东京，申达朝廷。且说偏将带领三百人马，监押宣赞，郝思文上东京来。迤迤前行，来到一个去处，只见满山枯树，遍地芦芽，一声锣响，撞出一夥强人，当先一个，手双斧，声喝如雷，正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後面带著这个好汉，正是没面目焦挺。两个好汉，引著小喽罗，拦著去路，也不打话，便抢陷车，偏将待要走，背後又撞出一个人来，脸如锅铁，双睛暴露。这个好汉正是丧门神鲍旭。向前把偏将，手起剑，砍下马来。其余人等，撒下陷车，尽皆逃命去了。李逵看时，却是宣赞、郝思文，便问了备细来由。宣赞亦问李逵：『你却怎生在此？』李逵便道：『为是哥哥不肯教我来厮杀，独自个私走下山来，先杀了韩伯龙，後撞见焦挺，引我到此。多承鲍家兄弟一见如故，便如我山上一般接待。却才商议，正欲去打凌州，却有小喽罗，山头上望见夥人马监押车到来。只道是官兵捕盗，不想却是你二位。』鲍旭邀请到寨内，杀牛置酒相等待。郝思文道：『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泊入夥，不若将引本部人马，就同去凌州并力攻打，此为上策。』鲍旭道：『小可与李兄如此商议；足下之言，说得最是。我山寨之中也有三二百匹好马。』带领五七百小喽罗，五筹好汉，一齐来打凌州。却说逃难军士奔回来与张太守，说道：『半路里有强人，夺了陷车，杀了偏将！』单廷魏定国听得大怒，便道：『这番拿著，便在这里施刑！』只听得城外关胜引兵搦战。单廷争先出马，开城门，放下吊桥，引五百黑甲军，飞奔出城迎敌；门旗开处，大骂关胜：『辱国败将！何不就死！』关胜听了，舞刀拍马。两个不到五十余合，关胜勒转马头，慌忙便走单廷随即赶将来。约赶十余里。关胜回头喝道：『你这厮不下马受降，更待何时！』单廷挺枪直取关胜後心。关胜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声『下去！』单廷下马。关胜下马，向前扶起，叫道：『将军恕罪！』单廷惶恐伏地，乞命受降。关胜道：『某在宋公明哥哥面前多曾举你；特来相招二位将军，同义大义。』单廷答道：『不才愿效犬马之力，同共替天行道。』两个说罢，并马而行。林接见二人并马行来，便问其故。关胜不说输赢，答道：『山僻之内，诉旧论新，招请归新，招请归降。』林等众皆大喜。单廷回至阵前，大叫一声，五百黑甲军兵一

过来；其余人马，奔入城中去了，连忙报知太守·魏定国听了，大怒，次日，领起军马，出城交战·单廷与同关胜、林直临阵前·只见门旗开处，神火将军出马，见单廷顺了关胜，大骂：『忘恩背主，不才小人！』关胜微笑，拍马向前迎敌·二马相交，军器并举·两将不到十合，魏定国望本阵便走·关胜却欲要追·单廷大叫道；『将军不可去赶！』关胜连忙勒住战马·说犹未了，凌州阵内早飞出五百火兵，身穿绛衣，手执火器；前後拥出有五十辆火车，车上都装满芦苇引火之物；军士背上各拴铁葫芦一个，内藏硫磺，焰硝，五色烟药；一齐点著，飞抢出来·人近人倒，马遇马伤·关胜军兵四散奔走，退四十余里扎住·魏定国收转军马回城，看见本州烘烘火起，烈烈烟生·原来却是黑旋风李逵同焦挺，鲍旭，带领枯树山人马，却去凌州背後打破北门，杀入城中，劫掠仓库钱粮，放起火来·魏定国知了，不敢入城，慌速回军；被关胜隨後赶上追杀，首尾不能相顾·凌州已失，魏定国只得退走，奔中陵县屯驻·关胜引军马把县四下围住，便令诸将调兵攻打·魏定国闭门不出·单廷便对关胜、林等众位说道：『此人是一勇之夫，攻击得紧，他宁死，必不辱。事宽即完，急难成效·小弟愿往县中，不避刀斧，用好言招抚此人，束手来降，免动干戈·』关胜见说，大喜，随即叫单廷单人马到县·小校报知，魏定国出来相见了·单廷用好言说道：『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乱，天子昏昧，奸臣弄权，我等归顺宋公明，且居水泊；久後奸臣退位，那时去邪归正，未为晚也·』魏定国听罢，沈吟半晌，说道：『若是要我归顺，须是关胜自来请，我便投降；他若是不来，我宁死不辱！』单廷即便上马，回来报与关胜，关胜见说，便道：『关某何足为重，却承将军谬爱？』匹马单刀，别了众人及单廷便去·林谏道：『兄长，人心难忖，三思而行·』关胜道：『旧时朋友，何妨？』直到县衙·魏定国接著，大喜，愿拜投降；同叙旧情，设筵管待；当日带领五百火兵，都来大寨；与林，杨志并众头领俱各相见已了·即便收军回梁山泊来·宋江早使戴宗接著，对李逵说道：『只为你偷走下山，教众兄弟赶了许多路！如今时迁，乐和，李云，王定六四个人先回山去了·我如今先去报知哥哥，免致悬望·』不说戴宗先去了·且说关胜等军马回到金沙滩，水军头领棹船接济军陆续渡过，只见一个人，气急败坏跑将来·众人看

时，却是金毛犬段景住·林便问道：『你和杨林、石勇去北地里买马，如何这等慌速跑来？』段景住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宋江调拨军兵，来打这个去处，重报旧讎，再雪前恨·正是，情知语是钓和线，从顺钓出是非来·毕竟段景住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话说时段景住跑来，对林冲等说道：『我与杨林、石勇前往北地买马，到彼选得壮甯有筋力好毛片骏马，买了二百余匹；回至青州地面，被一夥强人，为头一个唤做「险道神」郁保四，聚集二百余人，尽数把马劫夺，解送曾头市去了！石勇、杨林不知去向。小弟连夜逃来，报知此事。』林冲见说，教且回山寨与哥哥相见了，却商议此事。众人且过渡来，都到忠义堂上，见了宋江。关胜引单廷、魏定国与大小头领俱各相见了。李逵把下山杀了韩伯龙，遇见焦挺、鲍旭，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说了一遍。宋江听罢，又添四个好汉，正在欢喜。段景住备说夺马一事。宋江听了，大怒道：『前者夺我马匹，至今不曾报仇。晁天王的又反遭他射死。今天如此无礼，若不去剿这厮，惹人耻笑不小！』吴用道：『即日春暖无事，正好厮杀取乐。前者天王失其地利，如今必用智取。』且教时迁，他会飞檐走壁，可去探听消息一遭，回来却作商量。』时迁听命去了。无三二日，只见杨林、石勇逃得回寨，备说曾头市史文恭口出大言，要与梁出泊势不两立。宋江见说，便要起兵。吴用道：『再待时迁回报却去未迟。』宋江怒气填胸，要报此讎，片时忍耐不住，又使戴宗飞去打听，立等回报。不过数日，却是戴宗先回来说：『这曾头市要与凌州报讎，欲起军马。见今曾头市口扎下大寨，又在法华寺内做中军帐，数百里遍插旌旗，不知何路可进。』次日，时迁回寨报说：『小弟直到曾头市里面探知备细。见今扎下五个寨栅。曾头市前面，二千余人守住村口。总寨内是教师史文恭执掌，北寨是曾涂与副教师苏定，南寨是次子曾密，西寨是三子曾索，东寨是四子曾魁，中寨是第五子曾升与父亲曾弄守把。这个青州郁保四，身长一丈，腰阔数围，绰号「险道神」，将这

夺的许多马匹都喂养在法华寺内。』 吴用听罢，便教会集诸将一同商议：『既然他设五个寨栅，我这里分调五支军将，可作五路去打。』卢俊义便起身道：『卢某得蒙救命上山，未能报 ；今愿尽命向前，未知尊意若何？』宋江便问吴用道：『员外如肯下山，可屈为前部否？』吴用道：『员外初到山寨，未经战阵，山岭崎岖，乘马不便，不可为前部先锋；别引一支军马，前去平川埋伏，只听中军炮响，便来接应。』宋江大喜，叫卢员外带同燕青，引领五百步军，平川小路听号。再分调五路军马：曾头市正南大寨，差马军头领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副将马麟、邓飞，引军三千攻打；曾头市正东大寨，差步军头领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副将孔明、孔亮，引军三千攻打；曾头市正北大寨，差马军头领青面兽杨志、九纹龙史进，副将杨春、陈达，引军三千攻打；曾头市正西大寨，差步军头领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副将邹渊、邹润，引军三千攻打；曾头市正中总寨，都头领宋公明，军师吴用、公孙胜，随行副将吕方、郭盛、解珍、解宝、戴宗、时迁，领军五千攻打。 合後步军头领黑旋风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副将项充、李衮，引马步军兵五千。其余头领各守山寨。 不说宋江部领五军兵将大进。且说曾头市探事人探知备细，报入寨中。曾长官听了，便请教师史文恭、苏定商议军情重事。史文恭道：『梁山泊军马来时，只是多使陷坑，方才捉得他强兵猛将。这夥草寇，须是这条计，以为上策。』曾长官便差庄客人等，将了锄头铁锹，去村口掘下陷坑数十处，上面虚浮土盖，四下里埋伏了军兵，只等敌军到来；又去曾头市北路也掘下数十处陷坑。 比及宋江军马起行时，吴用预先暗使时迁又去打听。数日之间，时迁回来报说：『曾头市寨南寨北部尽掘下陷坑，不计其数，只等俺军马到来。』 吴用见说，大笑道：『不足为奇！』引军前进，来到曾头市相近。此时日午时分，前队望见一骑马来，项带铜铃，尾拴雉尾；马上一人，青巾白袍，手执短枪。前队望见，便要追赶。吴用止住。便教军马就此下寨，四面掘了濠堑，下了铁蒺藜。传下令去，教五军各自分头下寨，一般掘下濠堑，下了蒺藜。 一住三日，曾头市不出交战。吴用再使时迁扮作伏路小军，去曾头市寨中探听他不知何意；所有陷坑，暗暗地记著离寨多少路远，总有几处。 时迁去了一日，都知备细，暗地使了记号，回报军师。

次日，吴用传令，教前队步军各执铁锄，分作两队；又把粮车，一百有余，装载芦苇乾柴，藏在中军。当晚传令，与各寨诸军头领。来日巳牌，只听东西两路步军先去打寨。再教攻打曾头市北寨的杨志、史进，把马军一字儿摆开，只在那里擂鼓摇旗，虚张声势，切不可进。吴用传令已了。

再说曾头市史文恭只要引宋江军马打寨，便赶入陷坑。寨前路狭，待走那里去？次日巳牌，只听寨前炮响，军兵大队都到南门。次後只见东寨边来报道：『一个和尚轮著铁禅杖，一个行者舞起双戒刀，攻打前後！』史文恭道：『这两个必是梁山泊鲁智深、武松。』却恐有失，便分人去帮助曾魁。只见西寨边，又来报道：『一个长髯大汉，一个虎面大汉，旗号上写著「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前来攻打甚急！』史文恭听了，又分拨人去帮助曾索。又听得寨前炮响。史文恭按兵不动，只要等他入来塌了陷坑，山下伏兵齐起，接应捉人。

这里吴用却调马军从山背後两路抄到寨前，前面步军只顾看寨，又不敢去；两边伏兵都摆在寨前；背後吴用军马赶来，尽数逼下坑去。史文恭却待出来，吴用鞭梢一指，军寨中锣响，一齐推出百余辆车子来，尽数把火点著，上面芦苇、乾柴、硫磺、焰硝，一齐著起，"~火迷天。比及史文恭军马出来，尽被火车横拦当住，只得回避。急待退军。公孙胜早在阵中，挥剑作法，刮起大风，卷那火焰烧入南门，早把敌楼排栅尽行烧毁。已自得胜，鸣金收军，四下里入寨，当晚权歇。史文恭连夜修整寨门。两下当住。

次日，曾涂对史文恭计议道：『若不先斩贼首，难以追灭。』嘱付教师史文恭牢守寨栅。曾涂率领军兵，披挂上马，出阵搦战。宋江在中军，闻知曾涂搦战，带领吕方、郭盛，相随出到前军。门旗影里看见曾涂，心头怒起，用鞭指道：『谁与我先捉这厮，报往日之讎？』

小温候吕方，拍坐下马，挺手中方天画戟，直取曾涂。两马交锋，二器并举。到三十合以上，郭盛在门旗下，看见两个中间，将及输了一个。原来吕方本事敌不得曾涂；三十合已前，兀自抵敌不住；三十合已後，戟法乱了，只办得遮架躲闪。郭盛只恐吕方有失，便骤坐下马，捻手中方天画戟，飞出阵来，夹攻曾涂。三骑马在阵前绞做一团。原来两枝戟上都拴著金钱豹尾。

吕方、郭盛要捉曾涂，两枝戟齐举，曾涂眼明，使用枪只一拨，却被两条豹尾搅住朱缨，夺扯不开。三个各要掣出军器使

用。小李广花荣在阵中看见，恐怕输了两个，便纵马出来，左手拈起雕弓，右手急取箭，搭上箭，拽满弓，望著曾涂射来。这曾涂却好掣出枪来，那两枝戟兀自搅做一团。说时迟，那时疾：曾涂掣枪，便望吕方项根搠来。花荣箭早先到，正中曾涂左臂，翻身落马。吕方、郭盛，双戟并施，曾涂死於非命。十数骑马军飞奔回来报知史文恭，转报中寨。曾长官听得大哭。只见旁边恼犯了一个壮士曾升，武艺绝高，使两口飞刀，人莫敢近；当时听了大怒，咬牙切齿，喝叫：『备我马来！要与哥哥报讎！』曾长官拦当不住。全身披挂，绰刀上马，直奔前寨。史文恭接著，劝道：『小将军不可轻敌。宋江军中智勇猛将极多。若论史某愚意，只宜坚守五寨，暗地使人前往凌州，便教飞奏朝廷，调兵选将，多拨官军，分作两处征剿：一打梁山泊，一保曾头市。令贼无心恋战，必欲退兵急奔回山。那时史某不才，与汝兄弟一同追杀，必获大功。』说言未了，北寨副教师苏定到来。见说坚守一节，也道：『梁山泊吴用那厮诡计多谋，不可轻敌；只宜退守。待救兵到来，从长商议。』曾升叫道：『杀我哥哥，此冤不报，真强盗也！直等养成贼势，退敌则难！』史文恭、苏定，阻当不住。曾升上马，带领数十骑马军，飞奔出寨搦战。宋江闻知，传令前军迎敌。当时秦明得令，舞起狼牙棍，正要出阵这曾升；只见黑旋风李逵，手执板斧，直奔军前，不问事由，抢出垓心。对阵有人认得，说道：『这个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曾升见了，便叫放箭。原来李逵但是上阵，便要脱膊，全得项充、李衮蛮牌遮护；此时独自抢来，被曾升一箭，腿上正著，身如泰山，倒在地下。曾升背後，马军齐抢过来。宋江阵上，秦明、花荣飞马向前死救；背後马麟、邓飞、吕方、郭盛一齐接应归阵。曾升见了宋江阵上人多，不敢再战，以此领兵还寨。宋江也自收军驻扎。次日，史文恭、苏定只是主张不要对阵。怎禁得曾升催并道：『要报兄讎！』史文恭无奈，只得披挂上马。那匹马便是先前夺的段景住的千里龙驹『夜玉狮子马』。宋江引诸将摆开阵势迎敌，对阵史文恭出马。宋江看见好马，心头火起，便令前军迎敌。秦明得令，飞奔坐下马来迎。二骑相交，军器并举。约二十余合，秦明力怯，望本阵便走。史文恭奋勇赶来，神枪到处，秦明後腿股上早著，倒下马来。吕方、郭盛、马麟、邓飞四将齐出死命来救。虽

然救得秦明，军兵折了一阵；收回败军，离寨十里驻扎。宋江叫把车子载了秦明，一面使人送回山寨将息；密与吴用商量，教取大刀关胜、金枪手徐宁，并要单廷、魏定国，四位下山，同来协助。宋江又自己焚香祈祷，暗卜一课。吴用看了卦象，便道：『恭喜大事无损，今夜倒主有贼兵入寨。』宋江道：『可以早作准备。』吴用道：『请兄长放心，只顾传下号令。先去报与三寨头领，今夜起东西二寨，便教解珍在左，解宝在右，其余军马各於四下里埋伏。』已定。是夜，天清月白，风静云闲。史文恭在寨中对曾升道：『贼兵今日输了两将，必然惧怯，乘虚正好劫寨。』曾升见说，便教请北寨苏定，南寨曾密，西寨曾索，引兵前来，一同劫寨。二更左侧潜地出哨，马摘鸾铃，人披软战，直到宋江中军寨内；见四下无人，劫著空寨，急叫中计，转身便走。左手下撞出两头蛇解珍，右手下撞出双尾蝎解宝，後面便是小李广花荣，一发赶上。曾索在黑地里被解珍一钢叉搠於马下。放起火来，後寨发喊，东西两边，进兵攻打寨栅，混战了半夜。史文恭夺路得回。曾长官又见折了曾索，烦恼倍增。次日，要史文恭写书投降。史文恭也有八分惧怯，随即写书，速差一人擎，直到宋江大寨。小校报知曾头市有人下书。宋江传令，教唤入来。小校将书呈上。宋江拆开看时，写道：曾头市主曾弄顿首再拜宋公明统军头领麾下：前者小男无知、倚仗小勇，冒犯虎威。向日天王下山，理合就当归附，无端部卒施放冷箭，罪累深重，百口何辞？然窃自原，非本意也。今顽犬已亡，遣使请和。如蒙罢战休兵，愿将原夺马匹尽数纳还；更金帛犒劳三军，免致两伤。谨此奉书，伏乞察。宋江看罢来书，目顾吴用，满面大怒，扯书骂道：『杀吾兄长，焉肯干休！只待洗荡村坊是吾本愿！』下书人俯伏在地，凛颤不已。吴用慌忙劝道：『兄长差矣！我等相争，皆为气耳；既是曾家差人下书讲和，岂为一时之忿，以失大义？』随即便写回书，取银十两赏了来使。回还本寨，将书呈上。曾长官与史文恭拆开看时，上面写道：梁山泊主将宋江手书回示曾头市主曾弄：自古无信之国终必亡，无礼之人终必死，无义之财终必夺，无勇之将终必败。理之自然，无足奇者。梁山泊与曾头市，自来无讎，各守边界。总缘尔行一时之恶，遂惹今日之冤。若要讲和，便须发还二次原夺马匹，并要夺马凶徒郁保四，犒劳军士

金帛。忠诚既笃，礼数休轻。如或更变，别有定夺。曾长官与史文恭看了俱各惊忧。次日曾长官又使人来说：「若要郁保四，亦请一人质当。」宋江、吴用随即便差时迁、李逵、樊瑞、项充、李袞五人前去为信。临行时，吴用叫过时迁，附耳低言：「倘或有变，如此如此……。」不说五人去了。却说关胜、徐宁、单廷、魏定国到了；当时见了众人，就在中军扎住。且说时迁引四个好汉来见曾长官。时迁向前说道：「奉哥哥将令，差时迁引李逵等四人前来讲和。」史文恭道：「吴用差这五个人来，未必无谋。」李逵大怒，揪住史文恭便打。曾长官慌忙劝住。时迁道：「李逵虽然粗卤，却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来，休得疑惑。」曾长官心中要讲和，不听史文恭之言，便教置酒相待，请去法华寺寨中安歇，拨五百军人前後围住；却使曾升带同郁保四来宋江大寨讲和。二人到中军相见了，随后将原夺二次马匹并金帛一车送到大寨。宋江看罢道：「这马都是後次夺的，正有先前段景住送来那匹千里白龙驹「夜玉狮子马」，如何不见将来？」曾升道：「是师父史文恭乘坐著，以此不曾将来。」宋江道：「你疾忙快写书去，教早早牵那匹马来还我！」曾升便写书，叫从人还寨，讨这匹马来。史文恭听得，回道：「别的马将去不吝，这匹马却不与他！」从人往复去了几遭，宋江定死要这匹马。史文恭使人来说道：「若还定要我这匹马时，著他即便退军，我便送来还他！」宋江听得这话便与吴用商量。尚然未决，忽有人来报道：「青州、凌州两路有军马来。」宋江道：「那厮们知得，必然变卦。」暗传下号令，就差关胜、单廷、魏定国去迎青州军马，花荣、马麟、邓飞去迎凌州军马。暗地叫出郁保四来，用好言抚恤他，十分恩义相待，说道：「你若肯建这场功劳，山寨里也教你做个头领。夺马之讎，折箭为誓，一齐都罢。你若不从，曾头市破在旦夕。任你心。」郁保四听言，情愿投拜，从命帐下。吴用授计与郁保四道：「你只做私逃还寨，与史文恭说道：「我和曾升去宋江寨中讲和，打听得真实了；如今宋江大意，只要赚这匹千里马，实无心讲和；若还与了他，必然翻变。如今听得青州、凌州两路救兵到了，十分心慌。正好乘势用计，不可有误。」他若信从了，我自有处置。」郁保四领了言语，直到史文恭寨里，把前事具说了一遍。史文恭领了郁保四来见曾长官，备说宋江无

心讲和，可以乘势劫他寨栅。曾长官道：『我那曾升尚在那里，若还翻变，必然被他杀害。』史文恭道：『打破他寨，好歹救了。今晚传令与各寨，尽数都起，先劫宋江大寨；如断去蛇首，众贼无用，回来却杀李逵等五人未迟。』曾长官道：『教师可以善用良计。』当下传令与北寨苏定，东寨曾魁，南寨曾密，一同劫寨。郁保四却闪来法华寺大寨内，看了李逵等五人，暗与时迁走透这个消息。再说宋江同吴用说道：『未知此计若何？』吴用道：『若是郁保四不回，便是中俺之计。他若今晚来劫我寨，我等退伏两边，却教鲁智深、武松引步军杀入他东寨，朱仝、雷横引步军杀入他西寨，却令杨志、史进引马军截杀北寨：此名「番犬伏窝之计」，百发百中。』当晚却说史文恭带了苏定、曾密、曾魁尽数起发。是夜，月色朦胧，星辰昏暗。史文恭、苏定当先，曾密、曾魁押後，马摘鸾铃，人披软战，尽都来到宋江总寨。只见寨门不关，寨内并无一人，又不见些动静。情知中计，即便回身。急望本寨去时，只见曾头市里锣鸣炮响，却是时迁爬去法华寺钟楼上撞起钟来；东西两门，火炮齐响，喊声大举，正不知多少军马杀将入来。却说法华寺中，李逵、樊瑞、项充、李衮一齐发作，杀将出来。史文恭等急回到寨时，寻路不见。曾长官见寨中大闹，又听得梁山泊大军两路杀将入来，就在寨里自缢而死。曾密迳奔西寨，被朱仝一朴刀搠死。曾魁要奔东寨时，乱军中马踏为泥。苏定死命奔出北门，却有无数陷坑，背後鲁智深、武松赶杀将来，前逢杨志、史进，一时乱箭射死。後头撞来的人马都入陷坑中去，重重叠叠，陷死不知其数。且说史文恭得这千里马行得快，杀出西门，落荒而走。此时黑雾遮天，不分南北。约行了二十余里，不知何处，只听得树林背後，一声锣响，撞出四五百军来。当先一将，手提杆棒，望马脚便打。那匹马是千里龙驹，见棒来时，从头上跳过去了。史文恭正走之间。只见阴云冉冉，冷气飕飕，黑雾漫漫，狂风飒飒，虚空之中，四边都是晁盖阴魂缠住。史文恭再回旧路，却撞著浪子燕青；又转过玉麒麟卢俊义来，喝一声：『强贼！待走那里去！』腿股上只一朴刀搠下马来，便把绳索绑了，解投曾头市来。燕青牵了那匹千里龙驹，迳到大寨。宋江看了，心中一喜一恼。先把曾升就本处斩首；曾家一门老少尽数不留；抄掳到金银财宝，米麦粮食，尽行装载上车，

回梁山泊给散各都头领，犒赏三军。且说关胜领军杀退青州军马，花荣领军杀散凌州军马，都回来了。大小头领不缺一个，已得了这匹千里龙驹『照夜玉狮子马』；其余物件尽不必说。陷车内囚了史文恭，便收拾军马，回梁山泊来。所过州县村坊并无侵扰。回到山寨忠义堂上，都来参见晁盖之灵。林冲请宋江传令，教圣手书生箫让作了祭文；令大小头领，人人挂孝，个个举哀；将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晁盖。已罢。宋江就忠义堂上与众弟兄商议立梁山泊之主。吴用便道：『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众弟兄，各依旧位。』宋江道：『向者晁天王遗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拣是谁，便为梁山泊之主。」今日，卢员外生擒此贼，赴山祭献晁兄，报雠雪恨，正当为尊。不必多说。』卢俊义道：『小弟德薄才，怎敢承当此位？若得居末，尚自过分。』宋江道：『非宋某多谦，有三件不如员外处：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员外堂堂一表，凛一躯，众人无能得及。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众兄弟不弃，暂居尊位；员外生於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又非众人所能得及。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手无缚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一发众人无能得及。员外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宋江主张已定，休得推托。』卢俊义拜於地下，说道：『兄长枉自多谈；卢某宁死，实难从命。』吴用又道：『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皆人所伏。兄长若如是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原来吴用已把眼视众人，故出此语。只见黑旋风李逵大叫道：『我在江州，舍身拼命，跟将你来，众人都饶让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让来让去假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火！』武松见吴用以目示人，也上前叫道：『哥哥手下许多军官都是受过朝廷诰命的：他只是让哥哥，如何肯从别人？』刘唐便道：『我们起初七个上山，那时便有让哥哥为尊之意。今日却让後来人。』鲁智深大叫道：『若还兄长要这许多礼数，洒家们各自撒开！』宋江道：『你众人不必多说，我别有个道理。看天意是如何，方才可定。』吴用道：『有何高见？便请一言。』宋江道：『有两件事。』正是教：梁山泊内，重添两个英雄；东平府中，又惹一场灾祸。直教：天罡尽数投山寨，地煞空群聚水涯。毕竟宋江说出那两件事来，且听下

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话说宋江不负晁盖遗言，要把主位，让与卢员外。众人不伏。宋江又道：『目今山寨钱粮缺少，梁山泊东，有两个州府，却有钱粮：一处是东平府，一处是东昌府。我们自来不曾搅扰他那里百姓。今去问他借粮，可写下两个阄儿，我和卢员外各拈一处。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如何？』吴用道：『也好。』卢俊义道：『休如此说。只是哥哥为梁山泊主，某听从差遣。』此时不由卢俊义，当下便唤铁面孔目裴宣，写下两个阄儿。焚香对天祈祷已罢，各拈一个。宋江拈著东平府，卢俊义拈著东昌府。众皆无语。当日设筵饮酒中间，宋江传令，调拨人马。宋江部下：林冲、花荣、刘唐、史进、徐宁、燕顺、吕方、郭盛、韩滔、彭、孔明、孔亮、解珍、解宝、王矮虎、一丈青、张青、孙二娘、孙新、顾大嫂、石勇、郁保四、王定六、段景住，大小头领二十五员，马步军兵一万；水军头领三员，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领水军驾船接应。卢俊义部下：吴用、公孙胜、关胜、呼延灼、朱仝、雷横、索超、杨志、单廷、魏定国、宣赞、郝思文、燕青、杨林、欧鹏、凌振、马麟、邓飞、施恩、樊瑞、项充、李衮、时迁、白胜，大小头领二十五员，马步军兵一万；水军头领三员，李俊、童威、童猛，引水手驾船接应。其余头领并中伤者看守寨栅。分已定。宋江与众头领去打东平府；卢俊义与众头领去打东昌府。众多头领各自下山。此是三月初一日的話，日暖风和，草青沙软，正好厮杀。却说宋江领兵前到东平府，离城只有四十里路，地名安山镇，扎住军马。宋江道：『东平府太守程万里和一个兵马都监，乃是河上党郡人氏。此人姓董，名平，善使双枪，人皆称为「双枪将」；有万夫不当之勇。虽然去打他城子，也和他通些礼数，差两个人，一封战书去那里下。若肯归降，免致动兵；若不听从，那时大行杀戮，使人无怨。谁敢与我先去下书？』只见部下走过郁保四道：『小人认得董平，情愿书去下。』又见部下转过王定六道：『小弟

新来，也并不曾与山寨中出力，今日情愿帮他去走一遭。」宋江大喜，随即写了战书与郁保四、王定六两个去下。书上只说借粮一事。且说东平府程太守闻知宋江起军马到了安山镇驻扎，便请本州兵马都监双枪将董平商议军情重事。正坐间，门人报道：「宋江差人下战书。」程太守教唤至。郁保四、王定六当堂厮见了，将书呈上。程万里看罢来书，对董都监说道：「要借本府钱粮，此事如何？」董平听了大怒，叫推出去，即便斩首。程太守说道：「不可！自古「两国相战，不斩来使」。於礼不当。只将二人各打二十讯棍，发回原寨，看他如何。」董平怒气未息，喝把郁保四、王定六一索捆翻，打得皮开肉绽，推出城去。两个回到大寨，哭告宋江说：「董平那厮无礼，好生眇视大寨！」宋江见打了两个，怒气填胸，便要平吞州郡。先叫郁保四、王定六上车，回山将息。只见纹龙史进起身说道：「小弟旧在东平府时，与院子里一个娼妓有交，唤做李睡兰，往来情熟。我如今多将些金银，潜地入城，借他家里安歇。约时定日，哥哥可打城池。只待董平出来交战，我便爬去更鼓楼上放起火来。里应外合，可成大事。」宋江道：「最好。」史进随即收拾金银，安在包袱里，身边藏了暗器，拜辞起身。宋江道：「兄弟善觑方便，我且顿兵不动。」且说史进转入城中，迳到西瓦子李睡兰家。大伯见是史进，吃了一惊；接入里面，叫女儿出来厮见。李睡兰引去楼上坐了，便问史进道：「一向如何不见你头影？听得你在梁山泊做了大王，官司出榜捉你。这两日街上乱哄哄地，说宋江要来打城借粮，你如何却到这里？」史进道：「我实不瞒你说：我如今在梁山泊做了头领，不曾有功。如今哥哥要来打城借粮，我把你家备细说了。我如今特地来做细作，有一包金银相送与你，切不可走漏了消息。明日事完，一发带你一家上山快活。」李睡兰葫芦提应承，收了金银，且安排些酒肉相待，却来和大伯商量道：「他往常做客时，是个好人，在我家出入不妨。如今他做了歹人，倘或事发，不是耍处。」大伯说道：「梁山泊宋江这夥好汉，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无有不破。若还出了言语，他们有日打破城子入来，和我们不干罢！」虔婆便骂道：「老蠢物！你省得甚麽人事！自古道：「蜂刺入怀，解衣去赶。」天下通例，自首者即免本罪！你快去东平府里首告，拿了他去，省得日後负累不好！」大伯道：「他把许多金

银与我家，不与他担些干系，买我们做甚麽？」 虔婆骂道：「老畜生！你这般说，却似放屁！我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万万的人，岂争他一个！你若不去首告，我亲自去衙前叫屈，和你也说在里面！」 大伯道：「你不要性发，且叫女儿款住他，休得「打草惊蛇」，吃他走了。待我去报与做公的先来拿了，却去首官。」 且说史进见这李睡兰上楼来，觉得面色红白不定。史进便问道：「你家莫不有甚事，这般失惊打怪？」李睡兰道：「却才上胡梯，踏了个空，争些儿跌了一交，因此心慌撩乱。」 争不过一盏茶时，只听得胡梯边脚步响，有人奔上来；窗外呐声喊，数十个做公的抢到楼上把史进似抱头狮子绑将下楼来，迳解到东平府里厅上。程太守看了大骂道：「你这厮胆包身体！怎敢独自个来做细作？若不是李睡兰父亲首告，误了我一府良民！快招你的情由，宋江教你来怎地？」 史进只不言语。董平便道：「这等贼骨头，不打如何肯招！」程太守喝道：「与我加力打这厮！」两边走过狱卒牢子，先将冷水来喷腿上，两腿各打一百大棍。史进由他拷打，只不言语。董平道：「且把这厮长枷木送在死囚里，等拿了宋江，一并解京施行！」 却说宋江自从史进去了，备细写书与吴用知道。吴用看了宋公明来书，说史进去娼妓李睡兰家做细作，大惊。急与卢俊义说知，连夜来见宋江，问道：「谁叫史进去来？」宋江道：「他自愿去。说这李行首是他旧日的婊子，好生情重，因此前去。」 吴用道：「兄长欠些主张，若吴某在此，决平教去。从来娼妓之家，迎新送旧，陷了多少好人。更兼水性无定，纵有恩情，也难出虔婆之手。此人今去必然吃亏！」 宋江便问吴用请计。吴用便叫顾大嫂：「劳烦你去走一遭；可扮做贫婆，潜入城中，只做求乞的。若有些动静，火急便回。若是史进陷在牢中，你可去告狱卒，只说：「有旧情恩念，我要与他送一口饭。」入牢中，暗与史进说知：「我们月尽夜，黄昏前後，必来打城。你可就水火之处安排脱身之计。」月尽夜，你就城中放火为号，此间进兵，方好成事。 - - 兄长可先打汶上县，百姓必然都奔东平府；却叫顾大嫂杂在数内，乘势入城，便无人知觉。」 吴用设计已罢，上马便回东昌府去了。宋江点起解珍、解宝，引五百余人，攻打汶上县。果然百姓扶老携幼，鼠窜狼奔，都奔东平府来。 却说顾大嫂头髻蓬松，衣服蓝缕，杂在众人里面，

入城来，街求乞。到州衙前，打听得史进果然在牢中。次日，提著饭罐，只在司狱司前往来伺候。见一个年老公人从牢里出来，顾大嫂看著便拜，泪如雨下。那年老公人问道：『你这贫婆哭做甚麽？』顾大嫂道：『牢中监的史大郎是我旧的主人，自从离了，又早十年。只说道在江湖上做买卖，不知为甚事陷在牢里？眼见得无人送饭。老身叫化得这一口儿饭，特要与他充饥。哥哥怎生可怜见，引进则个。强如造七层宝塔！』那公人道：『他是梁山泊强人，犯著该死的罪，谁敢带你入去。』顾大嫂道：『便是一刃一劊，自教他瞑目而受。只可怜见引老身入去送这口儿饭，也显得旧日之情！』说罢又哭。那老公人寻思道：『若是个男子汉，难带他入去；一个妇人家，有甚利害！』当时引顾大嫂直入牢中来，看见史进项带沉枷，腰缠铁索。史进见了顾大嫂，吃了一惊，做声不得。顾大嫂一头假啼哭，一头喂饭。别的节级便来喝道：『这是该死的歹人！「狱不通风」，谁放你来送饭！即忙出去，饶你两棍！』顾大嫂更住不得，只说得：『月尽夜……叫你……自挣扎。』史进再要问时，顾大嫂被小节级打出牢门。史进只听得『月尽夜』三个字。原来那个三月却是大尽。到二十九，史进在牢中，见两个节级说话，问道：『今朝是几时？』那个小节级却错记了，回说道：『今日是月尽，夜晚些买帖孤魂纸来烧。』史进得了这话，巴不得晚。一个小节级吃得半醉，带史进到水火坑边，史进哄小节级道：『背後的是谁？』赚得他回头，挣脱了枷，只一枷梢，把那小节级面上正著一下，打倒在地。就拾砖头敲开木，睁著鹞眼，抢到亭心里；几个公人都酒醉了被史进迎头打著，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拔开牢门，只等外面救应。又把牢中应有罪人尽数放了，总有五六十人，就在牢内发起喊来。有人报知太守。程万里惊得面如土色，连忙便请兵马都监商议。董平道：『城中必有细作，且差多人围困了这贼！我却乘此机会，领军出城，去捉宋江；相公便紧守城池，搓数十公人围定牢门，休教走了！』董平上马，点军去了。程太守便点起一应节级、虞候、押番，各执枪棒，去太牢前呐喊。史进在牢里不敢轻去。外厢的人又不敢进去。顾大嫂只叫得苦。却说都监董平，点起兵马，四更上马，杀奔宋江寨来。伏路小军报知宋江。宋江道：『此必是顾大嫂在城中又吃亏了。他既杀来，准备迎敌。』号令一下，诸军都起。

当时天色方明，却好接著董平军马。两下摆开阵势。董平出马。 - - 原来董平心灵机巧，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品竹调弦，无有不会；山东、河北皆号他为『风流双枪将』。宋江在阵前看了董平这表人品，一见便喜。又见他箭壶中插一面小旗，上写一联道：『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宋江遣韩滔出马迎敌。韩滔手执铁槊，直取董平。董平那对铁枪，神出鬼没，人不可当。宋江再叫金枪手徐宁仗镰枪前去替回韩滔。徐宁飞马便出，接住董平厮杀。两个在战场上战到五十余合，不分胜败。交战良久，宋江恐怕徐宁有失，便教鸣金收军。徐宁勒马回来，董平手举双枪，直追杀入阵来。宋江乘势鞭梢一展，四下军兵一齐围住。宋江勒马上高阜处看望，只见董平围在阵内。他若投东，宋江便把号旗望东指，军马向东来围他；他若投西，号旗便望西指，军马便向西来围他。董平在阵中横冲直撞，两枝枪，直杀到申牌已後，冲开条路，杀出去了。宋江不赶。董平因见交战不胜，当晚收军回城去了。宋江连夜起兵，直抵城下，团团调兵围住。顾大嫂在城中未敢放火，史进又不敢出来。两下拒住。原来程太守有个女儿，十分颜色，董平无妻。累累使人去求为亲，程万里不允。因此，日常间有些言和意不和。董平当晚领军入城；其日，使个就里的人，乘势来问这头亲事。程太守回说：『我是文官，他是武官，相赘为婿，正当其理。只是如今贼寇临城，事在危急，若还便许，被人耻笑。待得退了贼兵，保护城池无事，那时议亲，亦未为晚。』那人把这话回复董平。董平虽是口里应道：『说得是』，只是心中踌躇，不十分欢喜，恐怕他日後不肯。这里宋江连夜攻打得紧，太守催请出战。董平大怒，披挂上马，带领三军，出城交战。宋江亲在阵前门旗下，喝道：『量你这个寡将，怎当我手下雄兵十万，猛将千员；汝但早来就降，可以免汝一死！』董平大怒，回道：『文面小吏，该死狂徒，怎敢乱言！』说罢，手举双枪，直奔宋江。左有林冲，右有花荣，两将齐出，各使军器来战董平。约数合，两将便走。宋江军马佯败，四散而奔。董平要逞骁勇，拍马赶来。宋江等却好退到寿春县界。宋江前面走，董平後面追。离城有十数里，前至一个村镇，两边都是草屋，中间一条驿路。董平不知是计，只顾纵马赶来。宋江因见董平了得，隔夜已使王矮虎、一丈青、张青、孙二娘四个带一百余人，先

在草屋两边埋伏，却拴数条绊马索在路上，又用薄土遮盖，只等来时鸣锣为号，绊马索齐起，准备捉这董平。董平正赶之间，来到那里，只听得背後孔明、孔亮大叫：『勿伤吾主！』却好到草屋前，一声锣响，两边门扇齐开，拽起绳索。那马却待回头，背後绊马索齐起，将马绊倒，董平落马。左边撞出一丈青、王矮虎，右边走出张青、孙二娘，一齐都上，把董平捉了。头盔、衣甲、双枪、只马，尽数夺了。两个女头领将董平捉住，用麻绳背翦绑了。两个女将，各执钢刀，监押董平来见宋江。却说宋江过了草屋，勒住马，立在绿杨树下，迎见这两个女头领解著董平。宋江随即喝退两个女将：『我教你去相请董平将军，谁教你们绑缚他来！』二女将诺诺而退。宋江慌忙下马，自来解其绳索，便脱护甲锦袍，与董平穿著，纳头便拜。董平慌忙答礼。宋江道：『倘蒙将军不弃微贱，就为山寨之主。』董平答道：『小将被擒之人，万死犹轻。若得容恕安身，已为万幸！若言山寨为主，小将受惊不小。』宋江道：『敝寨缺少粮食，特来东平府借粮，别无他意。』董平道：『程万里那厮原是童贯门下门馆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若是兄长肯容董平回去，赚开城门，杀入城中，共取钱粮，以为报效。』宋江大喜。便令一行人将过盔甲枪马，还了董平，披挂上马。董平在前，宋江军马在後，卷起旗，都往东平城下。董平军马在前，大叫：『城上快开城门！』把门军士将火把照时，认得是董都监，随即大开城门，放下吊桥。董平拍马先入，砍断铁锁；背後宋江等长驱人马杀入城来。都到东平府里。急传将令：不许杀害百姓、放火烧人房屋。董平迳奔私衙，杀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夺了这女儿。宋江先叫开了大牢，救出史进。便开府库，尽数取了金银财帛；大开仓廩，装载粮米上车；先使人护送上梁山泊金沙滩，交割与三阮头领接递上山。史进自引入去瓦子西里李睡兰家，把虔婆老幼，一门大小，碎尸万段。宋江将太守家私散居民，仍给沿街告示，晓谕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杀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告示已罢，收拾回军。大小将校再到安山镇，只见白日鼠白胜飞奔前来，报说东昌府交战之事。宋江听罢，神眉剔竖，怪眼圆睁，大叫：『众多兄弟不要回山，且跟我来！』正是：重驱水泊英雄将，再夺东昌锦绣城。

毕竟宋江复引军马怎地救应，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话说宋江打了东平府，收军回到安山镇，正待要回山寨，只见白胜前来报说，卢俊义去打东昌府连输了两阵：『城中有个猛将，姓张，名清，原是彰德府人，虎骑出身。善会飞石打人，百发百中，人呼为「没羽箭」。手下两员副将：一个唤做「花项虎」龚旺，浑身上刺著虎斑，项上吞著虎头，马上会使飞枪；一个唤做「中箭虎」丁得孙，面颊连项都有疤痕，马上会使飞叉。卢员外提兵临境，一连十日，不出厮杀。前日张清出城交锋，郝思文出马迎敌，战无数合，张清便走，郝思文赶去，被他额角上打中一石子，跌下马来，却得燕青一弩箭射中张清战马，因此救得郝思文性命，输了一阵。次日，混世魔王樊瑞，引项充、李衮，舞牌去迎，不期被丁得孙从肋窝里飞出标叉，正中项充；因此又输一阵。二人见在船中养病。军师特令小弟来请哥哥早去救应。』宋江见说，叹道：『卢俊义直如此无缘！特地教吴学究、公孙胜都去帮他，只想要他见阵成功，坐这第一把交椅，谁想又逢敌手！既然如此，我等众兄弟引兵都去救应。』当时传令，便起三军。诸将上马，跟随宋江直到东昌境界。卢俊义等接著，具说前事，权且下寨。正商议间，小军来报：『没羽箭张清搦战。』宋江领众便起，向平川旷野摆开阵势；大小头领一齐上马，随到门旗下。三通鼓罢，张清在马上荡起征尘，往来驰走；门旗影里，左边闪出那个花项虎龚旺，右边闪出这个中箭虎丁得孙。三骑马来阵前。张清手指宋江，骂道：『水洼草贼，愿决一阵！』宋江问道：『谁可去战此人？』只见阵里一个英雄，忿怒跃马，手舞镰枪，出到阵前。宋江看时，乃是金枪手徐宁。宋江暗喜，便道：『此人正是对手。』徐宁飞马直取张清，两马相交，双枪并举。不到五合，张清便走，徐宁赶去。张清把左手虚提长枪，右手便向锦囊中摸出石子，扭回身，觑得徐宁面门较近，只将石子，眉心早中，翻身落马。龚旺、丁得孙便来捉人。宋江阵上人多，早有吕方、郭盛，两骑马，两枝戟，救回本阵。宋江等大惊，尽皆失色。再问：『那个头领接著厮杀？』宋江言未尽，马後一将飞出，

看时，却是锦毛虎燕顺。宋江却待阻当，那骑马已自去了。燕顺接住张清，无数合，遮拦不住，拨回马便走。张清望後赶来，手取石子，看燕顺後心一掷，打在鎧甲护心镜上，铮然有声，伏鞍而走。宋江阵上一人大叫：『匹夫何足惧哉！』拍马提槊飞出阵去。宋江看时，乃是百胜将韩滔，不打话，便战张清。两马方交，喊声大举。韩滔要在宋江面前显能，抖擞精神，大战张清。不到十合，张清便走。韩滔疑他飞石打来，不去追赶。张清回头，不见赶来，翻身勒马便转。韩滔却待挺槊来迎，被张清暗藏石子，手起，望韩滔鼻凹里打中，只见鲜血进流，逃回本阵。彭 见了大怒；不等宋公明将令，手舞三尖两刃刀，飞马直取张清。两个未曾交马，被张清暗藏石子在手，手起，正中彭 面颊，丢了三尖两刃刀，奔马回阵。宋江见输了数将，心内惊惶，便要将军马收转。只见卢俊义背後一大叫：『今日将威风折了，来日怎地厮杀！且看石子打得我麽？』宋江看时，乃是丑郡马宣赞，拍马舞刀，直奔张清。张清便道：『一个来，一个走！两个来，两个逃！你知我飞石手段麽？』宣赞道：『你打得别人，怎近得我！』说言未了，张清手起，一石子正中宣赞嘴边，翻身落马。龚旺、丁得孙却待来捉，怎当宋江阵上人多，众将救了回阵。宋江见了，怒气冲天，掣剑在手，割袍为誓：『我若不得此人，誓不回军！』呼延灼见宋江设誓，便道：『兄长此言，要我们弟兄何用？』就拍踢雪乌骓，直临阵前，大骂张清：『「小儿得宠，一力一勇」！认得大将呼延灼麽？』张清便道：『辱国败将，也遭吾毒手！』言未绝，一石子飞来。呼延灼见石子飞来，急把鞭来隔时，却中在手腕上，早著一下；便使不动钢鞭，回归本阵。宋江道：『马军头领，都被损伤。步军头领，谁敢捉得这厮？』只见部下刘唐，手捻朴刀，挺身而出。张清见了大笑，骂道：『你这败将！马军尚且输了，何况步卒！』刘唐大怒，迳奔张清。张清不战，跑马归阵。刘唐赶去，人马相迎。刘唐手疾，一朴刀砍去，却砍著张清战马。那马後蹄直踢起来，刘唐面门上扫著马尾，双眼生花，早被张清只一石子打倒在地；急待挣扎，阵中走出军来，横拖倒拽，拿入阵中去了。宋江大叫：『那个去救刘唐？』只见青面兽杨志便拍马舞刀直取张清。张清虚把枪来迎。杨志一刀砍去，张清鎧里藏身，杨志却砍了个空。张清手拿石子，喝

声道：『著！』石子从肋窝里飞将过去。张清又一石子，铮的打在盔上，得杨志胆丧心寒，伏鞍归阵。宋江看了，辗转寻思：『若是今番输了锐气，怎生回梁山泊！谁与我出得这口气？』朱仝听得，目视雷横说道：『一个不济事，我两个同去夹攻！』朱仝居左，雷横居右，两条朴刀，杀出阵前。张清笑道：『一个不济，又添一个！由你十个，更待如何！』全无惧色。在马上藏两个石子在手。雷横先到；张清手起，势如「招宝七郎」，雷横额上早中一石子，扑然倒地。朱仝急来快救，项上又一石子打著。关胜在阵上看见中伤，大挺神威，轮起青龙刀，纵开赤兔马，来救朱仝、雷横。刚抢得两个奔走还阵，张清又一石子打来。关胜急把刀一隔，正中著刀口，迸出火光。关胜无心恋战，勒马便回。双枪将董平见了，心中暗忖：『我今新降宋江，若不显我些武艺，上山去必无光彩。』手提双枪，飞马出阵。张清看见，大骂董平：『我和你邻近州府，唇齿之邦，共同灭贼，正当其理！你今缘何反背朝廷？岂不自羞！』董平大怒，直取张清。两马相交，军器并举；两条枪阵上交加，四只臂环中撩乱。约五七合，张清拨马便走。董平道：『别人中你石子，怎近得我！』张清带住枪杆，去锦囊中，摸出一个石子，右手才起，石子早到。董平眼明手快，拨过了石子。张清见打不著，再取第二个石子，又打将去，董平又闪过了。两个石子打不著，张清却早心慌。那马尾相衔，张清走到阵门左侧，董平望後心刺一枪来。张清一闪，镫里藏身，董平却搠了空；那条枪却搠将过来；董平的马和张清的马，两厮并著，张清便撇了枪，双手把董平和枪连臂膊只一拖，却拖不动，两个搅做一块。宋江阵上索超望见，轮动大斧，便来解救。对阵龚旺、丁得孙两骑马齐出，截住索超厮杀。张清、董平又分拆不开；索超、龚旺、丁得孙三匹马搅做一团。林冲、花荣、吕方、郭盛四将一齐尽出，两条枪，两枝戟，来救董平、索超。张清见不是势头，弃了董平，跑马入阵。董平不舍，直撞入去，却忘了堤备石子。张清见董平追来，暗藏石子在手，待他马近，喝声著：『著！』董平急躲，那石子抹耳根上擦过去了，董平便回。索超撇了龚旺、丁得孙，也赶入阵来。张清停住枪，轻取石子，望索超打来。索超急躲不迭，打在脸上，鲜血迸流，提斧回阵。却说林冲、花荣把龚旺截住在一边，吕方、郭盛把丁得孙也截住在一

边。龚旺心慌，便把飞枪将来，却不著花荣、林冲。龚旺先没了军器，被林冲、花荣活捉归阵。这边丁得孙舞动飞叉，死命抵敌吕方、郭盛，不提防浪子燕青在阵门里看见，暗忖道：『我这里，被他片时连打一十五员大将；若拿他一个偏将不得，有何面目？』放下杆棒，身边取出弩弓，搭上弦，放一箭去，一声响，正中丁得孙马蹄，那马便倒，却被吕方、郭盛捉过阵来。张清要来救时，寡不敌众，只得了刘唐，且回东昌府去。太守在城上看见张清前後打了梁山泊一十五员大将；虽然折了龚旺、丁得孙，也拿得这个刘唐；回到州衙，把盏相贺。先把刘唐长枷送狱，却再商议。且说说宋江收军回来，把龚旺、丁得孙先送上梁山泊。宋江再与卢俊义、吴用道：『我闻五代时，大梁王彦章，日不移影，连打唐将三十六员。今日张清无一时，连打我一十五员大将，真是不在此人之下，也当是个猛将。』众人无语。宋江又道：『我看此人，全仗龚旺、丁得孙为羽翼。如今羽翼被擒，可用良策，捉获此人。』吴用道：『兄长放心。小生见了此将出没，久已安排定了。虽然如此，且把中伤头领送回山寨，却教鲁智深、武松、孙立、黄信、李立，尽数引领水军，安排车仗船只，水陆并进，船只相迎，赚出张清，便成大事。』吴用分拨已定。再说张清在城内与太守商议道：『虽是赢了两阵，贼势根本未除，可使人去探听虚实，却作道理。』只见探事人回报：『寨後西北上，不知那里将许多粮米，有百十辆车子；河内又有粮车船，大小有五百余只；水陆并进，船马同来。沿路有几个头领监督。』太守道：『这厮们莫非有计？恐遭他毒手。再差人去打听，端的果是粮草也不是？』次日，小军回报说：『车上都是粮草，尚且撒下米来。水中船只虽是遮盖著，尽有米布袋露将出来。』张清道：『今晚出城，先截岸上车子，後去取他水中船只。太守助战一鼓而得。』太守道：『此计甚妙，只可善觑方便。』叫军汉饱餐酒食，尽行披挂，稍驮锦袋，张清手执长枪，引一千军兵，悄悄地出城。是夜月色微明，星光满天。行不到十里，望见一簇车子，旗上明写：『水浒寨忠义粮』。张清看了，见鲁智深担著禅杖，皂直裰拽扎起，当头先走。张清道：『这秃驴脑袋上著我一下石子。』鲁智深担著禅杖，此时自望见了，只做不知，大踏步只顾走，却忘了提防他石子。正走之间，张清在马上喝声：『著！』一石子

正飞在鲁智深头上，打得鲜血迸流，望後便倒。张清军马一齐呐喊，都抢将来。武松急挺两口戒刀，死去救回鲁智深，撇了粮车便走。张清夺得粮车，见果是粮米，心中欢喜，不来追赶鲁智深，且押送粮草。推入城来。太守见了大喜，自行收管。张清要再抢河中米船。太守道：『将军善觑方便。』张清上马，转过南门。此时望见河港内粮船不计其数。张清便叫开城门，一齐呐喊，抢到河边，都是阴云布满，黑雾遮天；马步军兵回头看时，你我对面不见。此是公孙胜行持道法。张清看见，心慌眼暗，却待要回，进退无路。四下里喊声乱起，正不知军兵从哪里来。林冲引铁骑军兵，将张清连人和马都赶下水去了。河内却是李俊、张横、张顺、三阮、两童，八个水军头领，一字儿摆在那里。张清挣扎不脱，被阮氏三雄捉住，绳缠索绑，送入寨中。水军头领飞报宋江。吴用便催大小头领连夜打城。太守独自一个，怎生支吾得住。听得城外四面炮响，城门开了，吓得太守无路可逃。宋江军马杀入城中，先救了刘唐；次後便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饶了不杀。宋江等都在州衙里聚集众人会面。只见水军头领，早把张清解来。众多弟兄被他打伤，咬牙切齿，尽要来杀张清。宋江见解将，亲自直下堂阶迎接，便陪话道：『误犯虎威，请勿挂意！』邀上厅来。说言未了，只见阶下鲁智深，使手帕包著头，著铁禅杖，迳奔来要打张清。宋江隔住，连声喝退。张清见宋江如此义气，叩头下拜受降。宋江取酒奠地，折箭为誓：『众弟兄若要如此报讎，皇天不佑，死於刀剑之下。』众人听了，谁敢再言。设誓已罢，众人大笑，尽皆欢喜；收拾军马，都要回山。只见张清在宋公明面前举荐东昌府一个兽医：『覆姓皇甫，名端。此人善能相马，知得头口寒暑病证，下药用针，无不痊可，真有伯乐之才。原是幽州人氏；为他碧眼黄须，貌若番人，以此人称为「紫髯伯」。梁山泊亦有用他处。可唤此人带引妻小一同上山。』宋江闻言，大喜：『若是皇甫端宜去相聚，大称心怀。』张清见宋江相爱甚厚，随即便去，唤到兽医皇甫端来拜见宋江并众头领。宋江看他一表非俗，碧眼重瞳，髯过腹，夸奖不已。皇甫端见了宋江如此义气，心中甚喜，愿从大义。宋江大喜。抚慰已了，传下号令，诸多头领，收拾车仗粮食金银，一齐进发；把这两府钱粮运回山寨。前後诸军都

起。於路无话。早回到梁山泊忠义堂上。宋江叫放出龚旺、丁得孙来亦用好言抚慰。二人叩头拜降。又添了皇甫端在山寨，专工医兽；董平、张清亦为山寨头领。宋江欢喜，忙叫排宴庆贺。都在忠义堂上各依次序而坐。宋江看了众多头领，却好一百单八员。宋江开言说道：『我等弟兄自从上山相聚，但到处，并无失，皆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今来扶我为尊，皆托众弟兄英勇。我今有句言语，烦你众弟兄共听。』吴用便道：『愿请兄长约束。』宋江对著众头领开口，说这个主意下来。正是，有分教：三十六天罡符定数，七十二地煞合玄机。毕竟宋公明说出甚麽主意，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

话说宋公明一打东平，两打东昌，回归山寨，计点大小头领，共有一百单八员，心中大喜。遂对众弟兄道：『宋江自从闹了江州，上山之後，皆托赖众弟兄英雄扶助，立我为头。今者，共聚得一百八员头领，心中甚喜。自从晁盖哥哥归天之後，但引兵马下山，公然保全，此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纵有被掳之人，陷於縲，或是中伤回来，且都无事。今者，一百八人，皆在面前聚会，端的古往今来，实为罕有。从前兵刃到处，杀害生灵，无可禳谢。我心中欲建一罗天大醮，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一则祈保众弟兄身心安乐；二则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後已；三则上荐晁天王，早生天界，世世生生，再得相见。就行超度横亡、恶死、火烧、水溺，一应无辜被害之人，俱得善道。我欲行此一事，未知众兄弟意下若何？』众头领都称道：『此是善果好事，哥哥主见不差。』吴用便道：『先请公孙胜一清，主行醮事。然得令人下山，四远邀请得道高士，就带醮器赴寨。仍使人收买一应香烛、纸马、花、祭仪、素馔、净食，并合用一应物件。』

商议选定四月十五日为始，七昼夜好事。山寨广施钱财，督并干办。日期已近，向那忠义堂前，挂起长四首。堂上扎缚三层高台。堂内铺设七宝三清圣像。两班设二十八宿，十二宫辰，一切主醮星官真

宰。堂外仍设监坛崔、卢、邓、窦神将。摆列已定，设放醮器齐备。请到道众，连公孙胜，共是四十九员。是日晴明得好，天和气朗，月白风清。宋江、卢俊义为首，吴用与众头领为次拈香。公孙胜作高功，主行斋事，关发一应文书符命；与那四十八员道众，每日三朝，至第七日满散：宋江要求上天报应，特教公孙胜专拜青词，夺闻天帝，每日三朝。

却好至第七日，三更时分，公孙胜在虚皇坛第一层，众道士在第二层，宋江等众头领在第三层，众小头目并将校都在坛下，众皆恳求上苍，务要拜求报应。

是夜三更时候，只听得天上一声响，如裂帛相似，正是西北乾方天门上。众人看时，直竖金盘，两头尖，中间阔，又唤做『天门开』，又唤做『天眼开』；里面毫光，射人眼目，云彩缭绕，从中间卷出一块火来，如栲栳之形，直滚下虚皇坛来。那团火坛滚了一遭，竟钻入正南地下去了。

此时天眼已合，众道士下坛来。宋江随即叫人将铁锹铁锄头，掘开泥土，跟寻火块。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浅，只见一个石碣，正面两侧，各有天书文字。

当下宋江且教化纸，满散平明，斋众道士，各赠与金帛之物，以充衬资。方才取过石碣，看时，上面乃是龙章凤篆，蝌蚪之书，人皆不识。众道士内，有一人姓何，法讳玄通，对宋江说道：『小道家间祖上留下一册文书，专能辨验天书。那上面都是自古蝌蚪文字，以此贫道善能辨认。译将出来，便知端的。』

宋江听了大喜，连忙捧过石碣，教何道士看了，良久，说道：『此石都是义士大名，镌在上面。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顶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下面却是尊号。若不见责，当以从头一一敷宣。』

宋江道：『幸得高士指迷，缘分不浅。倘蒙见教，实感大德。唯恐上天，见责之言，请勿藏匿。万望尽情剖灵，休遗片言。』宋江唤过圣手书生萧让，用黄纸誊写。何道士乃言：『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後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注著众义士的姓名。』观看良久，教萧让从头至後，尽数抄誊。石碣

前面。书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员：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
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
天勇星大刀关胜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天英星小李广花荣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
天富星扑天 李应
天满星美髯公朱仝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天伤星行者武松
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天捷星没羽箭张清
天暗星青面兽杨志
天佑星金枪手徐宁
天空星急先锋索超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天异星赤发鬼刘唐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
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
天退星插翅虎雷横
天寿星混江龙李俊
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 天平星船火儿张横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天损星浪里白条张顺
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 天牢星病关索杨雄
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 天暴星两头蛇解珍
天哭星双尾蝎解宝

天巧星浪子燕青 石碣背面 书地煞星七十二员：
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 地煞星镇三山黄信
地勇星病尉迟孙立
地杰星丑郡马宣赞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地威星百胜将军韩滔
地英星天目将彭 地奇星圣水将军单廷
地猛星神火将军魏定国 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
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 地辟星摩云金翅欧鹏
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 地强星锦毛虎燕顺
地暗星锦豹子杨林
地轴星轰天雷凌振
地会神算子蒋敬
地佐星小温侯吕方
地佑星赛仁贵郭盛
地灵星神医安道全
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地暴星丧门神鲍旭
地默星混世魔王樊瑞 地猖星毛头星孔明
地狂星独火星孔亮
地飞星八臂哪吒项充
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袞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
地明星铁笛仙马麟
地进星出洞蛟童威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地满星玉 竿孟康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地周星跳涧虎陈达
地隐星白花蛇杨春
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
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 地俊星铁扇子宋清
地乐星铁叫子乐和

地捷星花项虎龚旺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孙

地镇星小遮拦穆春

地星操刀鬼曹正

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

地妖星摸著天杜迁

地幽星病大虫薛永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地僻星打虎将李忠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隆

地全星鬼脸儿杜兴

地短星出林龙邹渊

地角星独角龙邹润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贵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地平星铁臂膊蔡福

地损星一枝花蔡庆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地察星青眼虎李云

地恶星没面目焦挺

地丑星石将军石勇

地数星小尉迟孙新

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

地刑星菜园子张青

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

地劣星活闪婆王定六

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

地耗星白日鼠白胜

地贼星鼓上蚤时迁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当时何道士辨验天书，教萧让写录出

来。读罢，众人看了，俱惊讶不已。宋江与众头领道：『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众人皆道：『天地之意，理数所定，谁敢违拗！』宋江遂取黄金五十两

酬谢何道士。其余道众，收得经资，收拾醮器四散下山去了。且不说众道士，回家去了。只说宋江与军师吴学究、朱武等计议：堂上要立一面牌额，大书『忠义堂』三字。断金亭也换过大牌匾。前面册立三关。忠义堂後建筑雁台一座。顶上正面，大厅一所，东西各设两房：正厅供养，晁天王灵位；东边房内，宋江、吴用、吕方、郭盛；西边房内，卢俊义，公孙胜、孔明、孔亮。

第二坡，左一带房内：朱武、黄信、孙立、萧让、裴宣；右一带房内：戴宗、燕青、张清、安道全、皇甫端。忠义堂左边：掌管钱粮仓廩收放，柴进、李应、蒋敬、凌振；右边：花荣、樊瑞、项充、李衮。山前南路第一关，解珍、解宝守把；第二关，鲁智深、武松守把；第三关，朱仝、雷横守把；东山一关，史进、刘唐守把；西山一关，杨雄、石秀守把；北山一关，穆弘、李逵守把。

六关之外，置立八寨：有四旱寨，四水寨。正南旱寨：秦明、索超、欧鹏、邓飞；正东旱寨：关胜、徐宁、宣赞、郝思文；正西旱寨：林冲、董平、单廷、魏定国；正北旱寨：呼延灼、杨志、韩滔、彭。东南水寨：李俊、阮小二；西南水寨：张横、张顺；东北水寨：阮小五、童威；西北水寨：阮小七、童猛。

其余各有执事。从新置立旌旗等项。山顶上，立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字。忠义堂前，绣字红旗二面，一书『山东呼保义』，一书『河北玉麒麟』。外设飞龙、飞虎旗、飞熊、飞豹旗，青龙、白虎旗，朱雀、玄武旗，黄钺，白旄，青，皂盖，绯纓，黑纛；中军器械外，又有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曜旗，二十八宿旗，六十四卦旗，周天九宫八卦旗，一百二十四面镇天旗，尽是侯健制造。金大坚铸造兵符印信。

一切完备。选定吉日良时，杀牛宰马，祭献天地神明。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牌额，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

当日宋江大设筵宴，亲捧兵符印信，颁布号令：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领，悉宜遵守，毋得违误，有伤义气。如有故违不遵者，定依军法治之，决不轻恕。

计开：梁山泊总兵都头领二员：呼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义。

掌管机密军师二员：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一同参赞军务

头领，神机军师朱武。 掌管钱粮头领二员：小旋风柴进、扑天李应。

马军五虎将五员：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

马军八骠骑兼先锋使八员：小李广花荣、金枪手徐宁、青面兽杨志、急先锋索超、没羽箭张清、美髯公朱仝、九纹龙史进、没遮拦穆弘。

马军小彪将兼远探出哨头领一十六员：镇三山黄信、病尉迟孙立、丑郡马宣赞、井木犴郝思文、百胜将军韩滔、天目将彭、圣水将军单廷、神火将魏定国、摩云金翅欧鹏、火眼狻猊邓飞、锦毛虎燕顺、铁笛仙马麟、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锦豹子杨林、小霸王周通。 步军头领一十员：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病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

步军将校一十七员：混世魔王樊瑞、丧门神鲍旭、八臂哪吒项充、飞天大圣李衮、病大虫薛永、金眼彪施恩、小遮拦穆春、打虎将李忠、白面郎君郑天寿、云里金刚宋万、摸著天杜迁、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没面目焦挺、石将军石勇。 四寨水军头领八员：混江龙李俊、船火儿张横、浪里白条张顺、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

四店打听声息，邀接来宾头领八员：(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西山酒店)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南山酒店)旱地忽律朱贵、鬼脸儿杜兴；(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活闪婆王定六。

总探声息头领一员：神行太保戴宗。

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四员：铁叫子乐和、鼓上蚤时迁、金毛犬段景住、白日鼠白胜。 守护中军马饶将二员：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

守护中军步军饶将二员：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

专管行刑刽子二员：铁臂膊蔡福、一枝花蔡庆。

专掌三军内探事马军头领二员：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

掌管监造诸事头领一十六员：行文走檄调兵遣将石员，圣手书生萧让；定功赏罚军政司一员，铁面孔目裴宣；考算钱粮支出纳入一员，神算子蒋敬；监造大小战船一员，玉竿孟康；专造一应兵符印信一员，玉臂匠金大坚；专造一应旌旗袍袄一员，通臂猿侯健；专治一应马匹兽医一员，紫髯伯皇甫端；专治诸疾内外科医士一员，神医安道全；监督打造一应军器铁筵一员，金钱豹子汤隆；专造一应大小号炮一员，轰天雷凌振；起造修葺房舍一员，青眼虎李云；屠宰牛马猪羊牲口一员，操刀鬼曹正；排设筵宴一员，铁扇子宋清；监造供应一切酒筵一员，笑面虎朱富；监筑梁山泊一应城垣一员，九尾龟陶宗旺；专一把捧『帅』字旗一员，险道神郁保四。

宣和二年四月吉旦，梁山泊大聚会，分调人员告示。

当日梁山泊宋公明传令已了，分调众头领已定，各各领了兵符印信。筵宴已毕，人皆大醉，众头领各归所拨房舍。中间有未定执事者，都於雁台前後驻扎听调。号令已定，各各遵守。

明日宋江鸣鼓集众，都到堂上，焚一炉香，又对众人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我等既是天星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生死相托，患难相扶，一同扶助宋江，仰答上天之意。』众皆大喜，齐声道：『是。』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宋江为首，誓曰：维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梁山泊义士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关勇、林冲、秦明、呼延灼、花荣、柴进、李应、朱仝、鲁智深、武松、董平、张清、杨志、徐宁、索超、戴宗、刘唐、李逵、史进、穆弘、雷横、李俊、阮小二、张横、阮小五、张顺、阮小七、杨雄、解珍、解宝、燕青、朱武、黄信、孙立、宣赞、郝思文、韩滔、彭、单廷、魏定国、萧让、裴宣、欧鹏、邓飞、燕顺、杨林、凌振、蒋敬、吕方、郭盛、安道全、皇甫端、王英、扈三娘、鲍旭、樊瑞、孔明、孔亮、项充、李衮、金大坚、马麟、童威、童猛、孟康、候健、陈达、杨春、郑天寿、陶宗旺、宋清、乐和、龚旺、丁得孙、穆春、曹正、宋万、杜迁、薛永、施恩、李忠、周通、汤隆、杜兴、邹渊、邹润、朱贵、朱富、蔡福、蔡庆、李立、李云、焦挺、石勇、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王定六、郁保四、白胜、时迁、段景住。

- - 同秉至诚，共立大誓。

窃念江等昔分异地，今聚一堂；准星辰为弟兄，指天地作父母。一百八人，人无同面，面面峥嵘；一百八人，人合一心，心心皎洁。乐必同乐，忧必同忧；生不同生，死必同死。既列名於天上，无貽笑於人间。一日之声气既孚。终身之肝胆无二。倘有存心不仁，削绝大义，外是内非，有始无终者，天昭其上，鬼阍其旁；刀剑斩其身，雷霆灭其迹；永远沈於地狱，万世不得人身！报应分明，神天共察！

誓毕，众人同声发愿：『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间阻，有如今日！』当日众人歃血饮酒，大醉而散。

看官听说：- - 这里方是梁山泊大聚义处。是夜卢俊义归卧帐中，便得一梦，梦见一人，其身甚长，手挽宝弓，自称『我是嵇康，要与大宗皇帝收捕贼人，故单身到此。汝等及早各各自缚，免得费我手脚！』

卢俊义梦中听了此言，不觉怒从心发，便提朴刀，大踏步赶上，直戳过去，却戳不著。原来刀头先已折了。卢俊义心慌，便弃手中折刀，再去刀架上拣时，只见许多刀、枪、剑、戟，也有缺的，也有折的，齐齐都坏，更无一件可以抵敌。

那人早已赶到背後。卢俊义一时无措，只得提起右手拳头，劈面打去，却那人只一弓梢，卢俊义右臂早断，扑地跌倒。那人便从腰里解下绳索，捆缚做一块，拖去一个所在。

正中间排设公案。那人南面正坐，把卢俊义推在堂下草里，似欲勘问之状。只听得门外却有无数人哭声震地。那人叫道：『有话便都进来！』只见无数人一齐哭著，膝行进来。

卢俊义看时，却都绑缚著，便是宋江等一百七人。卢俊义梦中大惊，便问段景住道：『这是甚麽缘故？谁人擒获将来？』

段景住却跪在後面，与卢俊义正近，低低告道：『哥哥得知员外被捉，急切无计来救，便与军师商议，只除非行此一条苦肉计策，情愿归附朝廷，庶几保全员外性命。』

说言未了，只见那人拍案骂道：『万死枉贼！你等造下弥天大罪，朝廷屡次前来收捕，你等公然拒杀无数官军！今日却来摇尾乞怜，希图逃脱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後日再何法去治天下？况且狼子野心，正自信你不得！我那刽子手何在？』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声令下，避衣里蜂拥出行刑刽子二百一十六人，两个服侍一个，将宋江、卢俊义等一百单八个好汉在於堂下草里一齐处斩。

卢俊义梦中吓得魂不附体；微微闪开眼看堂上时，却有一个牌额，大书『天下太平』四个青字。诗曰：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慎官员四海分。但见肥羊宁父老，不闻嘶马动将军。

叨承礼乐为家世，欲以讴歌寄快文。不学东南无讳日，却吟西北有浮云。

大抵为人土一丘，百年若个得齐头！完租安稳尊於帝，负曝奇温胜若裘。

子建高才空号虎，庄主於达以为牛。夜寒薄醉摇柔翰，语不惊人即便休！

第七十一回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宋公明慷慨话宿愿

话说《水浒正传》末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之後，梁山泊一百零八壮士均已上应天象，排定位置。当时何道士辩验天书，教萧让写录出来，读罢，众人看了，俱惊讶不已。宋江与众头领道：「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一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众人皆道：「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拗？」宋江遂取黄金五十两，酬谢何道士。其余道众收得经资，收拾醮器，四散下山去了。有诗为证：

月明风冷醮坛深，鸾鹤空中送好音。

地煞天罡排姓字，激昂忠义一生心。

且不说众道士回家去了，只说宋江与军师吴学究，朱武等计议，堂上要立一面牌额，大书「忠义堂」三字；断金亭也换个大牌扁，前面册立三关。忠堂後建筑台一座，顶上正面大厅一所，东西各设两房。正厅供养晁天王灵位，东边房内，宋江，吴用，吕方，郭盛；西边房内，卢俊义，公孙胜，孔明，孔亮。第二坡左一代房内，朱武，

黄信，孙立，萧让，裴宣；右一代房内，戴宗，燕青，张清，安道全，皇甫端。忠义堂左边，掌管钱粮仓廩收放，柴进，李应，蒋敬，凌振；右边花荣，樊瑞，项充，李衮。山前南路第一关，解珍，解宝守把；第二关，鲁智深，武松守把；第三关，朱仝，雷横守把。东山一关，史进，刘唐守把；西山一关，杨雄，石秀守把；北山一关，穆弘，李逵守把。六关之外，置立八寨：有四旱寨，四水寨。正南旱寨，秦明，索超，欧鹏，邓飞；正东旱寨，关胜，徐宁，宣赞，郝思文；正西旱寨，林冲，董平，单廷珪，魏定国；正北旱寨，呼延灼，杨志，韩滔，彭昱。东南水寨，李俊，阮小二；西南水寨：张横，张顺；东北水寨，阮小五，童威；西北水寨，阮小七，童猛。其余各有执事。

从新置立旌旗等项。山顶上立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字。忠义堂前绣字红旗二面：一书「山东呼保义」，一书「河北玉麒麟」。外设飞龙飞虎旗、飞熊飞豹旗，青龙白虎旗，朱雀玄武旗，黄钺白旄，青皂盖，绯纓黑纛，中军器械外，又有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濯旗，二十八宿旗，六十四卦旗，周天九宫八卦旗，一百二十四面镇天旗。尽是侯健制造。金大坚铸造兵符印信。一切完备。选定吉日良时，杀牛宰马，祭献天地神明，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牌额，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

宋江当日大设筵宴，亲捧兵符印信，颁布号令：「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领，悉宜遵守，毋得违误，有伤义气；如有故违不遵者，定依军法治之，决不轻恕。」

计开：

梁山泊总兵都头领二员：

「呼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义。

掌管机密军师二员：

「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

一同参赞军务头领：

「神机军师」朱武。

掌管钱粮头领二员：

「小旋风」柴进

「扑天」李应

马军五虎将五员：

- 「大刀」关胜
- 「豹子头」林
- 「霹雳火」秦明
- 「双鞭」呼延灼
- 「双枪将」董平

马军八骠骑兼先锋使八员：

- 「小李广」花荣
- 「金枪手」徐宁
- 「青面兽」杨志
- 「急先锋」索超
- 「没羽箭」张清
- 「美髯公」朱仝
- 「九纹龙」史进
- 「没遮拦」穆弘

马军小彪将兼远探出哨头领一十六员：

- 「镇三山」黄信
- 「病尉迟」孙立
- 「丑郡马」宣赞
- 「井木犴」郝思文
- 「百胜将」韩滔
- 「天目将」彭
- 「圣水将」单廷
- 「神火将」魏定国
- 「摩云金翅」欧鹏
- 「火眼狻猊」邓飞
- 「锦毛虎」燕顺
- 「铁笛仙」马麟
- 「跳涧虎」陈达
- 「白花蛇」杨春
- 「锦豹子」杨林
- 「小霸王」周通

步军头领一十员：

「花和尚」鲁智深 「行者」武松
「赤发鬼」刘唐
「插翅虎」雷横
「黑旋风」李逵
「浪子」燕青
「病关索」杨雄
「拼命三郎」石秀
「两头蛇」解珍
「双尾蝎」解宝

步军将校一十七员：

「混世魔王」樊瑞 「丧门神」鲍旭
「八臂哪吒」项充 「飞天大圣」李袞
「病大虫」薛永
「金眼彪」施恩
「小遮拦」穆春
「打虎将」李忠
「白面郎君」郑天寿 「云里金刚」宋万
「摸著天」杜迁
「出林龙」邹渊
「独角龙」邹润
「花项虎」龚旺
「中箭虎」丁得孙 「没面目」焦挺
「石将军」石勇

四寨水军头领八员：

「混江龙」李俊
「船火儿」张横
「浪里白条」张顺 「立地太岁」阮小二
「短命二郎」阮小五 「活阎罗」阮小七
「出洞蛟」童威
「翻江蜃」童猛

四店打听声息，邀接来宾头领八员：

东山酒店

「小尉迟」孙新 「母大虫」顾大嫂

西山酒店

「菜园子」张青 「母夜叉」孙二娘

南山酒店

「旱地忽律」朱贵 「鬼脸儿」杜兴

北山酒店

「催命判官」李立 「活闪婆」王定六

总探声息头领一员：

「神行太保」戴宗

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四员：

「铁叫子」乐和

「鼓上蚤」时迁

「金毛犬」段景住 「白日鼠」白胜

守护中军马饶将二员：

「小温侯」吕方

「赛仁贵」郭盛

守护中军步军饶将二员：

「毛头星」孔明

「独火星」孔亮

专管行刑刽子二员：

「铁臂膊」蔡福

「一枝花」蔡庆

专掌三军内探事马军头领二员：

「矮脚虎」王英

「一丈青」扈三娘

掌管监造诸事头领一十六员：

行文走檄调兵遣将一员

「圣手书生」萧让

定功赏罚军政司一员

「铁面孔目」裴宣
 考算钱粮支出纳入一员
 「神算子」蒋敬
 监造大小战船一员
 「玉 竿」孟康
 专造一应兵符印信一员
 「玉臂匠」金大坚
 专造一应旗袍袄一员
 「通臂猿」侯健
 专治一应马匹兽医一员
 「紫髯伯」皇甫端
 专治诸疾内外科医士一员 「神医」安道全
 监督打造一应军器铁筵一员 「金钱豹」汤隆
 专造一应大小号炮一员
 「轰天雷」凌振
 起造修缉房舍一员
 「青眼虎」李云
 屠宰牛马猪羊牲口一员
 「操刀鬼」曹正
 排设筵宴一员

「铁扇子」宋清
 监造供应一切酒醋一员
 「笑面虎」朱富
 监筑梁山泊一应城垣一员 「九尾龟」陶宗旺
 专一把捧帅字旗一员
 「险道神」郁保四

宣和二年四月初一日，梁山泊大聚会，分调人员告示。

当日梁山泊宋公明传令已了，分调众头领已定，各各领了兵符印信，筵宴已毕，人皆大醉，众头领各归所拨寨分。中间有未定执事者，都於 台前後驻扎听调。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怎见得：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冤讎，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著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慳。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梁山泊忠义堂上号令已定，各各遵守。宋江拣了吉日良时，焚一炉香，鸣鼓聚众，都到堂上。宋江对众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星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众皆大喜。

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宋江为首誓曰：「宋江鄙猥小吏，无学无能，荷天地之盖载，感日月之照临，聚弟兄於梁山，结英雄於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已後，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於心，同著功勋於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鉴察，报应昭彰。」誓毕，众皆同声其愿，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断阻。当日歃血誓盟，尽醉方散。看官听说，这里方才是梁山泊大聚义处，有诗为证：

光耀飞离土窟闲，天罡地煞降尘寰。
说时豪气侵肌冷，讲处英雄透胆寒。
仗义疏财归水泊，报讎雪恨上梁山。
堂前一卷天文字，休与诸公仔细看。

起头分拨已定，话不重言。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为是无人可以当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来，因此不曾显露，所以无有话说。

再说宋江自盟誓之後，一向不曾下山，不觉炎威已过，又早秋凉，重阳节近。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会众兄弟同赏菊花，唤做「菊花之会」。但有下山的兄弟们，不论远近，都要招回寨来赴筵。至日，肉山酒海，先行给散马步水三军一应小头目人等，各令自去打团儿吃酒。且说忠义堂上遍插菊花，各依次坐，分头把盏。堂前两边筛锣击鼓，大吹大擂，语笑喧哗，觥筹交错，众头领开怀痛饮。马麟品箫，乐和唱曲，燕青弹筝，各取其乐。不觉日暮，宋江大醉，叫取纸笔来，一时乘著酒兴作《满江红》一词。写毕，令乐和单唱这首词，道是：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

头上 教添白发，须边不可无黄菊。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

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乐和唱这个词，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颠做粉碎。宋江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众人都跪下告道：「这人酒後发狂，哥哥宽恕。」宋江答道：「众贤弟请起，且把这厮监下。」众人皆喜。有几个当刑小校，向前来请李逵，李逵道：「你怕我敢挣扎。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说了，便随著小校去监房里睡。

宋江听了他说，不觉酒醒，忽然发悲。吴用劝道：「兄长既设此会，人皆欢乐饮酒，他是 鹵的人一时醉後冲撞，何必挂怀，且陪众

兄弟尽此一乐。」宋江道：「我在江州醉後，误吟了反诗，得他气力来，今日又作《满江红》词，险些儿坏了他性命！早是得众兄弟谏救了。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因此潜然泪下。」便叫武松：「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鲁智深便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了，洗杀怎得乾淨？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宋江道：「众弟兄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众皆称谢不已。当日饮酒，终不畅怀，席散各回本寨。

次日清晨，众人来看李逵时，尚兀自未醒，众头领睡里唤起来说道：「你昨日大醉，骂了哥哥，今日要杀你。」李逵道：「我梦里他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众弟兄引著李逵，去堂上见宋江请罪。宋江喝道：「我手下许多人马，都是你这般无礼，不乱了法度？且看众兄弟之面，寄下你项上一刀，再犯必不轻恕。」李逵喏喏连声而退，众人皆散。

一向无事，渐近岁终。那一日久雪初晴，只见山下有人来报，离寨七八里，拿得莱州解灯上东京去的一行人，在关外听候将令。宋江道：「休要执缚，好生叫上关来。」没多时，解到堂前：两个公人，八九个灯匠，五辆车子。为头的一个告道：「小人是莱州承差公人，这几个都是灯匠。年例，东京著落本州，要灯三架，今年又添两架，乃是玉栅玲珑九华灯。」宋江随即赏与酒食，叫取出灯来看。那做灯匠人将那玉栅灯挂起，安上四边结带，上下通计九九八十一盏，从忠义堂上挂起，直垂到地。宋江道：「我本待都留了你的，惟恐教你吃苦，不当稳便，只留下这碗九华灯在此，其余的你们自解官去。酬烦之资，白银二十两。」众人再拜，感谢不已，下山去了。

宋江教把这碗灯点在晁天王孝堂内。次日，对众头领说道：「我生长在山东，不曾到京师，闻知今上大张灯火，与民同乐，庆赏元宵，自冬至後，便造起灯，至今才完，我如今要和几个兄弟私去看灯一遭便回。」吴用谏道：「不可，如今东京做公的最多，倘有疏失，如之奈何！」宋江道：「我日间只在客店里藏身，夜晚入城看灯，有何虑焉？」

众人苦谏不住，宋江坚执要行。正是猛虎直临丹凤阙，杀星夜犯卧牛城。毕竟宋江怎地去东京看灯，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

话说当日宋江在忠义堂上分拨去看灯人数：「我与柴进一路，史进与穆弘一路，鲁智深与武松一路，朱仝与刘唐一路。只此四路人去，其余尽数在家守寨。」李逵便道：「说东京好灯，我也要去走一遭。」宋江道：「你如何去得？」李逵守死要去，那里执拗得他住。宋江道：「你既然要去，不许你惹事，打扮做伴当跟我；就叫燕青也走一遭，专和李逵作伴。」

看官听说，宋江是个文面的人，如何去得京师？原来却得「神医」安道全上山之後，却把毒药与他点去了，後用好药调治，起了红疤；再要良金美玉，碾为细末，每日涂搽，自然消磨去了。那医书中说：「美玉灭斑」，正此意也。

当日先叫史进，穆弘作客人去了，次後便使鲁智深，武松，扮作行脚僧行去了，再後宋江，朱仝，刘唐，也扮做客商去了。各人跨腰刀，提朴刀，都藏暗器，不必得说。

且说宋江与柴进扮作间凉官，再叫戴宗扮作承局，也去走一遭，有些缓急，好来飞报。李逵，燕青扮伴当，各挑行李下山，众头领都送到金沙滩饯行。军师吴用再三吩咐李逵道：「你闲常下山，好歹惹事，今番和哥哥去东京看灯，非比闲时，路上不要吃酒，十分小心在意，使不得往常性格。若有冲撞，弟兄们不好厮见，难以相聚了。」李逵道：「不索军师忧心，我这一遭并不惹事。」

相别了，取路登程，抹过济州，路经滕州，取单州，上曹州来，前望东京万寿门外，寻一个客店安歇下了。宋江与柴进商议，此是正月十一日的话，宋江道：「明日白日里，我断然不敢入城，直到正月十四日夜，人物喧哗，此时方可入城。」柴进道：「小弟明日先和燕青入城中去探路一遭。」宋江道：「最好。」

次日，柴进穿一身整整齐齐的衣服，头上巾帻新鲜，脚下鞋袜乾

净；燕青打扮，更是不俗。两个离了店肆，看城外人家时，家家热闹，户户喧哗，都安排庆赏元宵，各作贺太平风景。来到城门下，没人阻挡，果然好座东京去处。怎见得：

州名汴水，府号开封。逶迤按吴楚之邦，延亘连齐鲁之境。山河形胜，水陆要冲。禹画为豫州，周封为郑地。层叠卧牛之势，按上界戊己中央；崔嵬伏虎之形，像周天二十八宿。金明池上三春柳，小苑城边四季花。十万里鱼龙变化之乡，四百座军州辐辏之地。霭霭祥云笼紫阁，融融瑞气照楼台。

当下柴进，燕青两个入得城来，行到御街上，往来观，转过东华门外，见往来锦天花帽之人，纷纷济济，各有服色，都在茶坊酒肆中坐地。柴进引燕青，迳上一个小小酒楼，临街占个阁子，栏望时，见班直人等多从内里出入，头边各簪翠叶花一朵。柴进唤燕青，附耳低言，你与我如此如此。燕青是个点头会意的人，不必细问，火急下楼。出得店门，恰好迎著个老成的班直官，燕青唱个喏。

那人道：「面生并不相识。」燕青说道：「小人的东人和观察是故交，特使小人来相请。」原来那班直姓王，燕青道：「莫非足下是张观察？」那人道：「我自姓王。」燕青随口应著：「正是教小人请王观察，贪慌忘记了。」那王观察跟随著燕青来到楼上，燕青揭起帘子，对柴进道：「请到王观察来了。」燕青接了手中执色，柴进邀入阁儿里相见，各施礼罢，王班直看了柴进半晌，却不认得。说道：「在下眼拙，失忘了足下，适蒙呼唤，愿求大名。」柴进笑道：「小弟与足下童稚之交，且未可说，兄长熟思之。」一壁便叫取酒肉来，与观察小酌。酒保安排到肴馔果品，燕青斟酒，殷勤相劝。

酒至半酣，柴进问道：「观察头上这朵翠花何意？」那王班直道：「今上天子庆贺元宵，我们左右内外共有二十四班，通类有五千七八百人，每人皆赐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个，凿著「与民同乐」四字，因此每日在这里听候点视。如有宫花锦袄，便能勾入内里去。」柴进道：「在下却不省得。」又饮了数杯，柴进便叫燕青，你自去与我旋一杯热酒来吃。

无移时，酒到了，柴进便起身与王班直把盏道：「足下饮过这杯

小弟敬酒，方才达知姓氏。」王班直道：「在下实想不起，愿求大名。」王班直拿起酒来，一饮而尽。恰才吃罢，口角流涎，两脚腾空，倒在凳上。柴进慌忙去了巾帻，衣服，鞋袜，却脱下王班直身上锦袄，踢串，鞋之类，从头穿了，带了花帽，拿了执色，吩咐燕青道：「酒保来问时，只说这观察醉了，那官人未回。」燕青道：「不必吩咐，自有道理支吾。」

且说柴进离了酒店，直入东华门去看那内庭时，真乃人间天上，但见：

祥云龙凤阙，瑞霭罩龙楼。琉的瓦砌鸳鸯，龟背帘垂翡翠。正阳门迳通黄道，长朝殿端拱紫垣。浑仪台占算星辰，待漏院班分文武。墙涂椒粉，丝丝绿柳拂飞甍；殿绕栏，簇簇紫花迎步辇。疑身在蓬莱岛，彷彿神游兜率天。

柴进去到内里，但过禁门，为有服色，无人阻挡，直到紫宸殿。转过文德殿，殿门各有金锁锁著，不能勾进去，且转过凝晖殿。从殿边转将入去，到一个偏殿，牌上金书「睿思殿」三字，此是官家看书之处，侧首开著一扇朱红子。柴进闪身入去看时，见正面铺著御座，两边几案上放著文房四宝，象管，花，龙墨，端砚，书架上尽是群书，各插著牙签；正面屏风上堆青叠绿画著山河社稷混一之图。转过屏风後面，但见素白屏风上御书四大寇姓名，有著道：

山东宋江 准西王庆 河北田虎 江南方腊

柴进看了四大寇姓名，心中暗忖道：「国家被我们扰害，因此时常记心，写在这里。」便去身边拔出暗器，正把山东宋江那四个字刻将下来，慌忙出殿，随后早有人来。柴进便离了内苑，出了东华门，回到酒楼上看那王班直时，尚未醒来，依旧把锦衣，花帽，服色等项，都放在阁儿内。柴进还穿了依旧衣服，唤燕青和酒保计算了酒钱，剩下十数贯钱，就赏了酒保。临下楼来吩咐道：「我和王观察是弟兄，恰才他醉了，我替他去内里点名了回来，他还未醒。我却在城外住，恐怕误了城门，剩下钱都赏你，他的服色号衣都在这里。」酒保道：「官人但请放心，男女自服侍。」

柴进，燕青离得酒店，迳出万寿门去了。王班直到晚起来，见了

服色，花帽都有，但不知是何意。酒保说柴进的话，王班直似醉如痴，回到家中。次日有人来说：「睿思殿上不见山东宋江四个字，今日各门好生把得铁桶般紧，出入的人，都要十分盘诘。」王班直情知是了，那里敢说。

再说柴进回到店中，对宋江备细说内宫之中，取出御书大寇「山东宋江」四字，与宋江看罢，叹息不已。十四日黄昏，明月从东而起，天上并无云翳，宋江，柴进扮作闲凉官，戴宗扮作承局，燕青扮为小闲，只留李逵看房。四个人杂在社火队里，取路哄入封丘门来，遍六街三市，果然夜暖风和，正好游戏。转过马行街来，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照耀如同白日，正是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

四个转过御街，见两行都是烟月牌，来到中间，见一家外悬青布幕，里挂斑竹帘，两边尽是碧纱，外挂两面牌，牌上各有五个字，写道：「歌舞神仙女，风流花月魁。」宋江见了，便入茶坊里来吃茶，问茶博士道：「前面角妓是谁家？」茶博士道：「这是东京上厅行首，唤做李师师。」宋江道：「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热的。」茶博士道：「不可高声，耳目觉近。」宋江便唤燕青，附耳低言道：「我要见李师师一面，暗里取事，你可生个婉曲入去，我在此间吃茶等你。」宋江自和柴进，戴宗在茶坊里吃茶。

却说燕青迳到李师师门首，揭开青布幕，掀起斑竹帘，转入中门，见挂著一碗鸳鸯灯，下面犀皮香桌儿上，放著一个博山古铜香炉，炉内细细喷出香来。两壁上挂著四幅名人山水画，下设四把犀皮一字交椅。燕青见无人出来，转入天井里面，又是一个大客位，设著三座香楠木雕花玲珑小床，铺著落花流水紫锦褥，悬挂一架玉棚好灯，摆著异样古董。燕青微微咳嗽一声，只见屏风背後转出一个丫鬟来，见燕青道个万福，便问燕青：「哥哥高姓那里来？」燕青道：「相烦姐姐请妈妈出来，小闲自有话说。」梅香入去不多时，转出李妈妈来。燕青请她坐了，纳头四拜。李妈妈道：「小哥高姓？」燕青答道：「老娘忘了，小人是张乙的儿子，张闲的便是，从小在外，今日方归。」原来世上姓张姓李姓王的最多，那虔婆思量了半晌，又是灯下，认人不仔细，猛然省起，叫道：「你不是太平桥下小张闲麽？你那里去了？许

多时不来！」燕青道：「小人一向不在家，不得来相望。如今服侍个山东客人，有的是家私，说不能尽。他是个燕南河北第一个有名财主，今来此间：一者就赏元宵，二者来京师省亲，三者就将货物在此做买卖，四者要求见娘子一面。怎敢说来宅上出入，只求同席一饮，称心满意。不是少闲卖弄，那人实有千百两金银，欲送与宅上。」那虔婆是个好利之人，爱的是金宝，听的燕青这一席话，便动了念头，忙叫李师师出来，与燕青厮见。灯下看时，端的好容貌。燕青见了，纳头便拜，有诗为证：

芳年声价冠青楼，玉貌花颜是罕俦。共羨至尊曾贴体，
何惭壮士便低头。

那虔婆说与备细，李师师道：「那员外如今在那里？」燕青道：「只在前面对门茶坊里。」李师师便道：「请过寒舍拜茶。」燕青道：「不得娘子言语，不敢擅进。」虔婆道：「快去请来。」燕青迳到茶坊里，耳边道了消息，戴宗取些钱，还了茶博士，三人跟著燕青，迳到李师师家内。入得中门相接，请到大客位里，李师师敛手向前动问起居道：「适间张闲多谈大雅，今辱左顾，绮阁生光。」宋江答道：「山僻村野，孤陋寡闻，得睹花容，生平幸甚。」李师师便邀请坐，又看著柴进问道：「这位官人，是足下何人？」宋江道：「此是表弟叶巡简。」就叫戴宗拜了李师师。宋江，柴进居左，客席而坐；李师师右边，主位相陪。

子捧茶至，李师师亲手与宋江，柴进，戴宗，燕青换盏，不必说那盏茶的香味。茶罢，收了盏托，欲叙行藏，只见子来报：「官家来到後面。」李师师道：「其实不敢相留，来日驾幸上清宫，必然不来，却请诸位到此，少叙三杯。」宋江喏喏连声，带了三人便行。出得李师师门来，穿出小御街，迳投天汉桥来看鳌山。正打从樊楼前过，听得楼上笙簧聒耳，鼓乐喧天，灯火疑眸，游人似蚁。宋江，柴进也上樊楼，寻个阁子坐下，取些酒食肴馔，也在楼上赏灯饮酒。吃不到数杯，只听得隔壁阁子内有人作歌道：

浩气冲天贯斗牛，英雄事业未曾酬。手提三尺龙泉剑，
不斩奸邪誓不休！

宋江听得，慌忙过来看时，却是「九纹龙」史进，「没遮拦」穆

弘，在阁子内吃得大醉，口出狂言。宋江走近前去喝道：「你这两个兄弟吓杀我也！快算还酒钱，连忙出去！早是遇著我，若是做公的听得，这场横祸不小。谁想你这两个兄弟也这般无知 糙！快出城，不可迟滞。明日看了正灯，连夜便回，只此十分好了，莫要弄得撒撒了！」史进，穆弘默默无言，便叫酒保算还了酒钱。两个下楼，取路先投城外去了。

宋江与柴进四人微饮三杯，少添春色，戴宗计算还了酒钱，四人拂袖下楼，迳往万寿门来客店内敲门。李逵困眼睁开，对宋江道：「哥哥不带来也罢了，既带我来，却教我看房，闷出鸟来。你们都自去快活。」宋江道：「为你生性不善，面貌丑恶，不争带你入城，只恐因而惹祸。」李逵便道：「你不带我去便了，何消得许多推故！几曾见我那里吓杀了别人家小的大的！」宋江道：「只有明日十五日这一夜带你入去，看罢了正灯，连夜便回。」李逵呵呵大笑。

过了一夜，次日正是上元节候，天色晴明得好。看看傍晚，庆贺元宵的人不知其数，古人有篇《绛都春》单道元宵景致：

融和初报，乍瑞霭霏色，皇都春早。翠 竞飞，玉勒争驰，都闻道鳌山彩结蓬莱岛，向晚色双龙衔照。绛霄楼上，彤芝盖底，仰瞻天表。缥缈风传帝乐，庆玉殿共赏，群仙同到。迤邐御香飘满，人间开嘻笑，一点星球小。
。 隐隐鸣梢声杳，游人月下归来，洞天未晓。

当夜宋江与同柴进，依前扮作闲凉官，引了戴宗，李逵，燕青五个人，迳从万寿门来。是夜虽无夜禁，各门头目军士全付披挂，都是戎装帽带，弓弩上弦，刀剑出鞘，摆布得甚是严整。高太尉自引铁骑马军五千，在城上巡禁。宋江等五个向人丛里挨挨抢抢，直到城里，先唤燕青，附耳低言，与我如此如此，只在夜来茶坊里相等。

燕青迳往李师师家扣门，李妈妈，李行首都出来接见燕青，便说道：「烦达员外休怪，官家不时间来此私行，我家怎敢轻慢。」燕青道：「主人再三上覆妈妈，启动了花魁娘子，山东海僻之地，无甚希罕之物，便有些出产之物将来，也不中意，只教小人先送黄金一百两，权当人事，随后别有罕物，再当拜送。」李妈妈问道：「如今员外在那里？」燕青道：「只在巷口等小人送了人事，同去看灯。」世上虔婆爱的是钱

财，见了燕青取出那火炭也似金子两块，放在面前，如何不动心！便道：「今日上元佳节，我子母们却待家筵数杯，若是员外不弃，肯到贫家少叙片时。……」燕青道：「小人去请，无有不来。」说罢，转身回到茶坊，说与宋江这话了，随即都到李师师家。

宋江教戴宗同李逵只在门前等。三个人入到里面大客位里，李师师接著，拜谢道：「员外识荆之初，何故以厚礼见赐，却之不恭，受之太过。」宋江答道：「山僻村野，绝无罕物，但送些小微物，表情而已，何劳花魁娘子致谢。」李师师邀请到一个小小阁儿里，分宾坐定，子侍婢，捧出珍异果子，济楚菜蔬，希奇按酒，甘美肴馔，尽用铉器，拥一春台。李师师执盏向前拜道：「夙世有缘，今夕相遇二君，草草杯盘，以奉长者。」宋江道：「在下山乡虽有贯伯浮财，未曾见如此富贵，花魁的风流声价，播传寰宇，求见一面，如登天之难，何况亲赐酒食。」李师师道：「员外奖誉太过，何敢当此。」都劝罢酒，叫子将小小金杯巡筛。但是李师师说些街市俊俏的话，皆是柴进回答；燕青立在边头和哄取笑。

酒行数巡，宋江口滑，把拳裸袖，点点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来。柴进笑道：「我表兄从来酒後如此，娘子勿笑。」李师师道：「各人稟性何伤！」婁 说道：「门前两个伴当：一个黄髭须，且是生的怕人，在外面喃喃呐呐地骂。」宋江道：「与我唤他两个入来。」只见戴宗引著李逵到阁子里。李逵看见宋江，柴进与李师师对坐饮酒，自肚里有五分没好气，圆睁怪眼，直 他三个。

李师师便问道：「这汉是谁？恰像土地庙里对判官立地的小鬼。」众人都笑。李逵不省得他说。宋江答道：「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李师师笑道：「我倒不打紧，辱没了太白学士。」宋江道：「这厮却有武艺，挑得三二百斤担子，打得三五十人。」李师师叫取大银赏锺，各与三锺，戴宗也吃三锺。燕青只怕他口出讹言，先打抹他和戴宗依先去门前坐地。宋江道：「大丈夫饮酒，何用小杯，就取过赏锺，连饮数锺。」李师师低唱苏东坡《大江东去词》。宋江乘著酒兴，索纸笔来，磨得黑浓，蘸得笔饱，拂开花笺，对李师师道：「不才乱道一词，尽诉胸中郁结，呈上花魁尊听。」当时宋江落笔，遂成乐府词一首，道是：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绛绡笼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想芦花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

写毕，递与李师师反覆看了，不晓其意。宋江只要等她问其备细，却把心腹衷曲之事告诉，只见子来报：「官家从地道中来至後门。」李师师忙道：「不能远送，切乞恕罪。」自来後门接驾，子姪连忙收拾过了杯盘什物，扛过台桌，洒扫亭轩，宋江等都未出来，却闪在黑暗处，张见李师师拜在面前，奏道起居，圣上龙体劳困。只见天子头戴软纱唐巾，身穿滚龙袍，说道：「寡人今日幸上清宫方回，教太子在宣德楼赐万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买市，约下杨太尉，久等不至，寡人自来，爱卿近前与朕攀话。」

宋江在黑地里说道：「今番挫过，後次难逢，俺三个就此告一道招安赦书，有何不好！」柴进道：「如何使得？便是应允了，後来也有翻变。」三个正在黑影里商量，却说李逵见了宋江，柴进和那美色妇人吃酒，却教他和戴宗看门，头上毛发倒竖起来，一肚子怒气正没发付处，只见杨太尉揭起帘幕，推开扇门，迳走入来，见了李逵，喝问道：「你这厮是谁？敢在这里？」李逵也不回应，提起把交椅，望杨太尉脸打来。杨太尉倒吃了一惊，措手不及，两交椅打翻地下。戴宗便来救时，那里拦挡得住。李逵扯下幅画来，就蜡烛上点著，束西，一面放火，香桌椅凳，打得粉碎。

宋江等三个听得，赶出来看时，见「黑旋风」褪下半截衣裳，正在那里行凶。四个扯出门外去时，李逵就街上夺条棒，直打出小御街来。宋江见他性起，只得和柴进，戴宗先赶出城，恐关了禁门，脱身不得，只留燕青看守著他。李师师家火起，惊得赵官家一道烟走了。邻佑人等一面救火，一面救起杨太尉，这话都不必说。城中喊起杀声，震天动地。高太尉在北门上巡警，听了这话，带领军马，便来追赶。燕青伴著李逵，正打之间，撞著穆弘，史进，四人各执枪棒，一齐助力，直打到城边。把门军士急待要关门，外面鲁智深轮铁禅杖，武行者使起双戒刀，朱仝，刘唐手捻著朴刀，早杀入城来，救出里面四个。

方才出得城门，高太尉军马恰好赶到城外来。

八个头领不见宋江，柴进，戴宗，正在那里心慌。原来军师吴用已知此事，定教大闹东京，克时定日，差下五员虎将，引领带甲马军一千骑，是夜恰好到东京城外等接，正逢著宋江，柴进，戴宗三人，带来的空马，就教上马，随后众人也到。正都上马时，於内不见了李逵，高太尉军马冲将出来。宋江手下的五虎将：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突到城边，立马於濠堑上，大喝道：「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早早献城，免汝一死。」高太尉听得，那里敢出城来，慌忙教放下吊桥，众军上城堤防。宋江便唤燕青吩咐道：「你和黑厮最好，你可略等他一等，随后与他同来。我和军马众将先回，星夜还寨，恐怕路上别有枝节。」

不说宋江等军马去了，且说燕青立在人家房檐下看时，只见李逵从店里取了行李，拿著双斧，大吼一声，跳出店门，独自一个，要去打这东京城池。正是声吼巨雷离店肆，手提大斧劈城门。毕竟「黑旋风」李逵怎地去打城，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话说当下李逵从客店里抢将出来，手 双斧，要奔城边劈门，被燕青抱住腰胯，只一交颠个脚捎天。燕青拖将起来，望小路便走，李逵只得随他。为何李逵怕燕青？原来燕青小厮扑天下第一，因此宋公明著令燕青相守李逵。李逵若不随他，燕青小厮扑手到一交。李逵多曾著他手脚，以此怕他，只得随顺。燕青和李逵不敢从大路上走，恐有军马追来，难以抵敌，只得大宽转奔陈留县路来。李逵再穿上衣裳，把大斧藏在衣襟底下，又因没了头巾，却把焦黄发分开，绾做两个丫髻。行到天明，燕青身边有钱，村店中买些酒肉吃了，拽开脚步趲行。次日天晓，东京城中好场热闹，高大尉引军出城，追赶不上自回。李师师只推不知，杨太尉也自归家将息，抄点城中被伤人数，计有四五百人，推倒跌损者，不计其数。高太尉会同枢密院童贯，都到太师府商议，启奏早早调兵剿捕。

且说李逵和燕青两个在路，行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做四柳村。不觉天晚，两个便投一个大庄院来，敲开门，直进到草厅上。庄主狄太公出来迎接，看见李逵缩著两个丫髻，却不见穿道袍，面貌生得又丑，正不知是甚麽人。太公随口问燕青道：「这位是那里来的师父？燕青笑道：「这师父是个跷蹊人，你们都不省得他。胡乱趁些晚饭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李逵只不做声。太公听得这话，倒地便拜李逵，说道：「师父，救弟子则个。」李逵道：「你要我救你甚事，实对我说。」那太公道：「我家一百余口，夫妻两个，嫡亲止有一个女儿，年二十余岁，半年之前，著了一个邪祟，只在房中，茶饭并不出来讨吃。若还有人去叫她，砖石乱打出来，家中人都被她打伤了，累累请将法官来，也捉她不得。」

李逵道：「太公，我是蓟州罗真人的徒弟，会得腾云驾雾，专能捉鬼，你若舍得东西，我与你今夜捉鬼。如今先要一 一羊祭祀神将。」太公道：「 羊我家尽有，酒自不必得说。」李逵道：「你拣得膘肥的宰了，烂煮将来，好酒更要几瓶，便可安排，今夜三更与你捉鬼。」太公道：「师父如要书符纸札，老汉家中也有。」李逵道：「我的法只是一样，都没什麽鸟符，身到房里，便揪出鬼来。」燕青忍笑不住。老儿只道他是好话，安排了半夜， 羊都煮得熟了，摆在厅上。李逵叫讨十个大碗，滚热酒十瓶，做一巡筛，明晃晃点著两枝蜡烛，焰腾腾烧著一炉好香。李逵掇条凳子，坐在当中，并不念甚言语。腰间拔出大斧，砍开 羊，大块价扯将下来吃。又叫燕青道：「小乙哥，你也来吃些。」燕青冷笑，那里肯来吃。

李逵吃得饱了，饮过五六碗好酒，看得太公呆了。李逵便叫众庄客：「你们都来散福。」捻指间撒了残肉。李逵道：「快舀桶汤来与我们洗手洗脚。」无移时，洗了手脚，问太公讨茶吃了。又问燕青道：「你曾吃饭也不曾？」燕青道：「吃得饱了。」李逵对太公道：「酒又醉，肉又饱，明日要走路程，老爷们去睡。」太公道：「却是苦也！这鬼几时捉得？」李逵道：「你真个要我捉鬼，著人引我到你女儿房里去。」太公道：「便是神道如今在房中，砖石乱打出来，谁人敢去？」

李逵拔两把板斧在手，叫人将火把远远照著。李逵大踏步直抢到房边，只见房内隐隐的有灯。李逵把眼看时，见一个後生搂著一个妇

人在那里说话。李逵一脚踢开了房门，斧到处，只见砍得火光爆散，霹雳交加。定睛打一看时，原来把灯盏砍翻了。那後生却待要走，被李逵大喝一声，斧起处，早把後生砍翻。这婆娘便钻入床底下躲了。李逵把那汉子先一斧砍下头来，提在床上，把斧敲著床边喝道：「婆娘，你快出来。若不钻出来时，和床都剁的粉碎。」婆娘连声叫道：「你饶我性命，我出来。」却才钻出头来，被李逵揪住头发，直拖到死尸边问道：「我杀的那厮是谁？」婆娘道：「是我奸夫王小二。」李逵又问道：「砖头饭食，那里得来？」婆娘道：「这是我把金银头面与他，三二更从墙上运将入来。」李逵道：「这等肮脏婆娘，要你何用！」揪到床边，一斧砍下头来，把两个人头拴做一处，再提婆娘尸首和汉子身尸相并，李逵道：「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就解下上半截衣裳，拿起双斧，看著两个死尸，一上一下，恰似发擂的乱剁了一阵。

李逵笑道：「眼见这两个不得活了。」插起大斧，提著人头，大叫出厅前来：「两个鬼我都捉了。」撇下人头，满庄里人都吃一惊，都来看时，认得这个是太公的女儿，那个人头，无人认得。数内一个庄客相了一回，认出道：「有些像东村头会黏雀儿的王小二。」李逵道：「这个庄客到眼乖！」太公道：「师父怎生得知？」李逵道：「你女儿躲在床底下，被我揪出来问时，说道：『他是奸夫王小二，吃的饮食，都是他运来。』问了备细，方才下手。」太公哭道：「师父，留得我女儿也罢。」李逵骂道：「打脊老牛，女儿偷了汉子，兀自要留她！你恁地哭时，倒要赖我不谢。我明日却和你说话。」燕青寻了个房，和李逵自去歇息。太公却引人点著灯烛，入房里去看时，照见两个没头尸首，剁做十来段，丢在地下。太公太婆烦恼啼哭，便叫人扛出後面，去烧化了。李逵睡到天明，跳将起来，对太公道：「昨夜与你捉了鬼，你如何不谢？」太公只得收拾酒食相待，李逵、燕青吃了便行。狄太公自理家事，不在话下。

且说李逵和燕青离了四柳村，依前上路，此时草枯地阔，木落山空，於路无话。两个因大宽转梁山泊北，到寨尚有七十八里，巴不到山，离荆门镇不远。当日天晚，两个奔到一个大庄院敲门，燕青道：「俺们寻客店中歇去。」李逵道：「这大户人家，却不强似客店多少！」说犹未了，庄客出来，对说道：「我主太公正烦恼哩！你两个别处去

歇。」李逵直走入去，燕青拖扯不住，直到草厅上。李逵口里叫道：「过往客人借宿一宵，打甚鸟紧！便道太公烦恼！我正要和烦恼的说话。」里面太公张时，看见李逵生得凶恶，暗地教人出来接纳，请去厅外侧首，有间耳房，叫他两个安歇，造些饭食，与他两个吃，著他里面去睡。多样时，搬出饭来，两个吃了，就便歇息。

李逵当夜没些酒，在土炕子上翻来覆去睡不著，只听得太公太婆在里面哽哽咽咽的哭，李逵心焦，那双眼怎地得合。巴到天明，跳将起来，便向厅前问道：「你家甚麽人，哭这一夜，搅得老爷睡不著。」太公听了，只得出来答道：「我家有个女儿，年方一十八岁，被人强夺了去，以此烦恼。」李逵道：「又来作怪！夺你女儿的是谁？」太公道：「我与你说他姓名，惊得你屁滚尿流！他是梁山泊头领宋江，有一百单八个好汉，不算小军。」李逵道：「我且问你：他是几个来？」太公道：「两日前，他和一个小後生各骑著一匹马来。」李逵便叫燕青：「小乙哥，你来听这老儿说的话，俺哥哥原来口是心非，不是好人了也。」燕青道：「大哥莫要造次，定没这事！」李逵道：「他在东京兀自去李师师家去，到这里怕不做出来！」李逵便对太公说道：「你庄里有饭，讨些我们吃。我实对你说，则我便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这个便是『浪子』燕青。既是宋江夺了你的女儿，我去讨来还你。」太公拜谢了，李逵，燕青迳望梁山泊来，直到忠义堂上。

宋江见了李逵，燕青回来，便问道：「兄弟，你两个那里来？错了许多路，如今方到。」李逵那里答应，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众人都吃一惊。宋江喝道：「黑厮又做甚麽？」李逵拿了双斧，抢上堂来，迳奔宋江，诗曰：

梁山泊里无奸佞，忠义堂前有诤臣。留得李逵双斧在，
世间直气尚能伸。

当有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五虎将，慌忙拦住，夺了大斧，揪下堂来。宋江大怒，喝道：「这厮又来作怪！你且说我的过失。」李逵气做一团，那里说得出。燕青向前道：「哥哥听禀一路上备细：他在东京城外客店里跳将出来，拿著双斧，要去劈门，被我一交颠翻，拖将起来，说与他：『哥哥已自去了，独自一个风甚麽？』恰

才信小弟说，不敢从大路走。他又没了头巾，把头发绾做两个丫髻。正来到四柳村狄太公庄上，他去做法官捉鬼，正拿了他女儿并奸夫两个，都剁做肉酱。后来却从大路西边上山，他定要大宽转，将近荆门镇，当日天晚了，便去刘太公庄上投宿。只听得太公两口儿一夜啼哭，他睡不著，巴得天明，起去问他。刘太公说道：『两日前梁山泊宋江和一个年纪小的後生，骑著两匹马到庄上来，老儿听得说是替天行道的人，因此叫这十八岁的女儿出来把酒，吃到半夜，两个把他女儿夺了去。』李逵大哥听了这话，便道是实，我再三解说道：『俺哥哥不是这般的人，多有依草附木，假名托姓的在外头胡做。』李大哥道：『我见他在东京时，兀自恋著唱的李师师不肯放，不是他是谁？因此来发作。』

宋江听罢，便道：「这般屈事，怎地得知？如何不说？」李逵道：「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你做得这等好事！」宋江喝道：「你且听我说！我和三二千军马回来，两匹马落路时，须瞒不得众人。若还抢得一个妇人，必然只在寨里！你却去我房里搜看。」李逵道：「哥哥，你说甚麽鸟闲话！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你的多，那里不藏过了！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你不要赖，早早把女儿送还老刘，倒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宋江道：「你且不要闹嚷，那刘太公不死，庄客都在，俺们同去面对。若还对翻了，就那里舒著脖子，受你板斧；如若对不翻，你这厮没上下，当得何罪？」李逵道：「我若还拿你不著，便输这颗头与你！」宋江道：「最好，你众兄弟都是证见。」便叫「铁面孔目」裴宣写了赌赛军令状二纸，两个各书了字，宋江的把与李逵收了，李逵的把与宋江收了。

李逵又道：「这後生不是别人，只是柴进。」柴进道：「我便同去。」李逵道：「不怕你不来。若到那里对翻了之时，不怕你柴大官人是米大官人，也吃我几斧。」柴进道：「这个不妨，你先去那里等。我们前去时，又怕有跷蹊。」李逵道：「正是。」便唤了燕青：「俺两个依前先去，他若不来，便是心虚，回来罢休不得。」正是：

至人无过任评论，其次纳谏以为恩。

最下自差偏自是，令人敢怒不敢言。

燕表与李逵再到刘太公庄上，太公接见，问道：「好汉，所事如何？」李逵道：「如今我那宋江，他自来教你认他，你和太婆并庄客都仔细认也。若还是时，只管实说，不要怕他，我自替你主。」只见庄客报道：「有十数骑马来到庄上了。」李逵道：「正是了，侧边屯住了人马，只教宋江，柴进入来。」宋江，柴进迳到草厅上坐下。李逵提著板斧立在侧边，只等老儿叫声是，李逵便要下手。那刘太公近前来拜了宋江。李逵问老儿道：「这个是夺你女儿的不是？」那老儿睁开眼，打起老精神，定睛看了道：「不是。」宋江对李逵道：「你却如何？」李逵道：「你两个先著眼他，这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是。」宋江道：「你叫满庄人都来认我。」李逵随即叫到众庄客人等认时，齐声叫道：「不是。」宋江道：「刘太公，我便是梁山泊宋江，这位兄弟，便是柴进。你的女儿，都是吃假名托姓的骗将去了。你若听得出来，报上山寨，我与你做主。」宋江对李逵道：「这里不和你说话，你回来寨里，自有辩理。」

宋江，柴进自与一行人马，先回大寨里去。燕青道：「李大哥，怎地好？」李逵道：「只是我性紧上，错做了事。既然输了这颗头，我自一刀割将下来，你把去献与哥哥便了。」燕青道：「你没来由寻死做甚麽？我教你一个法则，唤做『负荆请罪』。」李逵道：「怎地是负荆？」燕青道：「自把衣服脱了，将麻绳绑缚了，脊梁上背著一把荆枝，拜伏在忠义堂前，告道：『由哥哥打多少。』他自然不忍下手。这个唤做负荆请罪。」李逵道：「好却好，只是有些惶恐，不如割了头去乾淨。」燕青道：「山寨里都是你兄弟，何人笑你？」李逵没奈何，只得同燕青回寨来，负荆请罪。

却说宋江，柴进先归到忠义堂上，和众兄弟们正说李逵的事，只见「黑旋风」脱得赤条条地，背上负著一把荆杖，跪在堂前，低著头，口里不做一声。宋江笑道：「你那黑厮，怎地负荆？只这等饶了你不成！」李逵道：「兄弟的不是了！哥哥拣大棍打几十罢！」宋江道：「我和你赌砍头，你如何却来负荆？」李逵道：「哥哥既是不肯饶我，把刀来割这颗头去，也是了。」当众人人都替李逵陪话。宋江道：「若要我饶他，只教他捉得那两个假宋江，讨得刘太公女儿来还他，这等方才

饶你。」李逵听了，跳将起来，说道：「我去瓮中捉，手到拿来！」宋江道：「他是两个好汉，又有两副鞍马，你只独自一个，如何近傍得他？再叫燕青和你同去。」燕青道：「哥哥差遣，小弟愿往。」便去房中取了弩子，绰了齐眉棍，随著李逵，再到刘太公庄上。

燕青细问他来情，刘太公说道：「日平西时来，三更里去了，不知所在，又不敢跟去。那为头的生的矮小，黑瘦面皮，第二个夹壮身材，短须大眼。」二人问了备细，便叫：「太公放心，好歹要救女儿还你！我哥哥宋公明的将令，务要我两个寻将来，不敢违误。」便叫煮下乾肉，做下蒸饼，各把料袋装了，拴在身边，离了刘太公庄上。先去正北上寻，但见荒僻无人烟去处。走了一两日，绝不见些消耗。却去正东上，又寻了两日，直到凌州高唐界内，又无消息。李逵心焦面热，却回来望西边寻去。又寻了两日，绝无些动静。

当晚两个且向山边一个古庙中供床上宿歇，李逵那里睡得著，爬起来坐地。只听得庙外有人走的响，李逵跳将起来，开了庙门看时，只见一条汉子，提著把朴刀，转过庙後山脚下上去，李逵在背後跟去。燕青听得，拿了弩弓，提了杆棍，随後跟来，叫道：「李大哥，不要赶，我自有道理。」是夜月色朦胧，燕青递杆棍与了李逵，远远望见那汉低著头只顾走。燕青赶近，搭上箭弩弦稳放，叫声：「如意子，不要误我。」只一箭，正中那汉的右腿，扑地倒了。李逵赶上，劈衣领揪住，直拿到古庙中，喝问道：「你把刘太公的女儿抢的那里去了？」那汉告道：「好汉，小人不知此事，不曾抢甚麽刘太公女儿。小人只是这里剪径，做些小买卖，那里敢大弄，抢夺人家子女！」

李逵把那汉捆做一块，提起斧来喝道：「你若不实说，砍你做二十段。」那汉叫道：「且放小人起来商议。」燕青道：「汉子，我且与你拔了这箭。」放将起来问道：「刘太公女儿，端的是甚麽人抢了去？只是你这里剪径的，你岂可不知些风声！」那汉道：「小人胡猜，未知真实，离此间西北上约有十五里，有一座山，唤做牛头山，山上旧有一个道院，近来新被两个强人：一个姓王，名江，一个姓董，名海——这两个都是绿林中草贼，——先把道士道童都杀了，随从只有五七个伴当，占住了道院，专一来打劫。但到处只称是宋江，多敢是这两个抢了去。」燕青道：「这话有些来历，汉子，你休怕我！我便是梁山泊

『浪子』燕青，他便是『黑旋风』李逵。我与你调理箭疮，你便引我两个到那里去。」那人道：「小人愿往。」

燕青去寻朴刀还了他，又与他扎缚了疮口，趁著月色微明，燕青，李逵扶著他走过十五里来路，到那山看时，苦不甚高，果似牛头之状。三个上得山来，天尚未明，来到山头看时，团团一道土墙，里面约有二十来间房子。李逵道：「我与你先跳入墙去。」燕青道：「且等天明却理会。」李逵那里忍耐得，腾地跳将过去了。只听得里面有人喝声，门开处，早有人出来，便挺朴刀来奔李逵。燕青生怕撒了事，拄著杆棒，也跳过墙来。那中箭的汉子一道烟走了。燕青见这出来的好汉正李逵，潜身暗行，一棒正中那好汉脸颊骨上，倒入李逵怀里来，被李逵後心只一斧，砍翻在地，里面绝不见一个人出来。燕青道：「这厮必有後路走了，我与你去截住後门，你却把著前门，不要胡乱入去。」

且说燕青来到後门墙外，伏在黑暗处，只见後门开处，早有一条汉子拿了钥匙，来开後面墙门。燕青转将过去，那汉见了，房檐便走出前门来。燕青大叫：「前门截住。」李逵抢将过来，只斧，劈胸膛砍倒，便把两颗头都割下来，拴做一处。李逵性起，砍将入去，泥神也似，都推倒了。那几个伴当躲在前，被李逵赶去，一斧一个，都杀了。来到房中看时，果然见那个女儿在上呜呜的啼哭。看那女子，云鬓花颜，其实美丽，有诗为证：

弓鞋窄窄起春罗，香沁酥胸玉一窝。丽质难禁风两骤，
不胜幽恨蹙秋波。

燕青问道：「你莫不是刘太公女儿麼？」那女子答道：「奴家在十数日之前，被这两个贼掳在这里，每夜轮一个将奴家奸宿。奴家昼夜泪雨成行，要寻死处，被他监看得紧。今日得将军搭救，便是重生父母，再养爹娘。」燕青道：「他有两匹马，在那里放著？」女子道：「只在东边房内。」燕青备上鞍子，牵出门外，便来收拾房中积下的黄白之资，约有三五千两。燕青便叫那女子上马，将金银包了，和人头抓了，拴在一匹马上。李逵缚了个草把，将下残灯，把草房四边点著烧起。他两个开了墙门，步送女子下山，直到刘太公庄上。

爹娘见了女子，十分欢喜，烦恼都没了，尽来拜谢两位头领。燕青道：「你不要谢我两个，你来寨里拜谢俺哥哥宋公明。」两个酒食都

不肯吃，一家骑了一匹马，飞奔山上来。回到寨中，红日衔山之际，都到三关之上，两个牵著马，驼著金银，提了人头，迳到忠义堂上，拜见宋江，燕青将前事细细说了一遍。宋江大喜，叫把人头埋了，金银收入库中，马放去战马群内喂养。次日，设筵宴与燕青，李逵作贺。刘太公也收拾金银上山，来到忠义堂上，拜谢宋江。宋江那里肯受，与了酒饭，教送下山回庄去了，不在话下，梁山泊自是无话，不觉时光迅速。

看看鹅黄著柳，渐渐鸭绿生波。桃腮乱簇红英，杏脸微开绛蕊。山前花，山後树，俱发萌芽；州上苹，水中芦，都回生意。谷雨初晴，可是丽人天气；禁"~才过，正当三月韶华。

宋江正坐，只见关下解一夥人到来，说道：「拿到一夥牛子，有七八个车箱，又有几束哨棒。」宋江看时，这夥人都是彪形大汉，跪在堂前告道：「小人等几个直从凤翔府来，今上泰安州烧香。目今三月二十八日天齐圣帝降诞之辰，我每都去台上使棒，一连三日，何止有千百对在那里。今年有个扑手好汉，是太原府人氏，姓任，名原，身長一丈，自号『擎天柱』口出大言，说道：『相扑世间无对手，争交天下我为魁。』闻他两年曾在庙上争交，不曾有对手，白白地拿了若干利物，今年又贴招儿，单搦天下人相扑。小人等因这个人来，一者烧香，二乃为看任原本事，三来也要偷学他几路好棒，伏望大王慈悲则个。」

宋江听了，便叫小校：「快送这夥人下山去，分毫不得侵犯。今後遇有往来烧香的人，休要惊吓他，任从过往。」那夥人得了性命，拜谢下山去了。只见燕青起身禀覆宋江，说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惊动了泰安州，大闹了祥符县。正是东岳庙中双虎，嘉宁殿上二龙争。毕竟燕青说出甚麽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话说这燕青，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机巧心灵，多见广识，了

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当日燕青禀宋江道：「小乙自幼跟著卢员外学得这身相扑，江湖上不曾逢著对手，今日幸遇此机会，三月二十八日又近了，小乙并不要带一人，自去献台上，好歹攀他颠一交。若是输了颠死，永无怨心；倘或赢时，也与哥哥增些光彩。这日必然有一场好闹，哥哥却使人救应。」宋江说道：「贤弟，闻知那人身长一丈，貌若金刚，约有千百斤气力，你这般瘦小身材，纵有本事，怎地近傍得他？」燕青道：「不怕他长大身材，只恐他不著圈套。常言道：『相扑的有力使力，无力使智。』非是燕青敢说口，临机应变，看景生情，不倒的输与他那呆汉。」卢俊义便道：「我这小乙，端的自小学成好一身相扑，随他心意，叫他去。至期，卢某自去接应他回来。」宋江问道：「几时可行？」燕青答道：「今日是三月二十四日了，来日拜辞哥哥下山，路上略宿一宵，二十六日赶到庙上，二十七日在那里打探一日，二十八日却好和那厮放对。」

当日无事，次日宋江置酒与燕青送行。众人看燕青时，打扮得村村朴朴，将一身花绣把袖袄包得不见，扮做山东货郎，腰里插著一把串儿，挑一条高肩杂货担子，诸人看了都笑。宋江道：「你既然装做货郎担儿，你且唱个山东《货郎转调歌》与我众人听。」燕青一手捻串儿，一手打板，唱出《货郎太平歌》，与山东人不差分毫来去，众人又笑。酒至半酣，燕青辞了众头领下山，过了金沙滩，取路往泰安州来。

当日天晚，正待要寻店安歇，只听得背後有人叫道：「燕小乙哥，等我一等。」燕青歇下担子看时，却是「黑旋风」李逵。燕青道：「你赶来怎地？」李逵道：「你相伴我去荆门镇走了两遭，我见你独自个来，放心不下，不曾对哥哥说知，偷走下山，特来帮你。」燕青道：「我这里用你不著，你快早早回去。」李逵焦躁起来，说道：「你便是真个了得的好汉！我好意来帮你，你倒翻成恶意！我却偏要去！」燕青寻思，怕坏了义气，便对李逵说道：「和你去不争。那里圣帝生日，都是四山五岳的人聚会，认得你的颇多，你依的我三件事，便和你同去。」李逵道：「依得。」燕青道：「从今路上和你前後各自走，一脚到客店里，入得店门，你便自不要出来，这是第一件了。第二件，到得庙上客店里，你只推病，把被包了头脸，假做打盹睡，更不要做声。」

第三件，当日庙上，你挨在稠人中看争交时，不要大惊小怪。大哥，依得麽？」李逵道：「有甚难处！都依你便了。」

当晚两个投客店安歇。次日五更起来，还了房钱，同行到前面打火吃了饭，燕青道：「李大哥，你先走半里，我随后来也。」那条路上，只见烧香的人来往不绝，多有讲说任原的本事，两年在泰岳无对，今年又经三年了。燕青听得，有在心里。申牌时候将近，庙上傍边众人都立定脚，仰面在那里看。燕青歇下担儿，分开人丛，也挨向前看时，只见两条红标柱，恰与坊巷牌额一般相似，上立一面粉牌，写道：「太原相扑『擎天柱』任原。」傍边两行小字道：「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苍龙。」燕青看了，便扯匾担，将牌打得粉碎，也不说什麼，再挑了担儿，望庙上去了。看的众人，多有好事的，飞报任原说，今年有劈牌放对的。

且说燕青前面迎著李逵，便来寻客店安歇。原来庙上好生热闹，不算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延接天下香官。到菩萨圣节之时，也没安著人处，许多客店，都歇满了。燕青，李逵只得就市梢头赁一所客店安下，把担子歇了，取一夹被，教李逵睡著。店小二来问道：「大哥是山东货郎，来庙上赶趁，怕敢出房钱不起？」燕青打著乡谈说道：「你好小觑人！一间小房，值得多少，便比一间大房钱。没处去了，别人出多少房钱，我也出多少还你。」店小二道：「大哥休怪，正是要紧的日子，先说得明白最好。」燕青道：「我自来做买卖，倒不打紧，那里不去歇了，不想路上撞见了这个乡中亲戚，现患气病，因此只得要讨你店中歇。我先与你五贯铜钱，央及你就锅中替我安排些茶饭，临起身一发酬谢你。」小二哥接了铜钱，自去门前安排茶饭，不在话下。

没多时候，只听得店门外热闹，二三十条大汉走入店里来，问小二哥道：「劈牌定对的好汉，在那房里安歇？」店小二道：「我这里没有。」那夥人道：「都说在你店中。」小二哥道：「只有两眼房，空著一眼，一眼是个山东货郎，扶著一个病汉赁了。」那一夥人道：「正是那个货郎儿劈牌定对。」店小二道：「休道别人取笑！那货郎儿是一个小小後生，做得甚用！」那夥人齐道：「你只引我们去张一张。」店小二指道：「那角落头房里便是。」众人来看时，见紧闭著房门，都去子

眼里张时，见里面 上两个人脚厮抵睡著。

众人寻思不下，数内有一个道：「既是敢来劈牌，要做天下对手，不是小可的人，怕人算他，以定是假装害病的。」众人道：「正是了，都不要猜，临期便见。」不到黄昏前後，店里何止三二十夥人来打听，分说得店小二口唇也破了。当晚搬饭与二人吃，只见李逵从被窝里钻出头来，小二哥见了，吃一惊，叫声：「阿呀！这个是争交的爷爷了！」燕青道：「争交的不是他，他自病患在身，我便是迳来争交的。」小二哥道：「你休要瞒我，我看任原吞得你在肚里。」燕青道：「你休笑我，我自有法度，教你们大笑一场，回来多把利物赏你。」小二哥看著他们吃了晚饭，收了碗碟，自去厨头洗刮，心中只是不信。

次日，燕青和李逵吃了些早饭，吩咐道：「哥哥，你自拴了房门高睡。」燕青却随了众人，来到岱岳庙里看时，果然是天下第一，但见：

庙居泰岱，山镇乾坤。为山岳之至尊，乃万神之领袖。山头伏槛，直望见弱水蓬莱；绝顶攀松，尽都是密云薄雾。楼台森耸，疑是金乌展翅飞来；殿阁棱层，恍觉玉兔腾身走到。雕梁画栋，碧瓦朱檐，凤扉亮 映黄纱，龟背绣帘垂锦带。遥观圣像，九旒冕舜目尧眉；近睹神颜，袞龙袍汤肩禹背。九天司命，芙蓉冠掩映绛纱衣；炳灵圣公，赭黄袍偏称蓝田带。左侍下玉簪珠履，右侍下紫金章。阖殿威严，护驾三千金甲将；两廊猛勇，勤王十万铁衣兵。五岳楼相接东宫，仁安殿紧连北阙。蒿里山下，判官分七十二司；白骡庙中，土神按二十四气。管火池铁面太尉，月月通灵；掌生死五道将军，年年显圣。御香不断，天神飞马报丹书；祭祀依时，老幼望风皆获福。嘉宁殿祥云杳霭，正阳门瑞气盘旋。万民朝拜碧霞君，四远归依仁圣帝。

当时燕青游 了一遭，却出草参亭参拜了四拜，问烧香的道：「这相扑任教师在那里歇？」便有好事人说：「在迎恩桥下那个大客店里便是，他教著二三百个上足徒弟。」燕青听了，迳来迎恩桥下看时，见桥边栏杆子上坐著二三十个相扑子弟，面前遍插铺金旗牌，锦绣帐额，等身靠背。燕青闪入客店里去，看见任原坐在亭心上，直乃有揭谛仪容，金刚貌相。坦开胸脯，显存孝打虎之威；侧坐胡 ，有霸王拔山之势。在那里看徒弟相扑。数内有人认得燕青曾劈牌来，暗暗报

与任原。只见任原跳将起来，扇著膀子，口里说道：「今年那个合死的，来我手里纳命。」燕青低了头，急出店门，听得里面都笑。急回到自己下处，安排些酒食，与李逵同吃了一回。李逵道：「这们睡，闷死我也！」燕青道：「只有今日一晚，明日便见雌雄。」当时闲话，都不必说。

三更前後，听得一派鼓乐响，乃是庙上众香官与圣帝上寿。四更前後，燕青，李逵起来，问店小二先讨汤洗了面，梳光了头，脱去了里面衲袄，下面牢拴了腿 护膝，匾扎起了熟绢水 ，穿了多耳麻鞋，上穿汗衫搭膊，系了腰。两个吃了早饭，叫小二吩咐道：「房中的行李，你与我照管。」店小二应道：「并无失脱，早早得胜回来。」只这小客店里，也有三二十个烧香的，都对燕青道：「後生，你自斟酌，不要枉送了性命。」燕青道：「当下小人喝采之时，众人可与小人夺些利物。」众人都有先去了的。李逵道：「我带了这两把板斧去也好。」燕青道：「这个却使不得，被人看破，误了大事。」 当时两个杂在人队里，先去廊下，做一块儿伏了。那日烧香的人，真乃亚肩叠背，偌大一个东岳庙，一涌便满了，屋脊梁上都是看的人。朝著嘉宁殿，扎缚起山棚，棚上都是金银器皿，锦绣听 A 门外拴著五头骏马，全付鞍辔。知州禁住烧香的人，看这当年相扑献圣一个年老的部署，拿著竹批，上得献台，参神已罢，便请今年相扑的对手，出马争交。说言未了，只见人如潮涌，却早十数对哨棒过来，前面列著四把绣旗。那任原坐在轿上，这轿前轿後三二十对花搭膊的好汉，前遮後拥，来到献台上。部署请下轿来，开了几句温暖的呵会。任原道：「我两年到岱岳，夺了头筹，白白拿了若干利物，今年必用脱膊。」说罢，见一个拿水桶的上来。任原的徒弟，都在献台边，一周遭都密密地立著。且说任原先解了搭膊，除了巾帨，虚笼著蜀锦袄子，喝了一声参神喏，受了两口神水，脱下锦袄，百十万人齐喝一声采。看那任原时，怎生打扮：

头绾一窝穿心红角子，腰系一条绛罗翠袖三串带儿，拴十二个玉蝴蝶牙子扣儿。主腰上排数对金鸳鸯褙褶衬衣。护膝中有铜裆铜 ，缴 内有铁片铁环。扎腕牢拴，踢鞋紧系。世间驾海擎天柱，岳下降魔斩将人。

那部署道：「教师两年在庙上不曾有对手，今年是第三番了，教师有甚言语，安覆天下众香官？」任原道：「四百座军州，七千余县治，好事香官，恭敬圣帝，都助将利物来，任原两年白受了，今年辞了圣帝还乡，再也不上山来了。东至日出，西至日没，两轮日月，一合乾坤，南及南蛮，北济幽燕，敢有出来和我争利物的麽？」说犹未了，燕青捺著两边人的肩臂，口中叫道：「有有！」从人背上直飞抢到献台上来。众人齐发声喊。那部署接著问道：「汉子，你姓甚名谁？那里人氏？你从何处来？」燕青道：「我是山东张货郎，特地来和他争利物。」那部署道：「汉子，性命只在眼前，你省得麽？你有保人也无？」燕青道：「我就是保人，死了要谁偿命？」部署道：「你且脱膊下来看。」燕青除了头巾，光光的梳著两个角儿，脱下草鞋，赤了双脚，蹲在献台一边，解了腿护膝，跳将起来，把布衫脱将下来，吐个架子，则见庙里的看官如搅海翻江相似，迭头价喝采，众人都呆了。

任原看了他这花绣，急健身材，心里到有五分怯他。殿门外月台上本州太守坐在那里弹压，前後衣公吏环立七八十对，随即使人叫燕青下献台，来到面前。太守见了他这身花绣，一似玉亭柱上铺著软翠，心中大喜，问道：「汉子，你是那里人氏？因何到此？」燕青道：「小人姓张，排行第一，山东莱州人氏，听得任原招天下人相扑，特来和他争交。」知州道：「前面那匹全副鞍马，是我出的利物，把与任原；山棚上应有物件，我主张分一半与你，你两个分了罢，我自举你在我身边。」燕青道：「相公，这利物到不打紧，只要颠翻他，教众人取笑，图一声喝采。」知州道：「他是一个金刚般一条大汉，你敢近他不得！」燕青道：「死而无怨。」再上献台来，要与任原定对。

部署问他先要了文书，怀中取出相扑社条，读了一遍，对燕青道：「你省得麽？不许暗算。」燕青冷笑道：「他身上都有准备，我单单只这个水棍儿，暗算他甚麽？」知州又叫部署来吩咐道：「这般一个汉子，俊俏後生，可惜了！你去与他分了这扑。」部署随即上献台，又对燕青道：「汉子，你留了性命还乡去罢！我与你分了这扑。」燕青道：「你好不晓事，知是我赢我输！」众人都和起来，只见分开了数万香官，两边排得似鱼鳞一般，廊庑屋脊上也都坐满，只怕遮著了这相扑。任原此时有心，恨不得把燕青丢去九霄云外，跌死了他。部署道：「既

然你两个要相扑，今年且赛这对献圣，都要小心著，各各在意。」

净净地献台上只三个人。此时宿露尽收，旭日初起，部署拿著竹批，两边吩咐已了，叫声「看扑。」这个相扑，一来一往，最要说得分明。说时迟，那时疾，正如空中星移电掣相似，些儿迟慢不得。当时燕青做一块儿蹲在右边，任原先在左边立个门户，燕青只不动弹。初时献台上各占一半，中间心里合交。任原见燕青不动弹，看看逼过右边来，燕青只他下三面。任原暗忖道：「这人必来弄我下三面。你看我不消动手，只一脚踢这厮下献台去。」任原看著逼将入来，虚将左脚卖个破绽，燕青叫一声「不要来。」任原却待奔他，被燕青去任原左肋下穿将过去。任原性起，急转身又来拿燕青，被燕青虚跃一跃，又在右肋下钻过去。大汉转身终是不便，三换换得脚步乱了。燕青却抢将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裆，用肩胛顶住他胸脯，把任原直托将起来，头重脚轻，借力便旋四五旋，旋到献台边，叫一声「下去！」把任原头在下脚在上，直撵下献台来。这一扑，名唤做「鹞鸽旋」，数万的香官看了，齐声喝采。那任原的徒弟们见颠翻了他师父，先把山棚拽倒，乱抢了利物。众人乱喝打时，那二三十徒弟抢入献台来。知州那里治押得住，不想傍边恼犯了这个太岁，却是「黑旋风」李逵看见了，睁圆怪眼，倒竖虎须，面前别无器械，便把杉刺子一般拔断，拿两条杉木在手，直打将来。

香官数内有人认得李逵的，说将出名姓来，外面做公人的齐入庙里大叫道：「休教走了梁山泊『黑旋风』！」那知府听得这话，从顶门上不见了三魂，脚底下失了七魄，便望後殿走了。四下里的人涌并围将来，庙里香官，各自奔走。李逵看任原时，跌得昏晕，倒在献台边口内只有些游气。李逵揭块石板，把任原头打得粉碎。两个从庙里打将出来，门外弓箭乱射入来，燕青，李逵只得爬上屋去，揭瓦乱打。

不多时，只听得庙门前喊声大举，有人杀将入来。当头一个，头戴白范阳毡笠儿，身穿白段子袄，跨口腰刀，挺条朴刀，那汉是北京「玉麒麟」卢俊义。後面带著史进，穆弘，鲁智深，武松，解珍，解宝七筹好汉，引一千余人，杀开庙门，入来策应。燕青，李逵见了，便从屋上跳将下来，跟著大队便走。李逵便去客店里拿了双斧，赶来厮杀。这府里整点得官军来时，那夥好汉，已自去得远了。官兵已知

梁山泊人众难敌，不敢来追赶。却说卢俊义便叫收拾李逵回去，行了半日，路上又不见了李逵。卢俊义又笑道：「正是招灾惹祸，必须使人寻他上山。」穆弘道：「我去寻他回寨。」卢俊义道：「最好。」

且不说卢俊义引众还山，却说李逵手持双斧，直到寿张县。当日午衙方散，李逵来到县衙门口，大叫入来：「梁山泊『黑旋风』爹爹在此！」吓得县中人手足都麻木了，动弹不得。原来这寿张县贴著梁山泊最近，若听得「黑旋风」李逵五个字，端的医得小儿夜啼惊哭，今日亲身到来，如何不怕！当时李逵迳去知县椅子上坐了，口中叫道：「著两个出来说话，不来时，便放火。」廊下房内众人商量：「只得著几个出去答应；不然，怎地得他去？」数内两个吏员出来厅上拜了四拜，跪著道：「头领到此，必有指使。」李逵道：「我不来打搅你县里人，因往这里经过，闲耍一遭，请出你知县来，我和他厮见。」

两个去了，出来回话道：「知县相公却才见头领来，开了後门，不知走往那里去了。」李逵不信，自转入後堂房里来寻。「头领看，那头衣衫匣子在那里放著。」李逵扭开锁，取出头，领上展角，将来戴了，把绿袍公服穿上，把角带系了，再寻靴，换了麻鞋，拿著槐筒，走出厅前，大叫道：「吏典人等都来参见。」众人没奈何，只得上去答应。李逵道：「我这般打扮也好麽？」众人道：「十分相称。」李逵道：「你们令史只候都与我到衙了，便去；若不依我，这县都翻做白地。」众人怕他，只得聚集些公吏人来，擎著牙杖骨朵，打了三通擂鼓，向前声喏。李逵呵呵大笑，又道：「你众人内也著两个来告状。」吏人道：「头领坐在此地，谁敢来告状？」李逵道：「可知人不来告状，你这里自著两个装做告状的来告。我又不伤他，只是取一回笑耍。」

公吏人等商量了一会，只得著两个牢子装做厮打的来告状，县门外百姓都放来看。两个跪在厅前，这个告道：「相公可怜见，他打了小人。」那个告：「他骂了小人，我才打他。」李逵道：「那个是吃打的？」原告道：「小人是吃打的。」又问道：「那个是打了他的？」被告道：「他先骂了，小人是打他来。」李逵道：「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李逵起身，把绿袍抓扎起，槐筒揣在腰里，掣出大斧，直看著枷了那个原告人，号令在县门前，方才大踏步去了，也不脱那衣靴。县门前

看的百姓，那里忍得住笑。正在寿张县前走过东，走过西，忽听得一处学堂读书之声，李逵揭起帘子，走将入去，吓得那先生跳窗走了，众学生们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躲的躲，李逵大笑。出门来，正撞著穆弘。穆弘叫道：「众人忧得你苦，你却在这里疯！快上山去！」那里由他，拖著便走。李逵只得离了寿张县，迳奔梁山泊来，有诗为证：

牧民县令每猖狂，自幼先生教不良。应遣铁牛巡历到，
琴堂闹了闹书堂。

二人渡过金沙滩，来到寨里，众人见了李逵这般打扮都笑。到得忠义堂上，宋江正与燕青庆喜，只见李逵放下绿袍，去了双斧，摇摇摆摆，直至堂前，执著槐筒，来拜宋江。拜不得两拜，把这绿袍踏裂，绊倒在地，众人都笑。宋江骂道：「你这厮忒大胆！不曾著我知道，私走下山，这是该死的罪过！但到处便惹起事端，今日对众弟兄说过，再不饶你！」李逵喏喏连声而退。梁山泊自此人马平安，都无甚事，每日在山寨中教演武艺，操练人马，令会水者上船习学。各寨中添造军器，衣袍，铠甲，枪刀，弓箭，牌弩，旗帜，不在话下。

且说泰安州备将前事申奏东京，进奏院中，又有收得各处州县申奏表文，皆为宋江等反乱，骚扰地方。此时道君皇帝有一个月不曾临朝视事，当日早朝，正是三下静鞭鸣御阙，两班文武列金阶，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进奏院卿出班奏曰：「臣院中收得各处州县累次表文，皆为宋江等部领贼寇，公然直进府州，劫掠库藏，抢掳仓廩，杀害军民，贪厌无足，所到之处，无人可敌。若不早为剿捕，日後必成大患。」天子乃云：「上元夜此寇闹了京国，今又往各处骚扰，何况那里附近州郡？」朕已累次差遣枢密院进兵，至今不见回奏。

傍有御史大夫崔靖出班奏曰：「臣闻梁山泊上立一面大旗，上书『替天行道』四字，此是曜民之术。民心既服，不可加兵。即目辽兵犯境，各处军马遮掩不及，若要起兵征伐，深为不便。以臣愚意，此等山间亡命之徒，皆犯官刑，无路可避，遂乃啸聚山林，恣为不道。若降一封丹诏，光禄寺颁给御酒珍羞，差一员大臣，直到梁山泊，好言抚谕，招安来降，假此以敌辽兵，公私两便。伏乞陛下圣鉴。」天

子云：「卿言甚当，正合朕意。」便差殿前太尉陈宗善为使，擎丹诏御酒，前去招安梁山泊大小人。是日朝中陈太尉领了诏书，回家收拾。不争陈太尉奉诏招安，有分教，香醪翻做烧身药，丹诏应为引战书。毕竟陈太尉怎地来招安宋江，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

话说陈宗善领了诏书，回到府中，收拾起身，多有人来作贺：「太尉此行，一为国家干事，二为百姓分忧，军民除患。梁山泊以忠义为主，只待朝廷招安，太尉可著些甜言美语，加意抚恤。」正话间，只见太师府干人来请说道：「太师相邀太尉说话。」陈宗善上轿，直到新宋门大街太师府前下轿，干人直引进节堂内书院中，见了太师，侧边坐下。茶汤已罢，蔡太师问道：「听得天子差你去梁山泊招安，特请你说来知：到那里不要失了朝廷纲纪，乱了国家法度。你曾闻《论语》有云：『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使矣。』」陈太尉道：「宗善尽知，承太师指教。」蔡京又道：「我叫这个干人跟你去。他多省得法度，怕你见不到处，就与你提拨。」陈太尉道：「深谢恩相厚意。」辞了太师，引着干人，离了相府，上轿回家。

方才歇定，门吏来报，高殿帅下马。陈太尉慌忙出来迎接，请到厅上坐定，叙问寒温已毕，高太尉道：「今日朝廷商量招安宋江一事，若是高俅在内，必然阻住。此贼累辱朝廷，罪恶滔天，今更赦宥罪犯，引入京城，必成後患。欲待回奏，玉音已出，且看大意如何。若还此贼仍昧良心，怠慢圣旨，太尉早早回京，不才奏过天子，整点大军，亲身到彼，剪草除根，是吾之愿。太尉此去，下官手下有个虞候，能言快语，问一答十，好与太尉提拨事情。」陈太尉谢道：「感蒙殿帅忧心。」高俅起身，陈太尉送至府前，上马去了。

次日，蔡太师府张干办，高殿帅府李虞候，二人都到了。陈太尉拴束马匹，整点人数，将十瓶御酒，装在龙凤担内挑了，前插黄旗。陈太尉上马，亲随五六人，张干办，李虞候都乘马匹，丹诏背在前面，引一行人出新宋门。 - - 以下官员，亦有送路的，都回去了。 - - 迤

迺来到济州。太守张叔夜接著，请到府中设筵相待，动问招安一节，陈太尉都说了备细。

张叔夜道：「论某愚意，招安一事最好；只是一件，太尉到那里，须是陪些和气，用甜言美语，抚恤他众人，好共歹，只要成全大事。他数内有几个性如烈火的汉子，倘或一言半语冲撞了他，便坏了大事。」张干办，李虞候道：「放著我两个跟著太尉，定不致差迟。太守，你只管教小心和气，须坏了朝廷纲纪，小辈人常压著，不得一半；若放他头起，便做模样。」张叔夜道：「这两个是甚麽人？」陈太尉道：「这一个人是蔡太师府内干办，这一个是高太尉府里虞候。」张叔夜道：「只好教这两位干办不去罢！」陈太尉道：「他是蔡府高府心腹人，不帶他去，必然疑心。」张叔夜道：「下官这话，只是要好，恐怕劳而无功。」张干办道：「放著我两个，万丈水无涓滴漏。」张叔夜再不敢言语。一面安排 宴管待，送至馆驿内安歇。次日，济州先使人去梁山泊报知。

却说宋江每日在忠义堂上聚众相会，商议军情，早有细作人报知此事，未见真实，心中甚喜。当日小喽罗领著济州报信的直到忠义堂上，说道：「朝廷今差一个太尉陈宗善， 到十瓶御酒，赦罪招安丹诏一道，已到济州城内，这里准备迎接。」宋江大喜，遂取酒食，并彩缎二疋，花银十两，打发报信人先回。

宋江与众人道：「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吴用笑道：「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著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宋江道：「你们若如此说时，须坏了『忠义』二字。」林冲道：「朝廷中贵官来时，有多少装么，中间未必是好事。」关胜便道：「诏书上必然有著些 吓的言语，来惊我们。」徐宁又道：「来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门下。」宋江道：「你们都休要疑心，且只顾安排接诏。」先令宋清，曹正准备 席，委柴进都管提调，务要十分齐整，铺设下太尉 次，列五色绢缎，堂上堂下，搭彩悬花。先使裴宣，萧让，吕方，郭盛预先下山，离二十里伏道迎接。水军头领准备大船傍岸。吴用传令：「你们尽依我行，不如此，行不得。」

且说萧让引著三个随行，带引五六人，并无寸铁，将著酒果，在二十里外迎接。陈太尉当日在途中，张干办，李虞候不乘马匹，在马前步行，背後从人，何只二三百，济州的军官约有十数骑，前面摆列导引人马。龙凤担内挑著御酒，骑马的背著诏匣。济州牢子，前後也有五六十人，都要去梁山泊内，指望觅个小富贵。萧让，裴宣，吕方，郭盛在半路上接著，都俯伏道傍迎接。那张干办便问道：「你那宋江大似谁？皇帝诏旨到来，如何不亲自来接？甚是欺君！你这夥本是该死的人，怎受得朝廷招安？请太尉回去。」萧让，裴宣，吕方，郭盛俯伏在地，请罪道：「自来朝廷不曾有诏到寨，未见真实。宋江与大小头领都在金沙滩迎接，万望太尉暂息雷霆之怒，只要与国家成全好事，恕免则个。」李虞候便道：「不成全好事，也不愁你这夥贼飞上天去了。」有诗为证：

贝锦生谗自古然，小人凡事不宜先。九天恩雨今宣布，可惜招安未十全。

当时吕方，郭盛道：「是何言语！只如轻看人！」萧让，裴宣只得恳请他捧去酒果，又不肯吃。众人相随来到水边，梁山泊已摆著三只战船在彼，一装装载马匹，一只装裴宣等一干人，一只请太尉下船，并随从一应人等，先把诏书御酒放在船头上。那只船正是「活阎罗」阮小七监督。

当日阮小七坐在船梢上，分拨二十余个军健棹船，一家带一口腰刀。陈太尉初下船时，昂昂然傍若无人，坐在中间。阮小七招呼众人，把船棹动，两边水手齐唱起歌来。李虞候便骂道：「村驴，贵人在此，全无忌惮！」那水手那里睬他，只顾唱歌。李虞候拿起藤条，来打两边水手，众人并无惧色。有几个为头的回话道：「我们自唱歌，干你甚事。」李虞候道：「杀不尽的反贼，怎敢回我话？」便把藤条去打，两边水手都跳在水里去了。阮小七在梢上说道：「直这般打我水手下水里去了，这船如何得去？」只见上流头两只快船下来接。原来阮小七预先积下两舱水，见後头来船相近，阮小七便去拔了栏子，叫一声「船漏了！」水早滚上舱里来，急叫救时，船里有一尺多水。那两只船挈将拢来，众人急救陈太尉过船去。各人且把船只顾摇开，那里来顾御酒诏书。两只快船先行去了。

阮小七叫上水手来，舀了舱里水，把展布都拭抹了，却叫水手道：「你且掇一瓶御酒过来，我先尝一尝滋味。」一个水手便去担中取一瓶酒出来，解了封头，递与阮小七。阮小七接过来，闻得喷鼻馨香，阮小七道：「只怕有毒，我且做个不著，先尝些个。」也无碗瓢和瓶，便呷，一饮而尽。阮小七吃了一瓶道：「有些滋味。」一瓶那里济事，再取一瓶来，又一饮而尽。吃得口滑，一连吃了四瓶。阮小七道：「怎地好？」水手道：「船梢头有一桶白酒在那里。」阮小七道：「与我取舀水的瓢来，我都教你们到口。」将那六瓶御酒，都分与水手众人吃了，却装上十瓶村醪水白酒，还把原封头缚了，再放在龙凤担内，飞也似摇著船来，赶到金沙滩，却好上岸。宋江等都在那里迎接，香花灯烛，鸣金擂鼓，并山寨里鼓乐，一齐都响，将御酒摆在桌子上，每一桌令四个人；诏书也在一个桌子上著。

陈太尉上岸，宋江等接著，纳头便拜。宋江道：「文面小吏，罪恶弥天，屈辱贵人到此，接待不及，望乞恕罪。」李虞候道：「太尉是朝廷大贵人大臣，来招安你们，非同小可！如何把这等漏船，差那不晓事的村贼乘驾，险些儿误了大贵人性命！」宋江道：「我这里有的是好船，怎敢把漏船来载贵人！」张干办道：「太尉衣襟上兀自湿了，你如何耍赖！」宋江背後五虎将紧随定，不离左右，又有八骠骑将簇拥前後，见这李虞候，张干办在宋江面前指手划脚，你来我去，都有心要杀这厮，只是碍著宋江一个，不敢下手。

当日宋江请太尉上轿，开读诏书，四五次谗请得上轿。牵过两匹马来，与张干办，李虞候骑。这两个男女，不知身已多大，装煞臭么，宋江央及得上马行了，令众人大吹大擂，迎上三关来。宋江等一百余个头领，都跟在後面，直迎至忠义堂前，一齐下马，请太尉上堂，正面放著御酒诏匣，陈太尉，张干办，李虞候立在左边，萧让，裴宣立在右边。宋江叫点众头领时，一百七人，於内单只不见了李逵。此时是四月间天气，都穿夹罗战袄，跪在堂上，拱听开读。陈太尉於诏书匣内取出诏书，度与萧让。裴宣赞礼。众将拜罢，萧让展开诏书，高声读道：

制曰：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五帝凭礼乐而有疆封，三皇用杀伐而定天下。事从顺逆，人有贤愚。朕承祖宗之

大业，开日月之光辉，普天率土，罔不臣伏。近为尔宋江等啸聚山林，劫据郡邑，本欲用彰天讨，诚恐劳我生民。今差太尉陈宗善前来招安，诏书到日，即将应有钱粮，军器，马匹，船只，目下纳官，拆毁巢穴，率领赴京，原免本罪。倘或仍昧良心，违戾诏制，天兵一至，齧齧不留。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宣和三年孟夏四月 日诏示

萧让却才读罢，宋江以下皆有怒色；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此时宋江，卢俊义皆横身抱住，那里肯放他下手。恰才解拆得开，李虞候喝道：「这厮是甚麽人，敢如此大胆！」李逵正没寻人打处，劈头揪住李虞候便打，喝道：「写来的诏书，是谁说的话？」张干办道：「这……是……皇帝圣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著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众人都来劝解，把「黑旋风」推下堂去。

宋江道：「太尉且宽心，休想有半星儿差池。且取御酒，教众人沾恩。」随即取过一副嵌宝金花钟，令裴宣取一瓶御酒，倾在银酒海内，看时，却是村醪白酒；再将九瓶都打开，倾在酒海内，却是一般的淡薄村醪。众人见了，尽都骇然，一个个都走下堂去。鲁智提著铁禅杖，高声叫骂：「入娘撮鸟！忒煞是欺负人！把水酒做御酒来哄俺们吃！」「赤发鬼」刘唐也挺著朴刀杀上来，「行者」武松掣出双戒刀，「没遮拦」穆弘，「九纹龙」史进，一齐发作。六个水军头领都骂下关去了。宋江见不是话，横身在里面拦挡，急传将令，叫轿马护送太尉下山，休教伤犯。此时四下大小头领，一大半闹将起来，宋江，卢俊义只得亲身上马，将太尉并开诏一千人数护送下三关，再拜伏罪：「非宋江等无心归降，实是草诏的官员不知我梁山泊的弯曲。若以数句善言抚恤，我等尽忠报国，万死无怨。太尉若回到朝廷，善言则个。」急急送过渡口，这一千人吓得屁滚尿流，飞奔济州去了。

却说宋江回到忠义堂上，再聚众头领筵席，宋江道：「虽是朝廷诏旨不明，你们众人也忒性躁。」吴用道：「哥哥，你休执迷！招安须

自有日，如何怪得众兄弟们发怒？朝廷忒不将人为念！如今闲话都打叠起，兄长且传将令：马军拴束马匹，步军安排军器，水军整顿船只，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著也怕，那时却再商量。」众人道：「军师言之极当。」是日散席，各归本帐。

且说陈太尉回到济州，把梁山泊开诏一事，诉与张叔夜。张叔夜道：「敢是你们多说甚言语来！」陈太尉道：「我几曾敢发一言！」张叔夜道：「既是如此，枉费了心力，坏了事情，太尉急急回京，奏知圣上，事不宜迟。」

陈太尉，张干办，李虞候一行人从星夜回京来，见了蔡太师，备说梁山泊贼寇扯诏毁谤一节。蔡京听了大怒道：「这夥草寇，安敢如此无礼！堂堂宋朝，如何教你这夥横行！」陈太尉哭道：「若不是太师福荫，小官粉骨碎身在梁山泊！今日死里逃生，再见恩相！」太师随即叫请童枢密，高杨二太尉，都来相府，商议军情重事。无片时，都请到太师府白虎堂内，众官坐下，蔡太师教唤过张干办，李虞候，备说梁山泊扯诏毁谤一事。杨太尉道：「这夥贼徒如何主张招安他？当初是那一个官奏来？」高太尉道：「那日我若在朝内，必然阻住，如何肯行此事！」童枢密道：「鼠窃狗偷之徒，何足虑哉！区区不才，亲引一支军马，*时定日，扫清水泊而回。」众官道：「来日奏闻。」当下都散。

次日早朝，众官三呼万岁，君臣礼毕，蔡太师出班，将此事上奏天子。天子大怒，问道：「当日谁奏寡人主张招安？」侍臣给事中奏道：「此日是御史大夫崔靖所言。」天子教拿崔靖送大理寺问罪。天子又问蔡京道：「此贼为害多时，差何人可以收剿？」蔡太师奏道：「非以重兵，不能收伏。以臣愚意，必得枢密院官亲率大军，前去剿扫，可以刻日取胜。」天子教宣枢密使童贯问道：「卿肯领兵收捕梁山泊草寇麽？」童贯跪下奏曰：「古人有云：『孝当竭力，忠则尽命』，臣愿效犬马之劳，以除心腹之患。」高俅，杨戩亦皆保举。天子随即降下圣旨，赐与金印兵符，拜东厅枢密使童贯为大元帅，任从各处选调军马，前去剿捕梁山泊贼寇，择日出师起行。正是登坛攘臂称元帅，败阵攒眉似小儿。毕竟童枢密怎地出师，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话说枢密使童贯受了天子统军大元帅之职，径到枢密院中，便发调兵符验，要拨东京管下八路军州各起军一万，就差本处兵马都监统率；又於京师御林军内选点二万，守护中军。枢密院下一应事务，尽委副枢密使掌管。御营中选两员良将，为左羽右翼。号令已定，不旬日间，诸事完备。一应接续军粮，并是高太尉差人趲运。那八路军马：

睢州兵马都监'邬 P 举

郑州兵马都监陈 翥

陈州兵马都监吴秉彝

唐州兵马都监韩天麟

许州兵马都监李 明

邓州兵马都监王 义

洺州兵马都监马万里

嵩州兵马都监周 信御营中选到左羽右翼良将二员为中军，那二人：

御前飞龙大将酆 美

御前飞虎大将毕 胜

童贯掌握中军为主帅，号令大小三军齐备，武库拨降军器，选定吉日出师，高杨二太尉设筵饯行，朝廷著仰中书省一面赏军。且说童贯已领众将，次日先驱军马出城，然後拜辞天子，飞身上马，出这新曹门，来五里短亭，只见高杨二太尉率领众官，先在那里等候。童贯下马，高太尉执盏擎杯，与童贯道：「枢密相公此行，与朝廷必建大功，早奏凯歌。此寇潜伏水洼，只须先截四边粮草，坚固寨栅，诱此贼下山，然後进兵。那时一个个生擒活捉，庶不负朝廷委用。」童贯道：「重蒙教诲，不敢有忘。」各饮罢酒，杨太尉也来执盏与童贯道：「枢相素读兵书，深知韬略，剿擒此寇，易如反掌；争奈此贼潜伏水泊，地利未便，枢相到彼，必有良策。」童贯道：「下官到彼，见机而作，自有法度。」高杨二太尉一齐进酒贺道：「都门之外，悬望凯旋。」

相别之後，各自上马。有各衙门合属官员送路的，不知其数：或近送，或远送，次第回京，皆不必说。大小三军，一齐进发，各随队伍，甚是严整。前军四队，先锋总领行军；後军四队，合後将军监督；左右八路军马，羽翼旗牌催督；童贯镇握中军，总统马步，御林军二万，都是御营选拣的人。童贯执鞭，指点军兵进发。怎见得军容整肃，但见：

兵分九队，旗列五方。绿沉枪，点钢枪，鸦角枪，布遍野光芒；青龙刀，偃月刀，翎刀，生满天杀气。雀画弓，铁胎弓，宝雕弓，对插飞鱼袋内；射虎箭，狼牙箭，柳叶箭，齐攒狮子壶中。桦车弩，漆抹弩，脚登弩，排满前军；开山斧，偃月斧，宣花斧，紧随中队。竹节鞭，虎眼鞭，水磨鞭，齐悬在肘上；流星，心，飞抓，各带在身边。方天戟，豹尾翩翩；丈八矛，珠缠错落。龙文剑掣一汪秋水，虎头牌画几缕春云。先锋英勇，领拔山开路之精兵；元帅英雄，统喝水断桥之壮士。左统军，右统军，恢弘胆略；远哨马，近哨马，驰骋威风。震天鼙鼓摇山岳，映日旌旗避鬼神。

当日童贯离了东京，迤迳前进，不一二日，已到济州界分。太守张叔夜出城迎接，大军屯住城外。只见童贯引轻骑入城，至州衙前下马。张叔夜邀请至堂上，拜罢起居已了，侍立在面前。童枢密道：「水洼草贼，杀害良民，邀劫商旅，造恶非止一端，往往剿捕，盖为不得其人，致容滋蔓。吾今统率大军十万，战将百员，刻日要扫清山寨，擒拿众贼，以安兆民。」张叔夜答道：「枢相在上，此寇潜伏水泊，虽然是山林狂寇，中间多有智谋勇烈之士，枢相勿以怒气自激，引军长驱，必用良谋，可成功绩。」童贯听了大怒，骂道：「都似你这等懦弱匹夫，畏刀避剑，贪生怕死，误了国家大事，以致养成贼势。吾今到此，有何惧哉！」张叔夜那里再敢言语，且备酒食供送。童枢密随即出城，次日驱领大军，近梁山泊下寨。

且说宋江等已有细作人探知多日了。宋江与吴用已自铁桶般商量下计策，只等大军到来，告示诸将，各要遵依，毋得差错。

再说童枢密调拨军兵，点差睢州兵马都监'龔 P 举为正先锋，郑州都监陈翥为副先锋，陈州都监吴秉彝为正合後，许州都监李明为副合後，唐州都监韩天麟，邓州都监王义二人为左哨，汝州都监马万里，

嵩州都监周信二人为右哨，龙虎二将酆美，毕胜为中军羽翼，童贯为元帅，总领大军，全身披挂，亲自监督。战鼓三通，诸军尽起。行不过十里之外，尘土起处，早有敌军哨路，来的渐近，鸾铃响处，约有三十余骑哨马，都戴青包巾，各穿绿战袄，马上尽系著红缨，每边拴挂数十个铜铃，後插一把雉尾，都是钊银细杆长枪，轻弓短箭。为头的战将是谁？怎生打扮？但见：

枪横鸦角，刀插蛇皮，销金的巾帨佛头青，挑绣的战袍鹦哥绿。腰系绒 真紫色，足穿气 软香皮。雕鞍後对悬锦袋，内藏打将的石头；战马边紧挂铜铃，後插招风的雉尾。骠骑将军「没羽箭」，张清哨路最当先。

马上来的将军，号旗上写得分明：「巡哨都头领『没羽箭』张清。」左有龚旺，右有丁得孙，直哨到童贯军前，相离不远，只隔百十步，勒马便回。前军先锋二将，不得军令，不敢乱动，报至中军，主帅童贯亲到军前，观犹未尽，张清又哨将来。童贯欲待遣人追战，左右说道：「此人鞍後锦袋中都是石子，丢不放空，不可追赶。」张清连哨了三遭，不见童贯进兵，返回，行不到五里，只见山背後锣声响动，早转出五百步军来，当先四个步军头领，乃是「黑旋风」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八臂那叱」项充，「飞天大圣」李衮，直奔前来，但见：

人人虎体，个个彪形。当先两座恶星神，隨後二员真杀曜。李逵手持双斧，樊瑞腰掣龙泉，项充牌画玉爪狻猊，李衮牌描金睛獬豸。五百人绛衣赤袄，一部从红旆朱缨。青山中走出一群魔，绿林内迸开三昧火。

那五百步军就山坡下一字儿摆开，两边团牌齐齐扎住。童贯领军在前见了，便将玉尘尾一招，大队军马冲击前去。李逵，樊瑞引步军分开两路，都倒提著蛮牌，蹇过山脚便走。童贯大军赶出山嘴，只见一派平川旷野之地，就把军马列成阵势，遥望李逵，樊瑞度岭穿林，都不见了。童贯中军立起攒木将台，令拨法官二员上去，左招右，一起一伏，摆作四门斗底阵。阵势才完，只听得山後炮响，就後山飞出一彪军马来。童贯令左右拢住战马，自上将台看时，只见山东一路军马涌出来：前一队军马红旗，第二队杂彩旗，第三队青旗，第四队又是杂彩旗。只见山西一路人马也涌来：前一队人马是杂彩旗，第二

队白旗，第三队又是杂彩旗，第四队旗，旗背後尽是黄旗。大队军将，急先涌来，占住中央，里面列成阵势。远观未实，近分明，正南上这队人马，尽都是火焰红旗，红甲红袍，朱纓赤马，前面一把引军红旗，上面金销南斗六星，下绣朱雀之状，那把旗招展动处，红旗中涌出一员大将，怎生结束，但见：

盔顶朱纓飘一颗，猩猩袍上花千朵。狸蛮带束紫玉围，
狻猊甲露黄金锁。狼牙木棍铁钉排，龙驹遍体胭脂裹。
红旗招展半天霞，正按南方丙丁火。

号旗上写得分明：「先锋大将『霹雳火』秦明。」左右两员副将：左是「圣水将」单廷，右边是「神火将」魏定国。三员大将，手兵器，都骑赤马，立於阵前。东壁一队人马，尽是青旗，青甲，青袍，青纓，青马，前面一把引军青旗，上面金销东斗四星，下绣青龙之状。那把旗招展动处，青旗中涌出一员大将，怎生扮扮，但见：

蓝靛包巾光满目，翡翠征袍花一簇。铠甲穿连兽吐环，
宝刀闪烁龙吞玉。青骢遍体粉团花，战袄护身鹦鹉绿。
碧云旗动远山明，正按东方甲乙木。

号旗上写得分明：「左军大将『大刀』关胜。」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丑郡马」宣赞，右手是「井木犴」郝思文。三员大将，手兵器，都骑青马，立於阵前。西壁一队人马，尽是白旗，白甲，白袍，白纓，白马，前面一把引军白旗，上面金销西斗五星，下绣白虎之状。那把旗招展动处，白旗中涌出一员大将，怎生结束，但见：

漠漠寒云护太阴，梨花万朵叠层琛。素色罗袍光闪闪，
烂银铠甲冷森森。赛霜骏马骑狮子，出白长枪绿沉。
一簇旗飘雪练，正按西方庚辛金。

号旗上写得分明：「右军大将『豹子头』林冲。」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镇三山」黄信，右手是「病尉迟」孙立。三员大将，手兵器，都骑白马，立於阵前。後面一簇人马，尽是旗，黑甲，黑袍，黑纓，黑马，前面一把引军黑旗，上面金销北斗七星，下绣玄武之状。那把旗招展动处，黑旗中涌出一员大将，怎生打扮，但见：

堂堂卷地乌云起，铁骑强弓势莫比。罗袍穿龙虎躯，
乌油甲挂豺狼体。鞭似乌龙两条，马如泼墨行千里。

七星旗动玄武摇，正按北方壬癸水。

号旗上写得分明：「合後大将『双鞭』呼延灼。」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百胜将」韩滔，右手是「天目将」彭。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都骑黑马，立於阵前。东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青旗，红甲，前面一把引绣旗，上面金销巽卦，下绣飞龙。那把旗招展动处，捧出一员大将，怎生结束，但见：

擐甲披袍出战场，手中拈著两条枪。雕弓鸾凤壶中插，
宝剑沙鱼鞘内藏。束雾衣飘黄锦带，腾空马顿紫丝缰。
青旗红焰龙蛇动，独据东南守巽方。

号旗上写得分明；「虎军大将『双枪将』董平。」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摩云金翅」欧鹏，右手是「火眼狻猊」邓飞，手持兵器，都骑战马，立於阵前。西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红旗，白甲，前面一把引军绣旗，上面金销坤卦，下绣飞熊。那把旗招展动处，捧出一员大将，怎生打扮，但见：

当先涌出英雄将，凜凜威风添气象。鱼鳞铁甲紧遮身，
凤翅金盔拴护项。冲波战马似龙形，开山大斧如弓样。
红旗白甲火云飞，正据西南坤位上。

号旗上写得分明：「骠骑大将『急先锋』索超。」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锦毛虎」燕顺，右手是「铁笛仙」马麟。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都骑战马，立於阵前。东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青旗，青甲，前面一把引军绣旗，上面金销艮卦，下绣飞豹。那把旗招展动处，捧出一员大将，怎生结束，但见：

虎坐雕鞍胆气昂，弯弓插箭鬼神慌。朱纓银盖遮刀面，
绒缕金铃贴马傍。盔顶穰花红错落，甲穿柳叶翠遮藏。
旗青甲烟尘内，东北天山守艮方。

号旗上写得分明：「骠骑大将『九纹龙』史进。」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跳涧虎」陈达，右手是「白花蛇」杨春。三员大将，手把兵器，都骑战马，立於阵前。西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白旗，黑甲，前面一把引军旗，上面金销乾卦，下绣飞虎。那把旗招展动处，捧出一员大将，怎生打扮，但见：

雕鞍玉勒马嘶风，介冑棱层黑雾蒙。豹尾壶中银镞箭，飞

鱼袋内铁胎弓。甲边翠缕穿双凤，刀面金花嵌小龙。一簇白旗飘黑甲，天门西北是乾宫。

号旗上写得分明：「骠骑大将『青面兽』杨志。」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锦豹子」杨林，右手是「小霸王」周通。三员大将，手把兵器，都骑战马，立於阵前。八方摆布的铁桶相似，阵门里马军随马队，步军随步队，各持钢刀，大斧，阔剑，长枪，旗 齐整，队伍威严。去那八阵中央，只见团团一遭，都是杏黄旗，间著六十四面长脚旗，上面金销六十四卦，亦分四门。南门都是马军，正南上黄旗影里，捧出两员上将，一般结束，但见：

熟铜锣间花腔鼓，簇簇攒攒分队伍。馓金铠甲赭黄袍，
剪绒战袄葵花舞。垓心两骑马如龙，阵内一双人似虎。
周围 定杏黄旗，正按中央戊己土。

那两员首将都骑黄马，上首是「美髯公」朱仝，下首是「插翅虎」雷横，一遭人马，尽都是黄旗，黄袍，铜甲，黄马，黄纓。中央阵四门：东门是「金眼彪」施恩，西门是「白面郎君」郑天寿，南门是「云里金刚」宋万，北门是「病大虫」薛永。那黄旗中间，立著那面「替天行道」杏黄旗，旗杆上拴著四条绒绳，四个长壮军士晃定。中间马上有那一个守旗的壮士，怎生模样，但见：

冠簪鱼尾圈金线，甲皱龙鳞护锦衣。凜凜身躯长一丈，
中军守定杏黄旗。

这个守旗的壮士，便是「险道神」郁保四。那簇黄旗後，便是一丛炮架，立著那个炮手「轰天雷」凌振，带著副手二十余人，围 著炮架。架子後一带，都摆著挠 套索，准备捉将的器械，挠 手後，又是一遭杂彩旗 ，团团便是七重围子手，四面立著二十八面绣旗，上面销金二十八宿星辰，中间立著一面堆绒绣就真珠圈边，脚缀金铃，顶插雉尾，鹅黄帅字旗。那一个守旗的壮士怎生模样，但见：

铠甲斜拴海兽皮，绛罗巾帨插花枝。 天杀气人难犯，
守定中军帅字旗。

这个守旗的壮士，便是「没面目」焦挺。去那帅字旗边，设立两个护旗的将士，都骑战马，一般结束，手执钢枪，腰悬利剑，一个是「毛头星」孔明，一个是「独火星」孔亮。马前马後，排著二十四个

把狼牙棍的铁甲军士。後面两把领战绣旗，两边排著二十四枝方天画戟。左手十二枝画戟丛中，捧著一员骁将，怎生打扮，但见：

踞鞍立马天风里，铠甲辉煌光焰起。麒麟束带称狼腰，
獬豸吞胸当虎体。冠上明珠嵌晓星，鞘中宝剑藏秋水。
方天画戟雪霜寒，风动金钱豹子尾。

绣旗上写得分明：「小温候」吕方。那右手十二枝画戟丛中，也捧著一员骁将，怎生打扮，但见：

三叉宝冠珠灿烂，两条雉尾锦斓斑。柿红战袄遮银镜，
柳绿征裙压绣鞍。束带双跨鱼獭尾，护心甲挂小连环。
手持画杆方天戟，飘动金钱五色。

绣旗上写得分明：「赛仁贵」郭盛。两员将各持画戟，立马两边。画戟中间，一簇钢叉，两员步军骁将，一般结束，但见：

虎皮磕脑豹皮，衬甲衣笼细织金。手内钢叉光闪闪，
腰间利剑冷森森。

一个是「两头蛇」解珍，一个是「双尾蝎」解宝。弟兄两个，各执著三股莲花叉，引著一行步战军士，守护著中军。随後两匹锦鞍马上，两员文士，掌管定赏功罚罪的人。左手那一个，乌纱帽，白罗衫，胸藏锦绣，笔走龙蛇，乃是梁山泊掌文案的秀士「圣手书生」萧让；右手那一个，绿纱巾，白罗衫，气贯长虹，心如秋水，乃是梁山泊掌吏事的豪杰「铁面孔目」裴宣。这两个马後，摆著紫衣持节的人，二十四个当路，将二十四把麻札刀。那刀林中立著两个锦衣三串行刑刽子，怎生结束，有《西江月》为证：

一个皮主腰，乾红簇就；一个罗踢串，彩色装成。一个
双环扑兽创金明，一个头巾畔花枝掩映。一个白纱衫遮
笼锦体，一个秃袖半露鸦青。一个将漏尘斩鬼法刀挣
，一个把水火棍手中提定。

上手是「铁臂膊」蔡福，下手是「一枝花」蔡庆：弟兄两个，立於阵前，左右都是擎刀手。背後两边摆著二十四枝金枪银枪，每边设立一员大将领队。左边十二枝金枪队里，马上一员骁将，手执金枪，侧坐战马。怎生打扮，但见：

锦鞍骏马紫丝缰，金翠花枝压鬓旁。雀画弓悬一弯月，

龙泉剑挂九秋霜。绣袍巧制鹦哥绿，战服轻裁柳叶黄。

顶上樱花红灿烂，手拈铁杆缕金枪。

这员骁将，乃是梁山泊「金枪手」徐宁。右手十二枝银枪队里，马上一员骁将，手执银枪，也侧坐骏马。怎生披挂，但见：

蜀锦鞍鞞宝镫光，五明骏马玉玳瑁。虎筋弦扣雕弓硬，

燕尾梢攒箭羽长。绿锦袍明金孔雀，红带束紫鸳鸯。

参差半露黄金甲，手执银丝铁杆枪。

这员骁将，乃是梁山泊「小李广」花荣。两势下都是风流威猛二将：金枪手，银枪手，各带罗巾，鬓边都插翠叶金花。左手十二个金枪手穿绿，右手十二个银枪手穿紫。背後又锦衣对对，花帽双双，纳袍簇簇，锦袄攒攒。两壁厢碧幢翠盖，朱幡盖，黄钺白旄，青莎紫电。两行二十四把钺斧，二十四对鞭挝。中间一字儿三把销金伞盖，三匹绣鞍骏马，正中马前，立著两个英雄。左手那个壮士，端的是仪容济楚，世上无双，有《西江月》为证：

头巾侧一根雉尾，束腰下四颗铜铃。黄罗衫子晃金明，

飘带绣裙相称。兜小袜麻鞋嫩白，压腿护膝深青。旗

标令字号神行，百里登时取应。

这个便是梁山泊能行快走的头领「神行太保」戴宗，手持鹅黄令字绣旗，专管大军中往来飞报军情，调兵遣将，一应事务。右手那个对立的壮士，打扮得出众超群，人中罕有，也有《西江月》为证：

褐衲袄满身锦衬，青包巾遍体金销。鬓边插朵翠花娇，

玉环光耀。红串绣裙裹肚，白裆素练围腰。落生弩

子捧头挑，百万军中偏俏。

这个便是梁山泊风流子弟，能干机密的头领「浪子」燕青，背著强弓，插著利剑，手提著齐眉杆棒，专一护持中军。远望著中军，去那右边销金青罗伞盖底下，绣鞍马上，坐著那个道德高人，有名羽士。怎生打扮，有《西江月》为证：

如意冠玉簪翠笔，绛绡衣鹤舞金霞。火神珠履映桃花，

环佩玎珰斜挂。背上雌雄宝剑，匣中微喷光华。青罗伞

盖拥高牙，紫骝马雕鞍稳跨。

这个便是梁山泊呼风唤雨，役使鬼神，行法真师「入云龙」公孙

胜，马上背著两口宝剑，手中按定紫丝缰。去那左边销金青罗伞盖底下，锦鞍马上，坐著那个足智多谋，全胜军师吴用。怎生打扮，有《西江月》为证：

白道服 罗沿 ，紫丝 碧玉 环。手中羽扇动天关，
头上纶巾微岸。贴里暗穿银甲，垓心稳坐雕鞍。一双铜
链挂腰间，文武双全师范。

这个便是梁山泊能通韬略，善用兵机，有道军师「智多星」吴学究，马上手擎羽扇，腰悬两条铜链。去那正中销金大红罗伞盖底下，那照夜玉狮子金鞍马上，坐著那个有仁有义统军大元帅。怎生打扮，但见：

凤翅盔高攒金宝，浑金甲密砌龙鳞。锦征袍花朵簇阳春，银 剑
腰悬光喷。绣腿 绒圈翡翠，玉玲珑带束麒麟。真珠伞盖展红云，第
一位天罡临阵。

这个正是梁山泊主，济州郓城县人氏，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全身结束，自仗银 宝剑，坐骑金鞍白马，立於阵中监战，掌握中军。马後大戟长戈，锦鞍骏马，整整齐齐，三五十员牙将，都骑战马，手执长枪，全副弓箭。马後又设二十四枝画角，全部军鼓大乐。阵後又设两队游兵，伏於两侧，以为护持中军羽翼。左是「没遮拦」穆弘，引兄弟「小遮拦」穆春，管领马步军一千五百人；右是「赤发鬼」刘唐，引著「九尾龟」陶宗旺，管领马步军一千五百人，伏在两肋。後阵又是一队阴兵，簇拥著马上三个女头领：中间是「一丈青」扈三娘，左边是「母大虫」顾大嫂，右边是「母夜叉」孙二娘；押阵後是她三个丈夫：中间「矮脚虎」王英，左是「小尉迟」孙新，右是「菜园子」张青，总管马步军兵三千。那座阵势非同小可，但见：

明分八卦，暗合九宫，占天地之机关，夺风云之气象。前後列龟蛇之状，左右分龙虎之形。丙丁前进，如万条烈火烧山；壬癸後随，似一片乌云覆地。左势下盘旋青气，右手里贯串白光，金霞遍满中央，黄道全依戊己。四维有二十八宿之分，周回有六十四卦之变。盘盘曲曲，乱中队伍变长蛇；整整齐齐，静里威仪如伏虎。马军则一冲一突，步卒是或後或前。休夸八阵成功，谩说六韬取胜。孔明施妙计，李靖播神机。

枢密使童贯在阵中将台上，定睛看了梁山泊兵马，无移时，摆成这个九宫八卦阵势，军马豪杰，将士英雄，惊得魂飞魄散，心胆俱落，不住声道：「可知但来此间收捕的官军，便大败回，原来如此利害！」看了半晌，只听得宋江军中催战的锣鼓不住声发擂。童贯且下将台，骑上战马，再出前军来诸将中间道：「那个敢厮杀的出去打话？」先锋队里转过一员猛将，挺身跃马而出，就马上欠身禀童贯道：「小将愿往，乞取钧旨。」看乃是郑州都监陈翥，白袍银甲，青马绛缨，使一口大杆刀，见充副先锋之职。童贯便教军中金鼓旗下发三通擂，将台上把红旗招展兵马，陈翥从门旗下飞马出阵，两军一齐呐喊。陈翥兜住马，横著刀，厉声大叫：「无端草寇，背逆狂徒，天兵到此，尚不投降，直待骨肉为泥，悔之何及！」

宋江正南阵中先锋头领虎将秦明，飞马出阵，更不打话，舞起狼牙棍，直取陈翥。两马相交，兵器并举，一个使棍的当头便打，一个使刀的劈面砍来。二将来来往往，翻翻复复，打了二十余合，秦明卖个破绽，放陈翥赶将入来，一刀欲砍个空。秦明趁势，手起棍落，把陈翥连盔带顶，正中天灵，陈翥翻身死於马下。秦明的两员副将，单廷珪，魏定国，飞马直冲出阵来，先抢了那匹好马，接应秦明去了。东南方门旗里虎将「双枪将」董平，见秦明得了头功，在马上寻思：「大军已踏动锐气，不就这里抢将过去，捉了童贯，更待何时！」大叫一声，如阵前起个霹雳，两手持两条枪，把马一拍，直撞过阵来。童贯见了，勒回马望中军便走。西南方门旗里骠骑将「急先锋」索超也叫道：「不就这里捉了童贯，更待何时！」手轮大斧，杀过阵来。中央秦明见了两边冲杀过去，也招动本队红旗军马，一齐抢入阵中，来捉童贯。正是数只鹰追紫燕，一群猛虎啖羊羔。毕竟枢密使童贯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话说当日宋江阵中前部先锋，三队军马赶过对阵，大刀阔斧，杀得童贯三军人马，大败亏输，星落云散，七损八伤，军士抛金弃鼓，

撒戟丢枪，觅子寻爷，呼兄唤弟，折了万余人马，退三十里外扎住。吴用在阵中鸣金收军，传令道：「且未可尽情追杀，略报个信与他。」梁山泊人马都收回山寨，各自献功请赏。

且说童贯输了一阵，折了人马，早扎寨栅安歇下，心中忧闷，会集诸将商议。酆美，毕胜二将道：「枢相休忧，此寇知得官军到来，预先摆布下这座阵势。官军初到，不知虚实，因此中贼奸计。想此草寇，只是倚山为势，多设军马，虚张声势，一时失了地利。我等且再整练马步将士，停歇三日，养成锐气，将息战马，三日後将全部军将分作长蛇之阵，俱是步军杀将去。此阵如长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中则首尾皆应，都要连络不断，决此一阵，必见大功。」童贯道：「此计大妙，正合吾意。」即时传下将令，整肃三军，训练已定。第三日五更造饭，军将饱食，马带皮甲，人披铁铠，大刀阔斧，弓弩上弦，正是枪刀流水急，人马撮风行。大将酆美，毕胜当先引军，浩浩荡荡，杀奔梁山泊来。

八路军马，分於左右，前面发三日铁甲哨马前去探路，回来报与童贯中军知道说：「前日战场上，并不见一个军马。」童贯听了心疑，自来前军问酆美，毕胜道：「退兵如何？」酆美答道：「休生退心，只顾冲突将去。长蛇阵摆定，怕做甚麽？」官军迤迤前行，直进到水泊边，竟不见一个军马，但见隔水茫茫荡荡，都是芦苇烟水，远远地遥望见水浒寨山顶上一面杏黄旗在那里招，亦不见些动静。童贯与酆美，毕胜勒马在万军之前，遥望见对岸水面上芦林中一只小船，船上一个人，头戴青箬笠，身披绿蓑衣，斜倚著船背，岸西独自钓鱼。

童贯的步军，隔著岸叫那渔人，问道：「贼在那里？」那渔人只不应。童贯叫能射箭的放箭，两骑马直近岸边滩头来，近水兜住马，扳弓搭箭，望那渔人後心，飏地一箭去。那枝箭正射到箬笠上，当地一声响，那箭落下水里去了。这一个马军放一箭，正射到蓑衣上，当地一声响那箭也落下水里去了。那两个马军是童贯军中第一惯射弓箭的。两个吃了一惊，勒回马，上来欠身禀童贯道：「两箭皆中，只是射不透，不知他身上穿著甚的。」童贯再拨三百能射硬弓的哨路马军，来滩头摆开，一齐望著那渔人放箭。那乱箭射去，渔人不慌，多有落在水里的，也有射著船上的。但射著蓑衣箬笠的，都落下水里去。童

贯见射他不死，便差会水的军汉脱了衣甲，赴水过去，捉那渔人，早有三五十人赴将开去。那渔人听得船尾水响，知有人来，不慌不忙，放下鱼钩，取棹竿拿在身边，近船来的，一棹竿一个，太阳上著的，脑袋上著的，面门上著的，都打下水里去了。後面见沈了几个，都走转岸上，去寻衣甲。

童贯看见大怒，教拨五百军汉下水去，定要拿这渔人；若有回来的，一刀两段。五百军人脱了衣甲，纳声喊，一齐都跳下水里，赴将过去。那渔人回转船头，指著岸上童贯大骂道：「乱国贼臣，害民的禽兽，来这里纳命，犹自不知死哩！」童贯大怒，喝教马军放箭。那渔人呵呵大笑，说道：「兀那有军马到了。」把手指一指，弃了蓑衣箬笠，翻身攒入水底下去了。那五百军正赴到船边，只听得在水中乱叫，都沉下去了。那渔人正是『浪里白跳』张顺，头上箬笠，上面是箬叶裹著，里面是铜打成的；蓑衣里面，一片熟铜打就，披著如龟壳相似：可知道箭矢射不入。

张顺攒下水底，拔出腰刀，只顾排头价戳人，都沉下去，血水滚将起来。有乖的赴了开去，逃得性命。童贯在岸上看得呆了，身边一将指道：「山顶上那面黄旗正在那里磨动。」童贯定睛看了，不解何意，众将也没做道理处。酆美道：「把三百铁甲哨马，分作两队，教去两边山後出哨，看是如何。」却才分到山前，只听得芦苇中一个轰天雷炮飞起，火~撩乱，两边哨马齐回来，报有伏兵到了。童贯在马上那一惊不小，酆美，毕胜两边差人，教军士休要乱动，数十万军都掣刀在手，前後飞马来叫道：「如有先走的便斩！」按住三军人马。童贯且与众将立马望时，山背後鼓声震地，喊杀喧天，早飞出一彪军马，都打著黄旗，当先有两员骁将领兵。怎见得那队军马整齐：

黄旗拥出万山中，烁烁金光射碧空。马似怒涛冲石壁，
人如烈火撼天风。鼓声震动森罗殿，炮力抓翻泰华宫。

剑队暗藏「插翅虎」，枪林飞出「美髯公」。

两骑黄 马上，两员英雄头领：上首「美髯公」朱仝，下首「插翅虎」雷横，带领五千人马，直杀奔官军。童贯令大将酆美，毕胜当先迎敌，两个得令，便骤马挺枪出阵，大骂：「无端草贼，不来投降，更待何时！」雷横在马上大笑，喝道：「匹夫死在眼前，尚且不知！怎

敢与吾决战？」毕胜大怒，拍马挺枪，直取雷横，雷横也使枪来迎。两马相交，军器并举，二将约战到二十余合，不分胜败。酆美见毕胜战久，不能取胜，拍马舞刀，迳来助战。朱仝见了，大喝一声，飞马轮刀，来战酆美。四匹马两对儿在阵前厮杀。童贯看了喝采不迭。到涧深里，只见朱仝，雷横卖个破绽，拨回马头，望本阵便走。酆美，毕胜两将不舍，拍马追将过去。对阵军发声喊，望山後便走，童贯叫尽力追赶过山脚去，只听得山顶上画角齐鸣，众军抬头看时，前後两个炮直飞起来。童贯知有伏兵，把军马约住，教不要去赶，只见山顶上闪出那个杏黄旗来，上面绣著「替天行道」四字。童贯趲过山，那边看时，见山头上一簇杂彩绣旗开处，显出那个郓城县盖世英雄山东「呼保义」宋江来。背後便是军师吴用，公孙胜，花荣，徐宁，金枪手，银枪手，众多好汉。

童贯见了大怒，便差人马上山来拿宋江。大军人马，分为两路，却待上山，只听得山顶上鼓乐喧天，众好汉都笑。童贯越添心上怒，咬碎口中牙，喝道：「这贼怎敢戏吾！我当自擒这厮。」酆美谏道：「枢相，彼必有计，不可亲临险地，且请回军，来日却再打听虚实，方可进兵。」童贯道：「胡说！事已到这里，岂可退军！教星夜与贼交锋。今已见贼，势不容退。……」语犹未绝，只听得後军呐喊，探子报道：「正西山後冲出一彪军来，把後军杀开做两处。」童贯大惊，带了酆美，毕胜急回来救应後军时，东边山後鼓声响处，又早飞出一队人马来。一半是红旗，一半是青旗，捧著两员大将，引五千军马杀将来。那红旗军随红旗，青旗军随青旗，队伍端的整齐，但见：

对对红旗间翠袍，争飞战马转山腰。日烘旗帜青龙见，
风摆旌旗朱雀摇。二队精兵皆勇猛，两员上将显英豪。
秦明手舞狼牙棍，关胜斜横偃月刀。

那红旗队里头领是「霹雳火」秦明，青旗队里头领是「大刀」关胜。二将在马上杀来，大喝道：「童贯早纳下首级！」童贯大怒，便差酆美来战关胜，毕胜去 秦明。童贯见後军发喊得紧，又教鸣金收军，且休恋战，延便且退。朱仝，雷横引黄旗军又杀将来，两下里夹攻，童贯军兵大乱，酆美，毕胜保护著童贯，逃命而走。正行之间，刺斜里又飞出一彪军马来，接住了厮杀。那队军马，一半是白旗，一半是

黑旗，黑白旗中，也捧著两员虎将，引五千军马，拦住去路。这队军端的齐整：

炮似轰雷山石裂，绿林深处显戈矛。素袍兵出银河涌，
玄甲军来黑气浮。两股鞭飞风雨响，一条枪到鬼神愁。
左边大将呼延灼，右手英雄「豹子头」。

那黑旗队里头领是「双鞭」呼延灼，白旗队里头领是「豹子头」林冲。二将在马上大喝道：「奸臣童贯，待走那里去？早来受死！」一冲直杀入军中来。那睢州都监段鹏举接住呼延灼交战，汝州都监马万里接著林冲厮杀。这马万里与林冲不到数合，气力不加，却待要走，被林冲大喝一声，慌了手脚，著了一矛，戳在马上。段鹏举看见马万里被林冲搠死，无心恋战，隔过呼延灼双鞭，霍地拨回马便走。呼延灼奋勇赶将入来，两军混战，童贯只教夺路且回。只听得前军喊声大举，山背後飞出一彪步军，直杀入垓心里来。当先一僧一行者，领著军兵，大叫道：「休教走了童贯！」那和尚不修经忏，专好杀人，单号「花和尚」，双名鲁智深。这行者景阳冈曾打虎，水滸寨最英雄，有名「行者」武松。这两个杀入阵来，怎见得，有《西江月》为证：

鲁智深一条禅杖，武行者两口钢刀。钢刀飞出火光飘，
禅杖来如铁炮。禅杖打开脑袋，钢刀截断人腰。两般军
器不相饶，百万军中显耀。

童贯众军被鲁智深，武松引领步军一冲，早四分五落。官军人马，前无去路，後没退兵，只得引酆美，毕胜撞透重围，杀条血路，奔过山背后来。正方喘息，又听得炮声大震，战鼓齐鸣，看两员猛将当先，一簇步军拦路。

来的步军头领解珍，解宝，各捻五股钢叉，又引领步军杀入阵内，童贯人马遮拦不住，突围而走，五面军马步军一齐追杀，赶得官军星落云散，酆美，毕胜力保童贯而走。见解珍，解宝兄弟两个，挺起钢叉，直冲到马前。童贯急忙拍马，望斜里便走，背後酆美，毕胜赶来救应；又得唐州都监韩天麟，邓州都监王义，四个并力，杀出垓心。方才进步，喘息未定，只见前面尘起，叫杀连天，绿丛丛林子里又早飞出一彪人马，当先两员猛将，拦住去路。那两个是谁？但见：

一个宣花大斧，一个出白银枪。枪如毒蟒露梢长，斧起

处似开山神将。一个风流俊骨，一个猛烈刚肠：董平国士更无双，「急先锋」索超谁让。

这两员猛将：「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两个更不打话，飞马直取童贯。王义挺枪去迎，被索超手起斧落，砍於马下。韩天麟来救，被董平一枪搠死。酆美，毕胜死保护童贯，奔马逃命。四下里金鼓乱响，正不知何处军来。童贯拢马上坡看时，四面八方四队马军，两队步军，拷圈，簸箕掌，梁山泊军马大队齐齐杀来，童贯军马如风落云散，东零西乱。正看之间，山坡下一簇人马出来，认的旗号是陈州都监吴秉彝，许州都监李明。这两个引著些断枪折戟，败残军马，趑转琳琅山躲避。看见招呼时，正欲上坡急调人马，又见山侧喊声起来，飞过一彪人马赶出，两把认旗招，马上两员猛将，各执兵器，飞奔官军。这两个是谁？有《临江仙词》为证：

盔上长缨飘火焰，纷纷乱撒猩红，胸中豪气吐长虹。战袍裁蜀锦，铠甲镀金铜。两口宝刀如雪练，垓心抖擞威风，左冲右突显英雄。军班「青面兽」，好汉「九纹龙」。

这两员猛将，正是杨志，史进，两骑马，两口刀，却才截住吴秉彝，李明两个军官厮杀。李明挺枪向前，来杨志，吴秉彝使方天戟，来战史进。两对儿在山坡下一来一往，盘盘旋旋，各逞平生武艺。童贯在山坡下勒住马，观之不定。四个人约到三十余合，吴秉彝用戟奔史进心坎上戳将来，史进只一闪，那枝戟从肋窝里放个过，吴秉彝连人和马抢近前来，被史进手起刀落，只见一条血鬃光连肉，顿落金盔在马边，吴秉彝死於坡下。李明见先折了一个，却待也要拨回马走时，被杨志大喝一声，惊得魂消魄散，胆颤心寒，手中那条枪，不知颠倒。杨志把那口刀从顶门上劈将下来，李明只一闪，那刀正剁著马的後胯下，那马後蹄将下去，把李明闪下马来，弃了手中枪，却待奔走，这杨志手快，随复一刀，砍个正著。可怜李明半世军官，化作南柯一梦！两员官将，皆死於坡下。

杨志，史进追杀败军，正如砍瓜截瓠相似。童贯和酆美，毕胜在山坡上看了，不敢下来，身无所措，三个商量道：「似此如何杀得出去？」酆美道：「枢相且宽心，小将望见正南上尚兀自有大队官军扎住在那里，旗不倒，可以解救。毕都统保守枢相在山头，酆美杀开

条路，取那枝军马来，保护枢相出去。」童贯道：「天色将晚，你可善觑方便，疾去早来。」酆美提著大杆刀，飞马杀下山来，冲开条路，直到南边。看那队军马时，却是嵩州都监周信，把军兵团团摆定，死命抵住垓心里，看见那酆美来，便接入阵内，问「枢相在那里？」酆美道：「只在前面山坡上，专等你这枝军马去救护杀出来。事不宜迟，火速便起。」周信听说罢，便教传令，马步军兵，都要相顾，休失队伍，齐心并力。二员大将当先，众军助喊，杀奔山坡边来。行不到一箭之地，刺斜里一枝军到，酆美舞刀，迳出迎敌，认得是睢州都监段鹏举，三个都相见了，合兵一处，杀到山坡下，毕胜下坡迎接上去，见了童贯，一处商议道：「今晚便杀出去好？却捱到来朝去好？」酆美道：「我四人死保枢相，只就今晚杀透重围出去，可脱贼寇。」

看看近夜，只听得四边喊声不绝，金鼓乱鸣。约有二更时候，星月光亮，酆美当先，众军官簇拥童贯在中间，一齐并力，杀下山坡来。只听得四下里乱叫道：「不要走了童贯！」众官军只望正南路冲杀过来。看看混战到四更左右，杀出垓心，童贯在马上以手加额，顶礼天地神明道：「惭愧！脱得这场大难！」催赶出界，奔济州去。却才欢喜未尽，只见前面山坡边一带火把，不计其数；背後喊声又起，看见火把光中两条好汉，捻著两口朴刀，引出一员骑白马的英雄大将，在马上横著一条点钢枪。那人是谁？有《临江仙词》为证：

马步军中推第一，天罡数内为尊，上天降下恶星辰。眼珠如点漆，面部似镌银。丈二钢枪无敌手，身骑快马腾云，人材武艺两超群。梁山卢俊义，河北「玉麒麟。」

那马上的英雄大将，正是「玉麒麟」卢俊义。马前这两个使朴刀的好汉：一个是「病关索」杨雄，一个是「拚命三郎」石秀，在火把光中引著三千余人，抖搜精神，拦住去路。卢俊义在马上大喝道：「童贯不下马受缚，更待何时？」童贯听得，对众道：「前有伏兵，後有追兵，似此如之奈何？」酆美道：「小将舍条性命，以报枢相，汝等众官，紧保枢相，夺路望济州去，我自战住此贼。」酆美拍马舞刀，直奔卢俊义。两马相交，不到数合，被卢俊义把枪只一逼，逼过大刀，抢入身去，劈腰提住，一脚蹬开战马，把酆美活捉去了。杨雄，石秀便来接应，众军齐上，横拖倒拽捉去了。毕胜和周信，段鹏举舍

命保童贯，冲杀拦路军兵，且战且走；背後卢俊义赶来，童贯败军，忙忙似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天晓脱得追兵，望济州来。正走之间，前面山坡背後又冲出一队步军来，那军都是铁掩心甲，绛红罗头巾，当先四员步军头领，毕竟是谁？

「黑旋风」双持板斧，「丧门神」单仗龙泉，项充，李袞在傍边，手舞团牌体健。斩虎须投大穴，诛龙必向深渊。三军威势振青天，恶鬼眼前活见。

这李逵轮两把板斧，鲍旭仗一口宝剑，项充，李袞各舞蛮牌遮护，却似一团火块，从地皮上滚将来，杀得官军四分五落而走。童贯与众将且战且走，只逃性命。李逵直砍入马军队里，把段鹏举马脚砍翻，掀将下来，就势一斧，劈开脑袋；再复一斧，砍断咽喉，眼见得段鹏举不活了。且说败残官军将次捱到济州，真乃是头盔斜掩耳，护项半兜腮，马步三军没了气力，人困马乏。奔到一条溪边，军马都且去吃水，只听得对溪一声炮响，箭矢如飞蝗一般射将过来。官军急上溪岸，去树林边转出一彪军马来，为头马上三个英雄是谁？

舞动一条玉蟒，撒开万点飞星。东昌骠骑是张清，「没羽箭」谁人敢近！飞枪的枪无虚发，飞叉的叉不容情。两员虎将势纵横，左右马前帮定。

原来这「没羽箭」张清和龚旺，丁得孙带领三百余骑马军。那一队骠骑马军，都是铜铃面具，雉尾红缨，轻弓短箭，绣旗花枪。三将为头直冲将来。嵩州都监周信见张清军马少，便来迎敌；毕胜保著童贯而走。周信纵马挺枪来迎，只见张清左手纳住枪，右手似招宝七郎之形，口中喝一声道：「著！」去周信鼻凹上只一石子打中，翻身落马；龚旺，丁得孙傍边飞马来相助，将那两条叉戳定咽喉，好似霜摧边地草，雨打上林花，周信死於马下。童贯止和毕胜逃命，不敢入济州，引了败残军马，连夜投东京去了，於路收拾逃难军马下寨。

原来宋江有仁有德，素怀归顺之心，不肯尽情追杀；惟恐众将不舍，要追童贯，火急差戴宗传下将令，在告众头领，收拾各路军马步卒，都回山寨请功。各处鸣金收军而回，鞍上将都敲金镫，步下卒齐唱凯歌，纷纷尽入梁山泊，个个同回宛子城。宋江，吴用，公孙胜先到水浒寨中，忠义堂上坐下，令裴宣验看各人功赏。卢俊义活捉酆

美，解上寨来，跪在堂前。宋江自解其缚，请入堂内上坐，亲自捧杯陪话，奉酒压惊。众头领都到堂上，是日杀牛宰马，重赏三军，留酆美住了两日，备办鞍马，送下山去。酆美大喜。宋江陪话道：「将军阵前阵後，冒渎威严，切乞恕罪。宋江等本无异心，只要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被这不公不法之人逼得如此，望将军回朝，善言解救。倘得他日重见恩光，生死不忘大德。」酆美拜谢不杀之恩，登程下山。宋江令人直送出界回京，不在话下。

宋江回到忠义堂上，再与吴用等众头领商量。原来今次用此十面埋伏之计，都是吴用机谋布置，杀得童贯胆寒心碎，梦里也怕，大军三停折了二停。吴用道：「童贯回到京师，奏了官家，如何不再起兵来！必得一人直投东京，探听虚实，回报山寨，预作准备。」宋江道：「军师此论，正合吾心。你弟兄中，不知那个敢去？」只见坐次之中一个人应道：「兄弟愿往。」众人看了，都道：「须是他去，必干大事。」不是这个人去，有分教，重施谋略，再败官军；且是冲阵马亡青嶂下，戏波船陷绿蒲中。毕竟梁山泊是谁人前去打听，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再说梁山泊好汉，自从两赢童贯之後，宋江，吴用商议，必用著一个人，去东京探听消息虚实，上山回报，预先准备军马交锋。言之未绝，只见「神行太保」戴宗道：「小弟愿往。」宋江道：「探听军情，多亏煞兄弟一个。虽然贤弟去得，必须也用一个相帮去最好。」李逵便道：「兄弟帮哥哥去走一遭。」宋江笑道：「你便是那个不惹事的『黑旋风！』」李逵道：「今番去时，不惹事便了。」宋江喝退，一壁再问：「有那个兄弟敢去走一遭？」「赤发鬼」刘唐禀道：「小弟帮戴宗哥哥去如何？」宋江大喜道：「好！」当日两个收拾了行装，便下山去。

且不说戴宗，刘唐来东京打听消息，却说童贯和毕胜沿路收聚得败残军马四万余人，比到东京，於路教众多管军的头领，各自部领所属军马，回营寨去了，只带御营军马入城来。童贯卸了戎装衣甲，迳投高太尉府中去商议。两个见了，各叙礼罢，请入後堂深处坐定。童

贯把大折两阵，结果了八路军官，并许多军马，艷美又被活捉去了，似此如之奈何，一一都告诉了。高太尉道：「枢相不要烦恼，这件事只瞒了今上天子便了，谁敢胡奏！我和你去告禀太师，再作个道理。」

童贯和高俅上了马，迳投蔡太师府内来。已有报知童枢密回了，蔡京料道不胜，又听得和高俅同来，蔡京教唤入书院来厮见。童贯拜了太师，泪如雨下。蔡京道：「且休烦恼，我备知你折了军马之事。」高俅道：「贼居水泊，非船不能征进，枢密只以马步军征剿，因此失利，中贼诡计。」童贯诉说折兵败阵之事，蔡京道：「你折了许多军马，费了许多钱粮，又折了八路军官，这事怎敢教圣上得知！」童贯再拜道：「望乞太师遮盖，救命则个！」蔡京道：「明日只奏道天气暑热，军士不服水土，权且罢战退兵。倘或震怒说道：『似此心腹大患，不去剿灭，後必为殃。』」如此时，恁众官却怎地回答。」

高俅道：「非是高俅夸口，若还太师肯保高俅领兵亲去那里征讨，一鼓可平。」蔡京道：「若得太尉肯自去，可知是好，明日便当保奏太尉为帅。」高俅又禀道：「只有一件，须得圣旨任便起军，并随造船只；或是拘刷原用官船民船，或备官价，收买木料，打造战船；水陆并进，船骑同行，方可指日成功。」蔡京道：「这事容易。」正话间，门吏报道：「艷美回来了。」童贯大喜。太师教唤进进来，问其缘故。艷美拜罢，叙说宋江但是活捉上山去的，尽数放回，不肯杀害，又与盘缠，令回乡里，因此小将得见钧颜。高俅道：「这是贼人诡计，故意慢我国家。今後不点近处军马，直去山东，河北拣选得用的人，跟高俅去。」蔡京道：「既然如此计议定了，来日内里相见，面奏天子。」各自回府去了。

次日五更三点，都在侍班阁子里相聚。朝鼓响时，各依品从，分列丹墀，拜舞起居已毕，文武分班，列於玉阶之下，只见蔡太师出班奏道：「昨遣枢密使童贯统率大军，进征梁山泊草寇，近因炎热，军马不服水土，抑且贼居去水洼，非船不行，马步军兵，急不能进，因此权且罢战，各回营寨暂歇，别候圣旨。」天子乃云：「似此炎热，再不复去矣！」蔡京奏道：「童贯可於泰乙宫听罪，别令一人为帅，再去征伐，乞请圣旨。」天子曰：「此寇乃是心腹大患，不可不除，谁与寡人分忧？」

高俅出班奏曰：「微臣不材，愿效犬马之劳，去征剿此寇，伏取圣旨。」天子云：「既然卿肯与寡人分忧，任卿择选军马。」高俅又奏：「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非仗舟船，不能前进，臣乞圣旨，於梁山泊近处，采伐木植，督工匠造船，或用官钱收买民船，以为战伐之用。」天子曰：「委卿执掌，从卿处置，可行即行，慎勿害民。」高俅奏道：「微臣安敢！只容宽限，以图成功。」天子令取锦袍金甲，赐与高俅，另选吉日出师。

当日百官朝退，童贯，高俅送太师到府，便唤中书省关房掾史，传奉圣旨，定夺拨军。高太尉道：「前者有十节度使，多曾与国家建功，或征鬼方，或伐西夏，并金辽等处，武艺精熟，请降钧帖，差拨为将。」蔡太师依允，便发十道扎付文书，仰各部领所属精兵一万，前赴济州取齐，听候调用。十个节度使非同小可，每人领军一万，' 徽纆 i。那十路军马：

河南河北节度使王 焕
上党太原节度使徐 京
京北弘农节度使王文德
颍州汝南节度使梅 展
中山安平节度使张 开
江夏零陵节度使杨 温
云中 门节度使韩存保
陇西汉阳节度使李从吉
琅琊彭城节度使项元镇
清河天水节度使荆 忠

原来这十路军马，都是曾经训练精兵，更兼这十节度使，旧日都是绿林丛中出身，后来受了招安，直做到许大官职，都是精锐勇猛之人，非是一时建了些少功名。当日中书省定了程限，发十道公文，要这十路军马如期都到济州，迟慢者定依军令处置。金陵建康府有一枝水军，为头统制官，唤做刘梦龙。那人初生之时，其母梦见一条黑龙飞入腹中，感而遂生；及至长大，善知水性，曾在西川峡江讨贼有功，升做军官都统制，统领一万五千水军，阵船五百只，守住江南。高太尉要取这枝水军并船只星夜前来听调，又差一个心腹人，唤做牛邦喜，

也做到步军校尉，教他去沿江上下并一应河道内拘刷船只，都要来济州取齐，交割调用。高太尉帐前牙将极多，於内两个最了得：一个唤做党世英，一个唤做党世雄：弟兄二人，现做统制官，各有万夫不当之勇。高太尉又去御营内选拔精兵一万五千，通共各处军马一十三万，先於诸路差官供送粮草，沿途交纳。高太尉连日整顿衣甲，制造旌旗，未及登程，有诗为证：

轻事贪功愿领兵，兵权到手便留行。幸因主帅迟迟去，
多得三军数日生。

却说戴宗，刘唐在东京住了几日，打探得备细消息，星夜回还山寨，报说此事。宋江听得高太尉亲自领兵，调天下军马一十三万，十节度使统领前来，心中惊恐，便和吴用商议。吴用道：「仁兄勿忧，小生也久闻这十节度的名，多与朝廷建功，只是当初无他的敌手，以此只显他的豪杰。如今放著这一班好弟兄，如狼似虎的人，那十节度已是过时的人了，兄长何足惧哉！比及他十路军来，先教他吃我一惊。」宋江道：「军师如何惊他？」吴用道：「他十路军马都到济州取齐，我这里先差两个快厮杀的，去济州相近，接著来军，先杀一阵；——这是报信与高俅知道。」宋江道：「叫谁去好？」吴用道：「差『没羽箭』张清，『双枪将』董平；此二人可去。」宋江差二将各带一千马军，前去巡哨济州，相迎截杀各路军马；又拨水军头领，准备泊子里夺船。山寨中头领预先调拨已定，且不细说，下来便知。

再说高太尉在京师俄延了二十余日，天子降旨，催促起军，高俅先发御营军马出城，又选教坊司歌儿舞女三十余人，随军消遣。至日祭旗，辞驾登程，却好一月光景。时值初秋天气，大小官员都在长亭饯别。高太尉戎装披挂，骑一匹金鞍战马，前面摆著五匹玉辔雕鞍从马，左右两边，排著党世英，党世雄弟兄两个，背後许多殿帅统制官，统军提辖，兵马防备团练等官，参随在後。那队伍军马，十分摆布得整齐，诗曰：

匿奸罔上非忠荇，好战全违旧典章。
不事怀柔服强暴，只驱良善敌刀枪。

那高太尉部领大军出城，来到长亭前下马，与众官作别，饮罢饯行酒，攀鞍上马，登程望济州进发。於路上纵容军士，尽去村中纵横

掳掠，黎民受害，非止一端。

却说十路军马陆续都到济州，有节度使王文德领著京兆等处一路军马，星夜奔济州来，离州尚有四十余里。当日催动人马，赶到一个去处，地名凤尾坡，坡下一座大林。前军却好抹过林子，只听得一棒锣声响处，林子背後山坡脚边转出一彪军马来，当先一将拦路。那员将顶盔挂甲，插箭弯弓，去那弓袋箭壶内侧插著小小两面黄旗，旗上各有五个金字写道：「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两手 两杆钢枪。此将乃是梁山泊第一个惯冲头阵的勇将董平，因此人称为「董一撞。」

董平勒定战马，截住大路喝道：「来的是那里兵马？不早早下马受缚，更待何时？」这王文德兜住马，呵呵大笑道：「瓶儿罐儿也有两个耳朵，你须曾闻我等十节度使累建大功，名扬天下，大将王文德麽？」董平大笑，喝道：「只你便是杀晚爷的大顽。」王文德听了大怒，骂道：「反国草寇，怎敢辱吾！」拍马挺枪，直取董平，董平也挺双枪来迎。两将 到三十合，不分胜败。王文德料道赢不得董平，喝一声：「少歇再战。」各归本阵。王文德吩咐众军，休要恋战，直冲过去。王文德在前，三军在後，大发声喊，杀将过去。董平後面引军追赶，将过林子，正走之间，前面又冲出一彪军马来。为首一员上将，正是「没羽箭」张清，在马上大喝一声：「休走！」手中拈定一个石子打将来，望王文德头上便著。急待躲时，石子打中盔顶，王文德伏鞍而走，跑马奔逃。两将赶来，看看赶上，只见侧首冲过一队军来。王文德看时，却是一般的节度使杨温军马，齐来救应。因此，董平，张清不敢来追，自回去了。

两路军马同入济州歇定，太守张叔夜接待各路军马。数日之间，前路报来，高太尉大军到了，十节度出城迎接，都相见了太尉，一齐护送入城，把州衙权为帅府，安歇下了。高太尉传下号令，教十路军马，都向城外屯驻，伺候刘梦龙水军到来，一同进发。这十路军马，各自下寨，近山砍伐木植，人家搬掳门 ，搭盖窝铺，十分害民。高太尉自在城中帅府内，定夺征进人马；无银两使用者，都克头哨出阵交锋；有银两者，留在中军，虚功滥报。似此奸弊，非止一端。

高太尉在济州不过一二日，刘梦龙战船到了，参谒帅府礼毕，高俅随即便唤十节度使都到厅前，共议良策。王焕等稟复道：「太尉先

教马步军去探路，引贼出战，然後却调水路战船，去劫贼巢，令其两下不能相顾，可获群贼矣！」高太尉从其所言。当时分拨王焕，徐京为前部先锋，王文德，梅展为合後收军，张开，杨温为左军，韩存保，李从吉为右军，项元镇，荆忠为前後救应使，党世雄引领三千精兵，上船协助刘梦龙水军船只，就行监战。诸军尽皆得令，整束了三日，请高太尉看阅诸路军马。高太尉亲自出城，一一点看了，便遣大小三军，并水军，一齐进发，迳望梁山泊来。

且说董平，张清回寨，说知备细，宋江与众头领统率大军，下山不远，早见官军到来。前军射住阵脚，两边拒定人马，只见先锋王焕出阵，使一条长枪，在马上厉声高叫：「无端草寇，敢死村夫，认得大将王焕麽？」对阵绣旗开处，宋江亲自出马，与王焕声喏道：「王节度，你年纪高大了，不堪与国家出力，当枪对敌，恐有些一差二误，枉送了你一世清名。你回去罢！另教年纪小的出来战。」王焕听得大怒，骂道：「你这厮是个文面俗吏，安敢抗拒天兵！」宋江答道：「王节度，你休逞好手，我这一班儿替天行道的好汉，不到得输与你！」王焕便挺枪戳将过来。宋江马後，早有一将，鸾铃响处，挺枪出阵。宋江看时，却是「豹子头」林冲，来战王焕。两马相交，众军助喊，高太尉自临阵前，勒住马看。只听得两军呐喊喝采，果是马军踏镫，身看，步卒掀盔举眼观。两个施逞诸路枪法，但见：

一个屏风枪势如霹雳，一个水平枪勇若奔雷，一个朝天枪难防难躲，一个钻风枪怎敌怎遮。这个恨不得枪戳透九霄云汉，那个恨不得枪刺透九曲黄河。一个枪如鳞离岩洞，一个枪似龙跃波津。一个使枪的雄似虎吞羊，一个使枪的俊如扑兔。

王焕大战林冲，约有七八十合，不分胜败。两边各自鸣金，二将分开，各归本阵。只见节度使荆忠到前军，马上欠身，禀覆高太尉道：「小将愿与贼人决一阵，乞请钧旨。」高太尉便教荆忠出马交战。宋江马後鸾铃响处，呼延灼来迎。荆忠使一口大杆刀，骑一匹瓜黄马，二将交锋，约二十合，被呼延灼卖个破绽，隔过大刀，顺手提起钢鞭来，只一下，打个衬手，正著荆忠脑袋，打得脑浆迸流，眼珠突出，死於马下。高俅看见折了一个节度使，火急便差项元镇，骤马挺枪，

飞出阵前，大喝：「草贼敢战吾麽？」宋江马後，「双枪将」董平撞出阵前，来战项元镇。两个不到十合，项元镇霍地勒回马，拖了枪便走。董平拍马去赶，项元镇不入阵去，著阵脚，落荒而走。董平飞马去追，项元镇带住枪，左手拈弓，右手搭箭，拽满弓，翻身背射一箭。董平听得弓弦响，手去隔，一箭正中右臂，弃了枪，拨回马便走。项元镇挂著弓，捻著箭，倒赶将来。呼延灼，林见了，两骑马各出，救得董平归阵。高太尉指挥大军混战，宋江先教救了董平回山，後面军马，遮拦不住，都四散奔走。高太尉直赶到水边，却调人去接应水路船只。

且说刘梦龙和党世雄布领水军，乘驾船只，迤迤前投梁山泊深处来，只见茫茫荡荡，尽是芦苇蒹葭，密密遮定港汊。这里官船，橈篙不断，相连十余里水面。正行之间，只听得山坡上一声炮响，四面八方，小船齐出，那官船上军士，先有五分惧怯，看了这等芦苇深处，尽皆慌了；怎禁得芦苇里面埋伏著小船，齐出冲断大队！官船前後不相救应，大半官军，弃船而走。梁山泊好汉，看见官军阵脚乱了，一齐鸣鼓摇船，直冲上来。

刘梦龙和党世雄急回船时，原来经过的浅港内，都被梁山泊好汉用小船装载柴草，砍伐山中木植，填塞断了，那櫓桨竟摇不动。众多军卒，尽弃了船只下水。刘梦龙脱下戎装披挂，爬过水岸，拣小路走了。这党世雄不肯弃船，只顾叫水军寻港汊深处摇去，不到二里，只见前面三只小船，船上阮氏三雄，各人手执蓼叶枪，挨近船边来，众多驾船军士，都跳下水里去了。党世雄自持铁搦，立在船头上，与阮小二交锋，阮小二也跳下水里去，阮小五，阮小七两个逼近身来。党世雄见不是头，撇了铁搦，也跳下水里去了。见水底下钻出「船火儿」张横来，一手揪住头发，一手提定腰胯，滴溜溜丢上芦苇根头；先有十数个小喽罗躲在那里，铙套索搭住，活捉上水浒寨来。

却说高太尉见水面上船只，都纷纷滚滚，乱投山边去了，船上缚著的，尽是刘梦龙水军手旗号，情知水路里又折了一阵，忙传军令，且教收兵，回济州去，别作道理。五军比及要退，又值天晚，只听得四下里火炮不住价响，宋江军马，不知几路杀将来。高太尉只叫得苦了也。正是阴陵失路逢神弩，赤壁鏖兵遇怪风。毕竟高太尉怎地脱身，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话说当下高太尉望见水路军士，情知不济，正欲回军，只听得四边炮响，急收聚众将，夺路而走。原来梁山泊只把号炮四下里施放，却无伏兵，只吓得高太尉心惊胆战，鼠窜狼奔，连夜收军回济州。计点步军，折陷不多；水军折其大半，战船没一只回来；刘梦龙逃难得回；军士会水的，逃得性命，不会水的，都死在水中。高太尉军威折挫，锐气摧残，且向城中屯驻军马，等候牛邦喜拘刷船到；再差人公文去催，不论是何船只，堪中的尽数拘拿，解赴济州，整顿征进。

却说水浒寨中，宋江先和董平上山，拔了剑矢，唤「神医」安道全用药调治。安道全使金疮药敷住疮口，在寨中养病。吴用收住众头领上山，水军头领张横，解党世雄到忠义堂上请功。宋江教且押去後寨软监著，将夺到的船只，尽数都收入水寨，分派与各头领去了。

再说高太尉在济州城中，会集诸将，商议收剿梁山之策，数内上党节度使徐京禀道：「徐某幼年游历江湖，使枪卖药之时，曾与一人交游。那人深通 略，善晓兵机，有孙吴之才调，诸葛之智谋，姓闻名焕章，现在东京城外安仁村教学。若得此人来为参谋，可以敌吴用之诡计。」高太尉听说，便差首将一员，带缎疋鞍马，星夜回东京，礼请这教村学秀才闻焕章来，为军前参谋；便要早赴济州，一同参赞军务。那员首将回京去，不得三五日，城外报来，宋江军马，直到城边搦战。高太尉听了大怒，随即点就本部军兵，出城迎敌，就令各寨节度使同出交锋。

却说宋江军马见高太尉提兵至近，急忙退十五里外平川旷野之地。高太尉引军赶去，宋江兵马已向山坡边摆成阵势，红旗队里，捧出一员猛将，号旗上写得分明，乃是「双鞭」呼延灼。兜住马，横著枪，立在阵前。高太尉看见道：「这厮便是统领连环马时，背反朝廷的。」便差云中节度使韩存保出马迎敌。这韩存保善使一枝方天画戟。两个在阵前，更不打话，一个使戟去搦，一个用枪来迎。两个战到五

十余合，呼延灼卖个破绽，闪出去，拍著马，望山坡下便走。韩存保紧要干功，跑著马赶来。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约赶过五七里无人之处，看看赶上，呼延灼勒回马，带转枪，舞起双鞭来迎。两个又十数合之上，用双鞭分开画戟，回马又走。

韩存保寻思，这厮枪又不得我，鞭又赢不得我，我不就这里赶上，活拿这贼，更待何时！抢将近来，赶转一个山嘴，有两条路，竟不知呼延灼何处去了。韩存保勒马上坡来望时，只见呼延灼著一条溪走。存保大叫：「泼贼，你走那里去！快下马来受降，饶你命！」呼延灼不走，大骂存保。韩存保却大宽转来抄呼延灼後路。两个却好在溪边相迎著。一边是山，一边是溪，只中间一条路，两匹马盘旋不得。呼延灼道：「你不降我，更待何时！」韩存保道：「你是我手里败将，倒要我降你。」呼延灼道：「我漏你到这里，正要活捉你。你性命只在顷刻！」韩存保道：「我正来活捉你！」两个旧气又起。韩存保挺著长戟，望呼延灼前心两肋软肚上，两点般搠将来。呼延灼用枪左拨右逼，风般搠入来。

两个又了三十来合。正到浓深处，韩存保一戟，望呼延灼软肋搠来，呼延灼一枪，望韩存保前心刺去。两个各把身躯一闪，两般军器，都从肋下搠来。呼延灼挟住韩存保戟杆，韩存保扭住呼延灼枪杆；两个都在马上，你扯我拽，挟住腰胯，用力相争。韩存保的马，後蹄先塌下溪里去了，呼延灼连人和马，也拽下溪里去了。两个在水中扭做一块。那两匹马溅起水来，一人一身水。呼延灼弃了手里的枪，挟住他的戟杆，急去掣鞭时，韩存保也撇了他的枪杆，双手按住呼延灼两条臂；你掀我扯，两个都滚下水去。那两匹马迸星也似跑上岸来，望山边去了。两个在溪水中都滚没了军器，头上戴的盔没了，身上衣甲飘零，两个只把空拳来在水中厮打，一递一拳，正在水深里，又拖上浅水里来。正解拆不开，岸上一彪军马赶到，为头的是「没羽箭」张清。众人下手，活了韩存保。差人急去寻那走了的两匹战马，只见那马却听得马嘶人喊，也跑回来寻队，因此收住。又去溪中捞起军器，还呼延灼，带湿上马，却把韩存保背剪缚在马上，一齐都奔峪口。

只见前面一彪军马，来寻韩存保，两家却好当住。为头两员节度使：一个是梅展，一个是张开。因见水淅淅地马上缚著韩存保，梅展

大怒，舞三尖两刃刀，直取张清。交马不到三合，张清便走，梅展赶来，张清轻舒猿臂，款扭狼腰，只一石子飞来，正打中梅展额角，鲜血迸流，撇了手中刀，双手掩面。张清急便回马，却被张开搭上箭，拽满弓，一箭射来，张清把马头一提，正射中马眼，那马便倒。张清跳在一边，捻著枪便来步战。那张清原来只有飞石打将的本身，枪法上却慢。张开先救了梅展，次后来战张清。马上这条枪，神出鬼没，张清只办得架隔。遮拦不住，拖了枪，便走入马军队里躲闪。张开枪马到处，杀得五六十马军，四分五落，再夺得韩存保。却待回来，只见喊声大举，峪口两彪军到：一队是「霹雳火」秦明，一队是「大刀」关胜，两个猛将杀来。张开只保得梅展走了，众军两路杀入来，又夺了韩存保。张清抢了一匹马，呼延灼使尽气力，只好众厮杀，一齐掩击到官军队前，乘势冲动，退回济州。梁山泊军马也不追赶，只将韩存保连夜解上山寨来。

宋江等坐在忠义堂上，见缚到韩存保来，喝退军士，亲解其索，请坐厅上，殷 相待。韩存保感激无地，就请出党世雄相见，一同管待。宋江道：「二位将军，切勿相疑，宋江等并无异心，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若蒙朝廷赦罪招安，情愿与国家出力。」韩存保道：「前者陈太尉 到招安诏书来山，如何不乘机会去邪归正？」宋江答道：「便是朝廷诏书，写得 不明，更兼用村醪倒换御酒，因此弟兄众人，心皆不伏。那两个张干办，李虞候，擅作威福，耻辱众将。……」韩存保道：「只因中间无好人维持，误了国家大事。」

宋江设筵管待已了，次日，具备鞍马，送出谷口。这两个在路上说宋江许多好处，回到济州城外，却好晚了。次早入城，来见高太尉，说宋江把二将放回之事。高俅大怒道：「这是贼人诡计，慢我军心。你这二人，有何面目见吾！左右与我推出，斩讫报来！」王焕等众官都跪下告道：「非干此二人之事，乃是宋江，吴用之计。若斩此二人，反被贼人耻笑。」高太尉被众人苦告，饶了两个性命，削去本身职事，发回东京泰乙宫听罪。这两个解回京师。

原来这韩存保是韩忠彦的侄儿。忠彦乃是国老太师，朝廷官员，都有出他门下。有个门馆教授，姓郑名居忠，原是韩忠彦 举的人，见任御史大夫。韩存保把上件事告诉他；居忠上轿，带了存保来见尚

书余深，同议此事。余深道：「须是稟得太师，方可面奏。」二人来见蔡京说：「宋江本无异心，只望朝廷招安。」蔡京道：「前者毁诏谤上，如此无礼，不可招安，只可剿捕！」二人稟说：「前番招安，惜为去人，不布朝德意，用心抚恤；不用嘉言，专说利害，以此不能成事。」蔡京方允。约至次日早朝，道君天子升殿，蔡京奏准再降诏，令人招安。天子曰：「现今高太尉使人来请安仁村闻焕章为参谋，早赴军前委用，就差此人伴使前去。如肯来降，悉免本罪；如仍不伏，就著高俅定限，日下剿捕尽绝还京。」蔡太师写成草诏，一面取闻焕章赴省筵宴。原来这闻焕章是有名文士，朝廷大臣，多有知识的，俱备酒食迎接。席终各散，一边收拾起行。有诗为证：

年来教授隐安仁，忽召军前捧。权贵满朝多旧识，
可无一个荐贤人。

且不说闻焕章同天使出京，却说高太尉在济州心中烦恼。门吏报道：「牛邦喜到来！」高太尉便教唤进，拜罢问道：「船只如何？」邦喜禀道：「於路拘刷得大小船一千五百余只，都到闸下。」太尉大喜。赏了牛邦喜，便传号令，教把船都放入阔港，每三只一排钉住，上用板铺，船尾用铁环锁定；盖数发步军上船，其余马军，近水护送船只。比及编排得军士上船，训练得熟，已得半月之久，梁山泊尽都知了。吴用唤刘唐受计，掌管水路建功。众多水军头领，各各准备小船，船头上排排钉住铁叶，船舱里装载芦苇乾柴，柴中灌著硫黄焰硝引火之物，屯住在小港内。却教炮手凌振，於四望高山上，放炮为号；又於水边树木丛杂之处，都缚旌旗於树上，每一处设金鼓火炮，虚屯人马，假设营垒，请公孙胜作法祭风。旱地上分三队军马接应。吴用指画已了。

却说高太尉在济州催起军马，水路统军，却是牛邦喜，又同刘梦龙并党世英这三个掌管。高太尉披挂弓，发三通擂鼓，水港里船开，旱路上马发，船行似箭，马去如飞，杀奔梁山泊来。先说水路里船只，连篙不断，金鼓齐鸣，迤迤杀入梁山泊深处，并不见一只船，看看渐近金沙滩，只见荷花荡里，两只打鱼船，每只船上只有两个人，拍手大笑。头船上刘梦龙便叫放箭乱射，渔人都跳下水底去了。刘梦龙急催动战船，渐近金沙滩头。一带阴阴的都是细柳，柳树上拴著两头黄

牛，绿莎草上睡著三四个牧童，远远地又有一个牧童，倒骑著一头黄牛，口中呜呜咽咽吹著一管笛子来。刘梦龙便教先锋悍勇的首先登岸。那几个牧童跳起来，呵呵大笑，尽穿入柳阴深处去了。

前阵五七百人抢上岸去。那柳阴树中，一声炮响，两边战鼓齐鸣：左边就冲出一队红甲军，为头是「霹雳火」秦明；右边冲出一队黑甲军，为头是「双鞭」呼延灼，各带五百军马，截出水边。刘梦龙急招呼军士下船时，已折了大半军校。牛邦喜听得前军喊起，便教後船且退。只听得山上连珠炮响，芦苇中飐飐有声，却是公孙胜披发仗剑，踏罡布斗，在山顶上祭风。初时穿林透树，次後走石飞砂，须臾白浪掀天，顷刻黑云覆地，红日无光，狂风大作。刘梦龙急教棹船回时，只见芦苇丛中，藕花深处，小港狭汉，都棹出小船来，钻入大船队里。鼓声响处，一齐点著火把，霎时间，大火竟起，烈焰飞天，四分五落，都穿在大船内。前後官船，一齐烧著。怎见得火起，但见：

黑烟迷绿水，红焰起清波。风威卷荷叶满天飞，火势燎
芦林连梗断。神号鬼哭，昏昏日色无光；岳憾山崩，浩
浩波声若怒。舰航尽倒，舵橹皆休。船尾旌旗，不见青
红交杂；楼头剑戟，难排霜雪争叉。僵尸与鱼同浮，
热血共波涛并沸。千条火焰连天起，万道~霞贴水飞。

当时刘梦龙见满港火飞，战船都烧著了，只得弃了头盔衣甲跳下水去，又不敢傍岸，拣港深水阔处，赴将开去逃命。芦林里面一个人，独驾著小船，直迎将来，刘梦龙便钻入水底下去了。却好有一个人拦腰抱住，拖上船来。船的是「出洞蛟」童威，拦腰抱的是「混江龙」李俊。却说牛邦喜见四下官船队里火著，也弃了戎装披挂，却待下水，船梢上钻起一个人来，拿著铙，劈头搭住，倒拖下水里去。那人是「船火儿」张横。这梁山泊内杀得尸横水面，血溅波心，焦头烂额者，不计其数。只有党世英摇著小船，正走之间，芦林两边，弩箭弓矢齐发，射死水中。众多军卒，会水的逃得性命回去；不会水的，尽皆死；生擒活捉者，都解投大寨。李俊捉得刘梦龙，张横捉得牛邦喜，欲待解上山寨，惟恐宋江又放了。两个好汉自商量，把这二人，就路边结果了性命，割下首级，送上山来。

再说高太尉引领军马在水边策应，只听得连珠炮响，鼓声不绝，

料道是水面上厮杀，骤著马，前来靠山临水探望。只见纷纷军士，都从水里逃命，爬上岸来。高俅认得是自家军校，问其缘故，说被放火烧尽船只，俱各不知所在。高太尉听了，心内越慌。但望见喊声不断，黑烟满空，急引军回旧路时，山前鼓声响处，冲出一队马军，拦路当先，「急先锋」索超，轮起开山大斧，骤马抢近前来。高太尉身边节度使王焕，挺枪便出，与索超交战。不到五合，索超拨回马便走。高太尉引军追赶，转过山嘴，早不见了索超。正走间，背後「豹子头」林冲，引军赶来，又杀一阵。再走不过六七里，又是「青面兽」杨志，引军赶来，又杀一阵。又奔不到八九里，背後「美髯公」朱仝赶上来，又杀一阵。这是吴用使的追赶之计：不去前面拦截，只在背後赶杀，败军无心恋战，只顾奔走，救护不得後军。因此高太尉被赶得慌，飞奔济州，比及入得城时，已自三更。又听得城外寨中火起，喊声不绝，原来被石秀，杨雄埋伏下五百步军，放了三五把火，潜地去了。惊得高太尉魂不附体，连使人探视，回报去了，方才放心。整点军马，折其大半。

高俅正在纳闷间，远探报道：「天使到来。」高俅遂引军马，并节度使出城迎接，见了天使，就说降诏招安一事。都与闻焕章参谋使相见了，同进城中帅府商议。高太尉先讨抄白备照观看。待不招安来，又连折了两阵，拘刷得许多船只，又被尽行烧毁；待要招安来，恰又羞回京师；心下踌躇，数日主张不定。不想济州有一个老吏，姓王名瑾，那人平生克毒，人尽呼为「剜心王」却是济州府拨在帅府供给的吏。因见了诏书抄白，更打听得高太尉心内迟疑不决，遂来帅府，呈献利便事件，禀说：「贵人不必沉吟，小吏看见诏上已有活路：这个写草诏的翰林待诏，必与贵人好，先开下一个後门了。」高太尉见说大惊，便问道：「你怎见得先开下後门？」王瑾禀道：「诏书中最要紧是中间一行。道是：『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此一句是囫囵话。如今开读时，却分作两句读，将『除宋江』另做一句，『卢俊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另做一句；赚他漏到城里，捉下为头宋江一个，把来杀了，却将他手下众人，尽数拆散，分调开去。自古道：『蛇无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但没了宋江，其余的做得甚用？此论不知恩相意若何？」

高俅大喜，随即升王瑾为帅府长史，便请闻参谋说知此事。闻焕章谏道：「堂堂天使，只可以正理相待，不可行诡诈於人。倘或宋江以下有智谋之人识破，翻变起来，深为未便。」高太尉道：「非也！自古兵书有云：『兵行诡道。』岂可用得正大？」闻参谋道：「然虽兵行诡道，这一事是圣旨，乃以取信天下。自古王言如纶如 ，因此号为玉音，不可移改。今若如此，後有知者，难以此为准信。」高太尉道：「且顾眼下，却又理会。」遂不听闻焕章之言。先遣一人往梁山泊报知，令宋江等全夥，前来济州城下，听天子诏，赦免罪犯。

却说宋江又赢了高太尉这一阵。烧了的船，令小校搬运做柴，不曾烧的，拘收入水寨。但是活捉的军将，尽数陆续放回济州。当日宋江与大小头领正在忠义堂上商议，小校报道：「济州府差人上山来报道：『朝廷特遣天使，颁降诏书，赦罪招安，加官赐爵，特来报喜。』」宋江听罢，喜从天降，笑逐颜开，便叫请那报事人到堂上问时，那人说道：「朝廷降诏，特来招安。高太尉差小人前来，报请大小头领，都要到济州城下行礼，开读诏书。并无异议，勿请疑惑。」宋江叫请军师商议定了，且取银两缎疋，赏赐来人，先发付回济州去了。

宋江传下号令，大小头领，尽教收拾去听开读诏书。卢俊义道：「兄长且未可性急，诚恐这是高太尉的见识，兄长不宜便去。」宋江道：「你们若如此疑心时，如何能勾归正？还是好歹去走一遭。」吴用笑道：「高俅那厮，被我们杀得胆寒心碎，便有十分的计策，也施展不得。放著众兄弟一班好汉，不要疑心，只顾跟随宋公明哥哥下山。我这里先差『黑旋风』李逵，引著樊瑞，鲍旭，项充，李衮，将带步军一千，埋伏在济州东路；再差『一丈青』扈三娘，引著顾大嫂，孙二娘，王矮虎，孙新，张青，将带步军一千，埋伏在济州西路：若听得连珠炮响，杀奔北门来取齐。」吴用分调已定，众头领都下山，只留水军头领看守寨栅。只因高太尉要用诈术，诱引这夥英雄下山，不听闻参谋谏劝，谁想只就济州城下，翻为九里山前。正是只因一纸君王诏，惹起全班壮士心。毕竟众好汉怎地大闹济州，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话说高太尉在济州城中帅府坐地，唤过王焕等众节度使商议：传令将各路军马，拔寨收入城中；教现在节度使俱各全副披挂，伏於城内；各寨军士，尽数准备摆列於城中；城上俱各不竖旌旗，只於北门上立黄旗一面，上书「天诏」二字。高俅与天使众官，都在城上，只等宋江到来。

当日梁山泊中，先差「没羽箭」张清，将带五百哨马，到济州城边，周回转了一遭，望北去了。须臾，「神行太保」戴宗，步行来探了一遭。人报与高太尉，亲自临：月城上，女墙边，左右从者百余人，大张麾盖，前设香案。遥望北边宋江军马到来，前面金鼓，五方旌旗，众头领簸箕掌，栲栳圈，一翅一般，摆列将来。当先为首，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在马上欠身，与高太尉声喏。高太尉见了，使人在城上叫道：「如今朝廷赦你们罪犯，特来招安，如何披甲前来？」宋江使戴宗至城下回覆道：「我等大小人员，未蒙恩泽，不知诏意如何？未敢去其介冑。望太尉周全。可尽唤在城百姓耆老，一同听诏，那时承恩卸甲。」高太尉出令，教唤在城耆老百姓，尽都上城听诏。无移时，纷纷滚滚，尽皆到了。宋江等在城下，看见城上百姓老幼摆满，方才勒马向前。鸣鼓一通，众将下马。鸣鼓二通，众将步行到城边，背後小校，牵著战马，离城一箭之地，齐齐地伺候著。鸣鼓三通，众将在城下拱手，听城上开读诏书。那天使读道：

制曰：人之本心，本无二端；国之恒道，俱是一理。作善则为良民，造恶则为逆党。朕闻梁山泊聚众已久，不蒙善化，未复良心。今差天使颁降诏书，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其为首者，诣京谢恩；协随助者，各归乡闾。呜呼，速沾雨露，以就去邪归正之心；毋犯雷霆，当效革故鼎新之意。故兹诏示，想宜悉知。

宣和年 月 日

当时军师吴用正听读到除宋江三字，便目视花荣道：「将军听得麼？」却才读罢诏书，花荣大叫：「既不赦我哥哥，我等投降则甚？」搭上箭，拽满弓，望著那个开诏使臣道：「看花荣神箭！」一箭射中面

门，众人急救。城下众好汉，一齐叫声「反！」乱箭望城上射来，高太尉回避不迭。四门突出军马来，宋江军中，一声鼓响，一齐上马便走。城中官军追赶，约有五六里回来，只听得後军炮响，东有李逵，引步军杀来，西有扈三娘，引马军杀来：两路军兵，一齐合到。官军只怕有埋伏，急退时，宋江全夥，却回身卷杀将来；三面夹攻，城中军马大乱，急急奔回，杀死者多。宋江收军，不教追赶，自回梁山泊去了。

却说高太尉在济州写表，申奏朝廷说：「宋江贼寇，射死天使，不伏招安。」外写密书，送与蔡太师，童枢密，杨太尉，烦为商议，教太师奏过天子，沿途接应粮草，星夜发兵前来，并力剿捕群贼。

却说蔡太师收得高太尉密书，径自入朝，奏知天子。天子闻奏，龙颜不悦云：「此寇数辱朝廷，累犯大逆。」随即降旨，教诸路各助军马，并听高太尉调遣。杨太尉已知节次失利，再於御营司选拔二将，就於龙猛，虎翼，捧日，忠义四营内，各选精兵五百，共计二千，跟随两个上将，去助高太尉杀贼。

这两员将军是谁？一个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官带左义卫亲军指挥使，护驾将军丘岳，一个是八十万禁军副教头，官带右义卫亲军指挥使，车骑将军周昂。这两个将军，累建奇功，名闻海外，深通武艺，威镇京师，又是高太尉心腹之人。当时杨太尉点定二将，限目下起身，来辞蔡太师。蔡京吩咐道：「小心在意，早建大功，必当重用！」二将辞谢了去。四营内，一个个选拣身長体健，腰细膀阔，山东河北，能登山，惯赴水，那一等精锐军汉，拨与二将。这丘岳，周昂，辞了众省院官，去辞杨太尉禀说：「明日出城。」杨太尉各赐与二将五匹好马，以为战阵之用。二将谢了太尉，各自回营，收拾起身。次日，军兵拴著马行程，都在御营司前伺候。丘岳，周昂二将，分做四队：龙猛，虎翼二营一千军，有二千余骑军马，丘岳总领；捧日，忠义二营一千军，也有二千余骑军马，周昂总领。又有一千步军，分与二将随从。丘岳，周昂到辰牌时分，摆列出城。杨太尉亲自在城门上看军。且休说小校威雄，亲随勇猛。去那两面绣旗下，一丛战马之中，簇拥著护驾将军丘岳。怎生打扮，但见：

戴一顶纓撒火，锦兜鍪，双凤翅照天盔。披一副绿绒穿

，红绵套，嵌连环锁子甲。穿一领翠沿边，珠络缝，荔枝红，圈金绣戏狮袍。系一条衬金叶，玉玲珑，双獭尾，红钉盘螭带。著一双簇金线，海驴皮，胡桃纹，抹绿色云根靴。弯一张紫檀靶，泥金梢，龙角面，虎筋弦宝雕弓。悬一壶柴竹杆，朱红扣，凤尾翎，狼牙金点钢箭。挂一口七星装，沙鱼鞘，赛龙泉，欺巨阙霜锋剑。横一把撒朱缨，水磨杆，龙舌头，偃月样三停刀。骑一匹快登山，能跳涧，背金鞍，播玉勒胭脂马。

那丘岳坐在马上，昂昂奇伟，领著左队人马，东京百姓，看了无不喝采。随后便是右队，捧日，忠义两营军马，端的整齐。去那两面绣旗下，一丛战马之中，簇拥著车骑将军周昂。怎生打扮，但见：

戴一顶吞龙头，撒青缨，珠闪烁烂银盔。披一副损枪尖，坏箭头，衬香绵熟钢甲。穿一领绣牡丹，飞双凤，圈金线降红袍。系一条称狼腰，宜虎体，嵌七宝麒麟带。著一双起三尖，海兽皮，倒云根虎尾靴。弯一张雀画面，龙角靶，紫综绣六钧弓。攒一壶雕翎，铁木杆，透唐猊凿子箭。使一柄欺袁达，赛石丙，劈开山金蘸斧。驶一匹负千斤，高八尺，能冲阵火龙驹。悬一条银杆四方棱，赛金光劈楞筒。

这周昂坐在马上，亭亭威猛。领著右队人马，来到城边，与丘岳下马，来拜辞杨太尉，作别众官，离了东京，取路望济州进发。

且说高太尉在济州，和闻参谋商议：比及添拨得军马到来，先使人去近处山林，砍伐木植大树；附近州县，拘刷造船匠人，就济州城外，搭起船场，打造战船；一面出榜，招募敢勇水手军士。

济州城中客店内，歇著一个客人，姓叶名春，原是泗州人氏，善会造船。因来山东，路经梁山泊过，被他那里小夥头目，劫了本钱，流落在济州，不能够回乡。听得高太尉要伐木造船，征进梁山泊，以图取胜，将纸画成船样，来见高太尉。拜罢，禀道：「前者恩相以船征进，为何不能取胜？盖因船只皆是各处拘刷将来的，使风摇橹，俱不得法；更兼船小底尖，难以用武。叶春今献一计，若要收伏此寇，必须先造大船数百只。最大者名为大海鳅船。两边置二十四部水军，

船中可容数百人，每军用十二个人踏动；外用竹笆遮护，可避箭矢；船面上竖立弩楼，另造 车，摆布放於上。如要进发，垛楼上一声梆子响，二十四部水车，一齐用力踏动，其船如飞，他将何等船只可以拦挡！若是遇著敌军，船面上伏弩齐发，他将何物可以遮护！其第二等船，名为小海鳅船。两边只用十二部水车；船中可容百十人；前面後尾，都钉长钉；两边亦立弩楼，仍设遮洋笆片。这船却行梁山泊小港，挡住这厮私路伏兵。若依此计，梁山之寇，指日唾手可平。」

高太尉听说，看了图样，心中大喜。便叫取酒食衣服，赏了叶春，就著做监造战船都作头。连日晓夜催并，砍伐木植，限日定时，要到济州交纳。各路府州县，均各合用造船物料。如若违限二日，笞四十，每三日加一等；若违限五日外者，定依军令处斩。各处逼迫守令催督，百姓亡者数多，众民嗟怨。有诗为证：

井蛙小见岂知天，可慨高俅听谗言。毕竟鳅船难取胜，
伤财劳众枉徒然。

且不说叶春监造海鳅等船，却说各处添拨水军人等，陆续都到济州。高太尉分拨各寨节度使下听调，不在话下。只见门吏报道：「朝廷差遣丘岳，周昂二将到来。」高太尉令众节度使出城迎接。二将到帅府，参见了太尉，亲赐酒食，抚慰已毕，一面差人赏军，一面管待二将。二将便请太尉将令，引军出城搦战。高太尉道：「二公且消停数日，待海鳅船完备，那时水陆并进，船骑双行，一鼓可平贼寇。」丘岳，周昂禀道：「某等觑梁山泊草寇，如同儿戏，太尉放心，必然奏凯还京。」高俅道：「二将若果应口，吾当奏知天子前，必当重用。」是日宴散，就帅府前上马，回归本寨，且把军马屯驻听调。

不说高太尉催促进造船征进，却说宋江与众头领自从济州城下叫反杀人，奔上梁山泊来，却与吴用等商议道：「两次招安，都伤犯了天使，越增得罪恶重了，朝廷必然又差军马来。」便差小喽罗下山，去探事情如何，火急回报。不数日，只见小喽罗探知备细，报上山来：「高俅近日招募一水军，叫叶春为作头，打造大小海鳅船数百只；东京又新遣差两个御前指挥，俱到来助战。一个姓丘名岳，一个姓周名昂，二将英勇；各路又添拨到许多人马，前来助战。」

宋江便与吴用计议道：「似此大船，飞游水面，如何破得？」吴

用笑道：「有何惧哉！只消得几个水军头领便了。旱路上交锋，自有猛将应敌。然虽如此，料这等大船，要造必在数旬间，方得成就。目今尚有四五十日光景，先教一两个弟兄去那造船厂里，先薙恼他一遭，後却和他慢慢地放对。」宋江道：「此言最好！可教『鼓上蚤』时迁，『金毛犬』段景住，这两个走一遭。」吴用道：「再叫张青，孙新，扮作拽树民夫，杂在人丛里，入船厂去。叫顾大嫂，孙二娘，扮作送饭妇人，和一般的妇人，杂将入去，却叫时迁，段景住相帮。再用张清引军接应，方保万全。」前後唤到堂上，各各听令已了。众人欢喜无限，分头下山，自去行事。

却说高太尉晓夜催促，督造船只，朝暮捉拿民夫供役。那济州东路上一带，都是船厂，趲造大海鳅船百只，何止回人数千，纷纷攘攘。那等蛮军，都拔出刀来，吓民夫，无分星夜，要趲完备。是日，时迁，段景住先到了厂内，两个商量道：「眼见的孙张二夫妻，只是去船厂里放火，我和你也去那里，不显我和你高强。我们只伏在这里左右，等他船厂里火发，我便却去城门边伺候，必然有救军出来，乘势闪将入去，就城楼上放起火来，你便却去城西草料场里，也放起把火来，教他两下里救应不迭。这场惊吓不小。」两个自暗暗地相约了，身边都藏了引火的药头，各自去寻个安身之处。

却说张青，孙新两个来到济州城下，看见三五百人，拽木头入船厂里去。张孙二人，杂在人丛里，也去拽木头，投厂里去。厂门口约有二百来军汉，各带腰刀，手拿棍棒，打著民夫，尽力拖拽入厂里面交纳。团团一遭，都是排栅；前後搭盖茅草厂屋，有二三百间。张青，孙新入到里面看时，匠人数千：解板的在一处，钶船的在一处，船的在一处：匠人民夫，乱滚滚往人，不记其数。这两个径投做饭的笆棚下去躲避。孙二娘，顾大嫂两个穿了些腌腌胆胆衣服，各提著个饭罐，随著一般送饭的妇人，打哄入去。看看天色渐晚，月色光明，众匠人大半尚兀自在那里挣趲未办的工程。当时近有二更时分，孙新，张青在左边船厂里放火，孙二娘，顾大嫂在右边船厂里放火。两下火起，草屋焰腾腾地烧起来。船厂内民夫工匠，一齐发喊，拔翻众栅，各自逃生。

高太尉正睡间，忽听得人报道：「船场里火起！」急忙起来，差拨

官军，出城救应。丘岳，周昂二将，各引本部军兵，出城救火，城楼上一把火起。高太尉听了，亲自上马，引军上城救火时，又见报道：「西草场内又一把火起，」照耀浑如白日。丘周二将，引军去西草场中救护时，只听得鼓声振地，喊杀连天，原来「没羽箭」张清，引著五百骠骑将军，在那里埋伏，看见丘岳，周昂引军来救应，张清便直杀将来，正迎著丘岳，周昂军马。张清大喝道：「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丘岳大怒，拍马舞刀，直取张清。张清手 长枪来迎，不过三合，拍马便走。丘岳要逞功劳，随后赶来，大喝：「反贼休走！」张清按住长枪，轻轻去锦袋内，偷取个石子在手，扭回身躯，看丘岳来得较近，手起喝声道：「著！」一石子正中丘岳面门，翻身落马。周昂见了，便和数个牙将，死命来救丘岳。周昂战住张清，众将救得丘岳上马去了。张清与周昂战不到数合，回马便走。周昂不赶，张清又回来。却见王焕，徐京，杨温，李从吉四路军到。张清手招引了五百骠骑军，竟回旧路去了。这里官军，恐有伏兵，不敢去赶，自收军兵回来，且只顾救火。三处火灭，天色已晓。

高太尉教看丘岳中伤如何。原来那一石子，正打面门唇口里，打落了四个牙齿；鼻子嘴唇，都打破了。高太尉著令医人治疗，见丘岳重伤，恨梁山泊深入骨髓；一面使人唤叶春，吩咐教在意造船征进；船厂四围，都教节度使下了寨栅，早晚提备，不在话下。

却说张青，孙新夫妻四人，俱各欢喜；时迁，段景住两个，都回旧路：六人已都有部从人马，迎接回梁山泊去了。都到忠义堂，去说放火一事。宋江大喜，设宴时迁六人。自此之後，不时间使人探视。

造船将完，看看冬到。其年天气甚暖，高太尉心中暗喜，以为天助。叶春造船，也都办完，高太尉催趲水军，都要上船，演习本事。大小海鳅等船，陆续下水。城中帅府招募到四山五岳水手人等，约有一万余人。先教一半去各船上学踏车，著一半学放弩箭。不过二十余日，战船演习已都完足了。叶春请太尉看船，有诗为证：

自古兵机在速攻，锋摧师老岂成功。高俅卤莽无通变，
经岁劳民造战艘。

是日，高俅引领众多节度使，军官头目，都来看船。把海鳅船三百余只，分布水面。选十数只船，遍插旌旗，筛锣击鼓，梆子响处，

两边水车，一齐踏动，端的是风飞电走。高太尉看了，心中大喜：似此如飞船只，此寇将何拦截，此战必胜。随取金银缎疋，赏赐叶春；其余人匠，各给盘缠，放归家。次日，高俅令有司宰乌牛、白马、羊、果品，摆列金、银、钱、纸，致祭水神。排列已了，众将请太尉行香。丘岳疮口已完，恨入骨髓，只要活捉张清报讎。当同周昂与众节度使，一齐都上马，跟随高太尉到船边下马，随侍高俅，致祭水神。焚香赞礼已毕，烧化楮帛，众将称贺已了，高俅叫取京师原带来的歌儿舞女，都令上船作乐侍宴。一面教军健车船，演习飞走水面，船上笙箫谩品，歌舞悠扬，游终夕不散。当夜就船中宿歇。次日，又设席面饮酌，一连三日筵宴，不肯开船。忽有人报道：「梁山泊贼人写一首诗，贴在济州城里土地庙前，有人揭得在此。」其诗写道：

帮闲得志一高俅，漫领三军水上游。便有海鳅船万只，
俱来泊内一齐休。

高太尉看了诗大怒，便要起军征剿。「若不杀尽贼寇，誓不回军！」闻参谋谏道：「太尉暂息雷霆之怒。想此狂寇惧怕，特写恶言吓，不为大事。消停数日之间，拨定了水陆军马，那时征进未迟。目今深冬，天气和暖，此天子洪福，元帅虎威也。」高俅听罢甚喜，遂入城中，商议拨军遣将。旱路上便调周昂，王焕，同领大军，随行策应。却调项元镇，张开，总领军马一万，直至梁山泊山前那条大路上守住厮杀。原来梁山泊自古四面八方，茫茫荡荡，都是芦苇烟水。近来只有山前这条大路，却是宋公明方才新筑的，旧不曾有。高太尉教调马军先进，截住这条路口。其余闻参谋，丘岳，徐京，梅展，王文德，杨温，李从吉，长史王瑾，造船人叶春，随行牙将，大小军校随从人等，都跟高太尉上船征进。

闻参谋谏道：「主帅只可监督马军，陆路进发，不可自登水路，亲领险地。」高太尉道：「无伤！前番二次，皆不得其人，以致失陷了人马，折了许多船只。今番造得若干好船，我若不亲临监督，如何擒捉此寇？今次正要与贼人决一死战，汝不必多言！」闻参谋再不敢开口，只得跟随高太尉上船。高俅拨三十只大海鳅船，与先锋丘岳，徐京，梅展管领，拨五十只小海鳅船开路，令杨温同长史王瑾，船匠叶春管领。头船上立两面大红绣旗，上书十四个金字道：「搅海翻江冲

巨浪，安邦定国灭洪妖。」中军船上，却是高太尉，闻参谋，引著歌儿舞女，自守中军队伍。向那三五十只大海鳅船上，摆开碧油幢，帅字旗，黄钺白旄，朱盖，中军器械。後面船上，便令王文德，李从吉压阵。此是十一月中时。马军得令先行。水军先锋丘岳，徐京，梅展，三个在头船上，首先进发，飞云卷雾，望梁山泊来。但见海鳅船：

前排箭洞，上列弩楼。冲波如蛟蜃之形，走水似鯤鲸之势。龙鳞密布，左右排二十四部绞车；翅齐分，前後列一十八般军器。青布织成盖，紫竹制作遮洋。往来冲击似飞梭，展转交锋欺快马。

宋江，吴用已知备细，预先布置已定，单等官军船只到来。当下三个先锋，催动船只，把小海鳅分在两边，挡住小港；大海鳅船，望中进发。众军诸将，正如蟹眼鹤顶，只望前面奔窜，迤迤来到梁山泊深处。只见远远地早有一簇船来，每只船上，只有十四五人，身上都有衣甲，当中坐著一个头领。前面三只船上，插著三把白旗，旗上写道：「梁山泊阮氏三雄」；中间阮小二，左边阮小五，右边阮小七。远远地望见明晃晃都是戎装衣甲，却原来尽把金银箔纸糊成的。三个先锋见了，便叫前船上将火炮，火枪，火箭，一齐打放。那三阮全然不惧，料著船近，枪箭射得著时，发声喊，齐跳下水里去了。

丘岳等夺得三只空船，又行不过三里来水面，见三只快船，抢风摇来。头只船上，只见十数个人，都把青黛黄丹，土朱泥粉，抹在身上，头上披著发，口中打著胡哨，飞也似来。两边两只船上，都只五七个人，搽红画绿不等。中央是「玉竿」孟康，左边是「出洞蛟」童威，右边是「翻江蜃」童猛。这里先锋丘岳，又叫打放火器，只见对面发声喊，都弃了船，一齐跳下水里去了。又捉得三只空船。再行不得三里多路。又见水面上三只中等船来。每船上四把橹，八个人摇动，十余个小喽罗，打著一面红旗，簇拥著一个头领坐在船头上，旗上写「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左边这只船上，坐著这个头领，手铁枪，打著一面绿旗，上写道：「水军头领『船火儿』张横。」右边那只船上，立著那个好汉，上面不穿衣服，下腿赤著双脚，腰间插著几个铁凿，手中挽个铜，打著一面旗银字，上书「头领『浪里

白条』张顺」。乘著船，高声说道：「承谢送船到泊。」三个先锋听了，喝教：「放箭！」弓弩响时，对面三只船上众好汉，都翻筋斗跳下水里去了。此是暮冬天气，官军船上，招来的水手军士，那里敢下水去？

正犹豫间，只听得梁山泊顶上，号炮连珠价响，只见四分五落，芦苇丛中，钻出千百只小船来，水面如飞蝗一般。每只船上，只三五个人，船舱中竟不知有何物。大海鳅船要撞时，又撞不得。水车正要踏动时，前面水底下都填塞定了，车辐板竟踏不动。弩楼上放箭时，小船上人，一个个自顶片板遮护。看看逼将拢来，一个把铙 搭住了舵，一个把板刀便砍那踏车的军士。早有五六十个爬上先锋船来。官军急要退时，後面又塞定了，急切退不得。前船正混战间，後船又大叫起来。高太尉和闻参谋在中军船上，听得大乱，急要上岸，只听得芦苇中金鼓大振，舱内军士一齐喊道：「船底漏了。」滚滚走入水来。前船後船，尽皆都漏，看看沉下去。四下小船，如蚂蚁相似，望大船边来。高太尉新船，缘何得漏？却原来是张顺引领一班儿高手水军，都把 凿在船底下凿透船底，四下里滚入水来。

高太尉爬去舵楼上，叫後船救应，只见一个人从水底下钻将起来，便跳上舵楼来，口里说道：「太尉，我救你性命。」高俅看时，却不认得。那人近前，便一手揪住高太尉巾帻，一手提住腰间束带，喝一声下去，把高太尉扑通地丢下水里去。堪嗟赫赫中军将，翻作淹淹水底人！只见旁边两只小船，飞来救应，拖起太尉上船去。那个人便是「浪里白条」张顺，水里拿人，浑如瓮中捉 ，手到拈来。

前船丘岳见阵势大乱，急寻脱身之计，只见傍边水手丛中，走出一个水军来。丘岳不曾提防，被他赶上，只一刀，把丘岳砍下船去。那个便是梁山泊「锦豹子」杨林。徐京，梅展见杀了先锋丘岳，两节度使奔来杀杨林。水军丛中，连抢出四个小头领来：一个是「白面郎君」郑天寿，一个是「病大虫」薛永，一个是「打虎将」李忠，一个是「操刀鬼」曹正，一发从後面杀来。徐京见不是头，便跳下水去逃命，不想水底下已有人在彼，又吃拿了。薛永将梅展一枪，搠著腿股，跌下舱里去。原来八个头领，来投充水军，尚兀自有三个在前船上：一个是「青眼虎」李云，一个是「金钱豹子」汤隆，一个是「鬼脸儿」杜兴。众节度使便有三头六臂，到此也施展不得。

梁山泊宋江，卢俊义，已自各分水陆进攻。宋江掌水路，卢俊义掌旱路。休说水路全胜，且说卢俊义引领诸将军马，从山前大路，杀将出来，正与先锋周昂，王焕马头相迎。周昂见了，当先出马，高声大骂：「反贼，认得俺麽？」卢俊义大喝：「无名小将，死在目前，尚且不知！」便挺枪跃马，直奔周昂，周昂也抡动大斧，纵马来敌。两将就山前大路上交锋，不到二十余合，未见胜败。只听得後队马军，发起喊来。原来梁山泊大队军马，都埋伏在山前两下大林丛中，一声喊起，四面杀将出来。东南关胜，秦明，西北林冲，呼延灼：众多英雄，四路齐到。项元镇，张开那里拦挡得住，杀开条路，先逃性命走了。周昂，王焕不敢恋战，拖了枪斧，夺路而走，逃入济州城中；扎住军马，打听消息。

再说宋江掌水路，捉了高太尉，急救戴宗传令，不可杀害军士。中军大海鳅船上闻参谋等，并歌儿舞女，一应部从，尽掳过船。鸣金收军，解投大寨。宋江，吴用，公孙胜等，都在忠义堂上，见张顺水淥淥地解到高俅。宋江见了，慌忙下堂扶住，便取过罗缎新鲜衣服，与高太尉重新换了，扶上堂来，请在正面而坐。宋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高俅慌忙答礼。宋江叫吴用，公孙胜扶住拜罢，就请上坐。再叫燕青传令下去：「如若今後杀人者，定依军令，处以重刑！」号令下去，不多时，只见纷纷解上人来：童威，童猛解上徐京；李俊，张横解上王文德；杨雄，石秀解上杨温；三阮解上李从吉；郑天寿，薛永，李忠，曹正解上梅展；杨林解献丘岳首级；李云，汤隆，杜兴，解献叶春，王瑾首级；解珍，解宝掳捉闻参谋，并歌儿舞女，一应部从，解将到来。单单只走了四人：周昂，王焕，项元镇，张开。宋江都教换了衣服，重新整顿，尽皆请到忠义堂上，列坐相待。但是活捉军士，尽数放回济州。另教安排一只好船，安顿歌儿舞女，一应部从，令他自行看守。有诗为证：

奉命高俅欠取裁，被人活捉上山来。不知忠义为何物，
翻宴梁山啸聚台。

当时宋江便教杀牛宰马，大设筵宴，一面分投赏军，一面大吹大擂，会集大小头领，都来与高太尉相见。各施礼毕，宋江持盏擎杯，吴用，公孙胜执瓶捧案，卢俊义等侍立相待。宋江开口道：「文面小

吏，安敢叛逆圣朝，奈缘积累罪尤，逼得如此。二次虽奉天恩，中间委曲奸弊，难以缕陈。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高俅见了众多好汉，一个个英雄猛烈，林冲，杨志怒目而视，有欲要发作之色，先有了五分惧怯。便道：「宋公明，你等放心！高某回朝，必当重奏，请降宽恩大赦，前来招安，重赏加官，大小义士，尽食天禄，以为良臣。」宋江听了大喜，拜谢太尉。

当日筵会，甚是整齐；大小头领，轮番把盏，殷勤相劝。高太尉大醉，酒后不觉放荡，便道：「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卢俊义却也醉了，怪高太尉自夸「天下无对」，便指著燕青道：「我这个小兄弟，也会相扑，三番上岱岳争交，天下无对。」高俅便起身来，脱了衣裳，要与燕青厮扑。众头领见宋江敬他是个天朝太尉，没奈何处，只得随顺听他说；不想要勒燕青相扑，正要灭高俅的嘴，都起身来道：「好，好，且看相扑！」众人都哄下堂去。宋江亦醉，主张不定。两个脱了衣裳，就厅阶上，宋江叫把软褥铺下。两个在剪绒毯上，吐个门户。高俅抢将入来，燕青手到，把高俅扭得定，只一交，颠翻在地褥上，做一块半晌挣不起。这一扑，唤做「守命扑」。宋江，卢俊义慌忙扶起高俅，再穿了衣服，都笑道：「太尉醉了，如何相扑得成功，切乞恕罪！」高俅惶恐无限，却再入席，饮至夜深，扶入後堂歇了。

次日，又排筵会，与高太尉压惊，高俅遂要辞回，与宋江等作别。宋江道：「某等淹留大贵人在此，并无异心；若有瞞昧，天地诛戮！」高俅道：「若是义士肯放高某回京，便好全家於天子前保奏义士，定来招安，国家重用。若更翻变，天所不盖，地所不载，死於枪箭之下！」宋江听罢，叩首拜谢。高俅又道：「义士恐不信高某之言，可留下众将为当。」宋江道：「太尉乃大贵人之言，焉肯失信？何必拘留众将。容日各备鞍马，俱送回营。」高太尉谢了：「既承如此相款，深感厚意，只此告回。」宋江等众苦留。当日再排大宴，序旧论新，筵席直至更深方散。

第三日，高太尉定要下山，宋江等相留不住，再设筵宴送行，出金银彩缎之类，约数千金，专送太尉，为折席之礼；众节度使以下，另有馈送。高太尉推却不得，只得都受了。饮酒中间，宋江又提起招

安一事。高俅道：「义士可叫一个精细之人，跟随某去，我直引他面见天子，奏知你梁山泊衷曲之事，随即好降诏。」宋江一心只要招安，便与吴用计议，教「圣手书生」萧让，跟随太尉前去。吴用便道：「再教『铁叫子』乐和作伴，两个同去。」高太尉道：「既然义士相托，便留闻参谋在此为信。」宋江大喜。至第四日，宋江与吴用带二十余骑，送高太尉并众节度使下山，过金沙滩二十里外饯别，拜辞了高太尉，自回山寨，专等招安消息。

却说高太尉等一行人马，望济州回来，先有人报知，济州先锋周昂，王焕，项元镇，张开，太守张叔夜等出城迎接。高太尉进城，略住了数日，收拾军马，教众节度使各自领兵回程暂歇，听候调用。高太尉自带了周昂，并大小牙将头目，领了三军，同萧让，乐和，一行部从，离了济，迤迤望东京进发。不因高太尉带领梁山泊两个人来，有分教，风流出众，洞房深处遇君王；细作通神，相府园中寻俊杰。毕竟高太尉回京，怎地保奏招安宋江等众，且听下回分解。